

海
角
遺
編

海
角
遺
編

史
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3500B

痛史

卷下

我佛山人著

第十五回 待使臣胡人無禮 講實學護衛長談

話說太皇太后及德祐帝謝罷了恩，恰待起來，忽然外面又闖了兩個太監進來，大叫道：「聖旨到！」太皇太后德祐帝只得仍舊跪下，低着頭，不敢仰面觀看，只聽得那太監齊聲道：「奉聖旨，老蠻婆子和那小蠻子仍舊住在這裡，交理藩院看管。那賤蠻婆子攆到北邊高牆裏去，只許他吃黑麵饅饅，不准給他肉吃。快點謝恩。」太皇太后德祐帝只得碰了頭，說了謝皇上天恩。全太后却只呆呆的站在一旁不動。一個太監大喝道：「你這賤蠻婆子還不謝恩麼？」全太后道：「這般的處置，還謝恩麼？」太監又喝道：「好利嘴的賤蠻婆子，你不知咱們天朝的規矩，那怕綁到菜市口去砍腦袋，還要謝恩呢。這有你們蠻子做的詩爲證，叫做『雷霆雨露盡天恩』呀。」全太

后沒得好說，只得也跪下，碰了頭，說了謝皇上天恩。那太監便喝叫跟來的小太監，不由分說，七手八腳，拉了全太后便走。從此太皇太后得見了孫兒，却又失了媳婦，可憐那一掬龍鍾老淚，迄的沒有乾時。宗胡兩人，初到大都，住在客寓裏，那里得知這些原故，日間又不敢張明較著的訪問。到了夜間，胡仇便穿了夜行衣，帶了黑面具，到處窺探查訪，却只尋不着個踪跡。一連幾日如此，不覺心中焦燥。這一天，胡仇獨在客寓裏坐地，宗仁往外閒逛一回，聽得街上的人，三三兩兩，都說甚麼刺客刺客。宗仁留心聽時，却又聽不甚清楚，信步走到大街上去，只見一羣人圍在一處，一個個的都抬着頭，仰着面，在那裏觀看。宗仁也隨着衆人去，看時，原來是河北安撫使移文到此，捉拿刺客的一張告示，嚇的連忙退步，回到客寓裏。對胡仇說知，胡仇聽了，便要出去觀看。宗仁道：他出了告示，要訪拿你，你怎麼倒自己出去露面？胡仇道：這有甚麼要緊？我臉上又沒有刺客的字樣，手裏又不扛着刺客的招牌。他那裏便知道是我呢？說罷自去了。不多一會，便回來說道：這事狠奇怪。宗兄，你聽得麼？宗仁道：除了那個告示，莫非又有甚的事麼？胡仇道：可不是麼？我方纔出去，聽得人說：我家朝廷，又專派了欽差，從海道走天津。

衛來。不知是甚麼意思。起初我還以爲是個謠言。再三打聽了。却是個確信。並且打聽得欽差是姓程。已經到了天津衛好幾天了。不知爲爭甚麼禮節。却只住在天津衛。不到這裏來。我好歹去打聽打聽。宗仁道。這個是甚麼意思。却揣度不出來。去打聽也好。只是幾時去呢。胡仇道。等到將近入黑時。我只推有事出城。便連夜趕去。好在我晚上也看得見。走路是不妨的。宗仁道。正是。我從前聽胡兄說。黑夜之中。能辨顏色。然而前回在河北路鬧的事。我聽胡兄說。又帶了火繩。這是甚麼意思呢。胡仇道。這火繩是我們不可少的。比妨一時之間。要尋覓甚麼細微東西。或者要看小字。却非火不行。何況那里是我初到之地。一切情形都不熟悉。又焉能少了。他呢。即使能辨得出顏色。到底要定睛凝神。方纔可見。怎及得了這個方便呢。宗仁點頭道。這也說得是。不知今夜出去。可用這個麼。胡仇道。自然總要帶着走。胡兄爲甚。只管問這個。宗仁道。不爲甚麼。我方纔洗手。打翻了點水在你的藤匣子上。連忙揩乾。打開看時。已經漏了進去。却將一把繩子弄溼了。恐怕是你的火繩。不要弄壞了。誤了你的事。胡仇道。這個不要緊。這火繩是用藥製煉過。在大雨底下也點得着的。宗仁道。這就好了。趕着去打聽打聽。到底是甚

事。我們在這裏好幾天了，也不會得着三宮的消息。好歹多一個人，也好多打一個主意。商量停當，等到太陽落山時候，胡仇便收拾起身，只對店家說是出城有事，今夜不回店來了。說罷自去。宗仁獨自一人，在店守候。過了一天，胡仇歡歡喜喜的回來，宗仁便忙問打聽得怎樣了。胡仇道：「這位欽差是原任的殿前護衛，姓程，名叫九疇，福建人氏，久已退歸林下的了。今番因為聖駕到了福建，他便出來見駕。據說我們走後，陸君實已經拜了相，程護衛去見過駕時，便去見陸君實，說起我們代覲之事。程護衛便說這件本是堂堂正正的事，須得遞了國書，明白說出要覲見三宮，方纔妥當。我兩個不會奉有國書，恐怕見不着。陸君實大以為然，即奏保奏了他做了欽差。到這裏遞國書，他正在要訪我們呢。宗仁道：却又為甚麼在天津衛就閣住了呢？」胡仇道：「此刻已經到了通州了。程護衛動身之前，本來就怕到走旱路不便，所以要走海路，到了天津衛上岸之後，誰知這裏韃子早知道了，那韃官兒預先就出了一通告示，說甚麼程九疇經過地方，有司不必敬他，着自備盤費。程九疇只許帶百人進京朝見，其餘都留在天津衛云云。因此程護衛不會起身前進。二來也因為不知我們消息，正在那里打聽。此刻我們不

要耽閣。趕着到通州去。會齊了程護衛。重復進來。再行設法罷。宗仁道。我們本是兩起來的。此刻怎好鬧到一起去呢。胡仇道。程護衛來的本意。本是爲恐怕我們辦不妥纔來的。那國書上面。本來就空上兩個名字。只等見了你我。便把你我名字填上。一同會那韃子官兒。說明覲見三宮的意思。看他如何舉動。再作道理。宗仁道。他們說甚麼。只許百人進京。想來程護衛帶來的人不少呢。胡仇道。這回程護衛還帶來一份國禮呢。帶的是十萬銀子。一千金子。一萬匹絹緞。那麼運的人也就不少了呢。宗仁聽了。便和胡仇收拾起程。結算了店家旅費。跨馬直奔通州而來。見了程九疇。分賓坐定。宗仁道。此次幸得老護衛遠來。晚生們正尋不着三宮的門路。又不便四處訪問。此番老護衛賚了國書前來。自可以堂堂正正的覲見了。九疇道。正是。陸丞相躊躇到了這一着。所以在楊太妃前。保舉了老夫。當了這個職任。其實老夫近年來十分龍鍾。那里還當得起這個重任。只爲受恩深重。不能不拚了這副老骨頭。此刻徼倖到了此地。見了二位。一切事情。還望二位努力。老夫不過一個傀儡罷了。宗仁道。晚生們年少學淺。還仗老護衛指教。九疇道。二位正在英年。正是建功立業的時候。眼看得山河破碎。滿地腥膻。我們有

了年紀的人如何還中用呢。將來國家的命運怕不是仗着一衆年少英雄轉移過來麼。胡仇道。同是大家的公事。也不必論甚麼老年少年。將來的事自有將來的辦法。依在下的愚見。不如先商量定了這回的事。爲是。前日匆匆拜見不及細談一切。不知老護衛有何主見。我們何不先把這個細談談呢。九疇道。此刻那韃官兒還是只許我帶一百人去。我先是怕的搬運人夫不夠。和他們爭論。後來他索性說不必我的人搬運。他自着人來代我搬運了。只叫我帶幾名隨從的人進去。我想這也罷了。昨日忽然又有一個韃子來說。叫我即刻進京。我因又和他爭論。說我是奉了皇帝上諭。賈國書來的。你們禮當迎接。不能像這麼呼來喝去的。那韃子就去了。到此刻還沒有回信。宗仁道。老護衛爭的是。我們既是堂堂正正的來。自然該當和他講禮法。說罷大家散坐。宗胡兩個卸去了胡冠胡服。照着品級。換上了中國冠裳。九疇又把國書取出。添注上宗胡兩個欽差名字。過了兩天。只見來了兩個韃官。帶了一大隊韃兵來。說是來迎接國書的。並請欽差同去。程九疇、宗仁、胡仇三人。和韃官見過禮。便一同上馬。用黃亭抬着。國書在前。三人隨後跟來。走到下午時候。到了他那甚麼大都的地方。先在驛館歇下。過了一

宿。韃官叫人備了三乘轎子。請三人坐上。又把轎簾放下。轎夫抬起便走。仍然是國書在前。三人在後。走了好一會。走到了一個所在。把轎子直抬到二門之內。方纔歇下。三人下得轎時。那韃官也自到了。三人抬頭一看。見大堂上掛着理藩院三個大字的堂額。程九疇不覺發話道。我門堂堂天使。怎麼打發到這個所在來。宗仁四顧。不見了抬國書的黃亭。便問道。我們的國書那里去了。那韃官道。已經送到禮部衙門去了。你們且在這裡住下。待我們奏過皇上。自有回話。說罷去了。便有兩個韃子來。引三人到了內進。三人此時。手無寸柄。只得暫時住下。不一會。二三百個韃兵。把金銀緞絹。與及三人的行李。都搬來了。只放下便走。三人只得叫從人收拾。拾過。靜聽消息。到了次日早上。忽聽得門外人聲嘈雜。幾十個韃子。一擁而進。却都站在大堂上面。內中就有兩個韃子。到裏面來招呼。三人道。我們大老爺來了。要見你們呢。三人移步出來。只見一大羣韃子。正在那裏擁擠不開。居中擺了一把椅子。一個韃官坐在上面。旁邊地上。鋪了兩大條羊毛地毯。那些韃子。一個個都盤膝坐在西面一邊。當中的韃官。指着東邊。對三人道。你們就坐在那里。程九疇道。我們中國人。向來沒有坐地的。不像你們坐慣。胡仇便接口。

道快拿椅子來。那韃官道也罷。拿椅子來。你們坐了好說話。當下就有那小韃子取了三把椅子來。三人一同坐下。那韃官先發話道。你們到這裡是做甚麼的。程九疇道。本大臣奉了楊太妃及皇上諭旨。賣國書來投遞。要通兩國情好。國書已被你們取去。怎麼還佯作不知。那韃官道。不是帶有銀子來麼。程九疇道。金銀絹匹都在這裡。是送你們的可來取去。我們國書內聲明要覲見三宮的。怎麼沒有回信。那韃官道。不必覲見。我們早代你們覲過了。宗仁道。我們覲見三宮。還有事面奏。那韃官道。我們也代你奏過了。胡仇道。這又奇了。我們要奏甚麼事。你怎麼知道。能代我們奏呢。那韃官沒有話說。站起來走了。跟來的韃子也都一哄而散。宗仁嘆道。像這種人猶如畜生一般。莫說內裏的學問。就是外面的舉動。一點禮儀也不懂。居然也想入主中國。豈不要氣煞人麼。九疇嘆道。如今的世界。講甚麼學問。只要氣力大的。便是好漢。你看殺一個人放一把火的。便是強盜。遍殺天下人放遍天下火的。便是聖祖神宗文武皇帝。我朝南渡之後。只有一個岳鵬舉。一個韓良臣。鵬舉被秦檜那廝把他陷害了。就是良臣也未竟其用。以後竟然沒有一個英雄豪傑。怎麼不叫人家來躊躇呢。宗仁道。真個岳韓之後。就竟然不

曾出過一個良將。這也是氣數使然。九疇道：甚麼氣數不氣數。依我看來，都是被那一班腐儒攪壞的。負了天下的盛名，受了皇帝的知遇，自命是繼孔孟道統的人，開口來是正心誠意，閉下口去是天理人欲。我並不是說正心誠意不要講，天理人欲不要分，也不是同韓侂胄一般見識。要說他是僞學，然而當日「強隣逼處，土地淪亡，偏安一隅的時候，試問做皇帝的，還是圖恢復要緊呢？還是講學問要緊呢？做大臣的，還是雪國恥要緊呢？還是正心誠意要緊呢？做皇帝的一日萬幾，加以隣兵壓境，正是心亂如麻的時候，他却開出口來，便是正心誠意，試問辦得到辦不到？自從他那麼一提倡，就提倡出一大班的道學先生來，倘使敵兵到了，他能把正心誠意天理人欲說得那敵兵退去，或者靠着他那正心誠意天理人欲，可以勝得敵兵，我就佩服了。當時如果岳韓兩個，提倡起武備來，對皇帝也講練兵，對朋友也講練兵，提倡得通國人都講究練兵，只怕也不至今日了。」一席話說得宗仁錯愕起來，問道：「依老護衛說起來，這正心誠意的學問，是用不着的了。」九疇道：「這又不然，照經上說的，由正心誠意做起，可以做到國治天下平，如何用不着呢？但是有一句古話說的：『是善易者不言易。』須知道實行

的人斷不肯時時掛在嘴裏說出來的。就是說出來也揀那淺近易明的纔說。斷不肯陳義過高。叫人望而生畏。宗仁道正心誠意就是正心誠意。還有甚麼淺近深遠之別麼。九疇道講要說到實行上面。就是淺近。不講實行單向着理解上說去。自然深遠了。譬如岳鵬舉當日說的。「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命。天下即太平。」這就是實行的話。你試想文臣果然能不愛錢。武臣果然能不惜命。不是認真能正心誠意的人。做得到麼。能做到這樣的人。還不是純乎天理。絕無人欲的麼。鵬舉當日絕不曾提到這正心誠意天理人欲的話。單就愛錢惜命說去。可是人人聽得明白。人人都佩服他這句話說得不錯。像他那種甚麼。「去其外誘之污。充其未然之善。」那些話。你叫資質魯鈍之人。任憑你把嘴說乾了。他還不懂甚麼。叫做本然之善呢。又如甚麼。「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事物之變。自然意誠心正。可以應天下之務。」這些話對皇帝去說。你道皇帝聽得進麼。人家急着要報仇雪恨。又要理政事。又要辦軍務。他却說得這等安閒。譬如人家餓得要死了。問他討一碗飯來吃。他却只說吃飯不是這般容易的。你要先去耕起來。耨起來。播起種子來。等他成了秧。又要分秧起來。成熟了。收割起來。曬乾了。還

要打成糲糲方纔成米。夫然後劈柴生火下鍋做飯。纔能够吃呢。你想這餓得要死的人。聽了這話。能依他不能呢。我也知道這是從根本做起的話。然而也要先拿出飯來。等這個將近餓死的人先吃飽了。然後再教他。並且告訴他若照此辦法。就永遠不會再餓了。那時人家纔樂從呀。沒有一點建樹。沒有一點功業。一味徒託空言。並且還要故陳高義。叫人家聽了去。却做不來。他就罵人家是小人。以顯其他是君子。偏又享了盛名。收了無限的門生。播揚他的毒箴。提倡得通國之人都變成老學究。就如得了癆病一般。致有今日。我有一句過份的話。當時秦檜賣國。是人人知道的。他這種誤國的舉動。比賣國還毒。却沒有人知道。如果中國有福。早點生出個明白人。把他的話駁正了還好。倘是由他流傳下去。將來爲禍天下後世。正不知伊於胡底呢。宗仁聽了半天。起初以爲是泛論講學之輩。後來聽到他引了去其外誘之污等句。方纔知道是專指朱熹講的。宗仁生平本是極推崇朱熹的。聽了九疇這番議論。不覺滿腹狐疑。因問道。依老護衛說來。這講學不是一件好事了。九疇道。講學怎麼不是好事。不過要講實學。不可徒託空言。並且不可好高務遠。講出來總要人家做得到纔有益呢。宗仁道。正心誠意。何

嘗是做不到的事情呢。九疇道：我方纔不是說麼。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命，便是正心誠意。却是在你揀一個至蠢極笨的人來，或揀一個小孩子來，你同他說這兩句，他都懂得，非但懂得，他並且知道文臣不應該愛錢，愛了錢便是貪官，武臣不應該惜命，惜了命便要打敗仗。若單講正心誠意，不要說至蠢極笨的人，與及小孩子，就是中等資質的人，任你口似懸河，也要講好幾天，他纔略略有點明白呢。宗仁道：他這講學，本來是講給聰明人，上等人聽的。九疇道：須知天下等人少，下等人多，聰明人少，魯鈍人多。這一國之中，必要人人都開化了，纔足以自強。若是單單提倡上等人聰明人，這一班下等魯鈍的，就置之不理。這一國還算國麼？譬如出兵打仗，將帥不過幾個人，兵卒倒是論千論萬的，任憑你將帥謀略精通，武藝高強，那當兵的，却全是孱弱不堪，兵器都拿不動的，能打勝仗麼？講到正心誠意，那些兵卒們，若不是人人都正心誠意，也不能取勝呢。然而要教他正心誠意，正不知從那里教起，還不是說些粗淺忠義之事，給他們聽，養成他那忠義之氣麼？你想養成了忠義之氣，還不是正心誠意麼？他們好陳高義的，往往說人家是小人，做不到這個工夫，他却自命爲聖人，莫說聖人，他未必學得到，就

學到了。却只有他一個聖人。站在這一大班小人裏面。鞭子打來了。那里又造反了。那里又鬧餓荒了。試問做人便怎麼。宗仁聽了。恍然大悟。暗想原來這正心誠意是人人做得到的。極容易的事。却被朱夫子說的太難了。又想起九疇這番議論。同謝枋得教育後起的話。恰好互相發明。不覺暗暗佩服。正要開言。忽聽得門外一陣人聲嘈雜。又擁進一大羣鞭子來。不知此來又有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胡子忠盜案卷盡悉軍情

鄭虎臣別仙霞另行運動

却說宗仁正德的程九疇的話入了殼。忽然又擁進來了一羣鞭子。當先是一員鞭官。向九疇說道。你們帶來的金子銀子絹匹。奉了我們皇帝的聖旨。交內務府點收。只我便是內務府的堂官。你們可交給我帶去。九疇道。金銀絹匹本來是送你們的。都堆在這裡。你們取去便是。那

韃官便吱吱咕咕的發了幾句號令。那跟來的韃子，便七手八脚的大挑小擔，登時搬個一空。那韃官也就佯長的去。宗仁看見這般舉動，又是可笑，又是可嘆，因對九疇道：「倘不是遇了世變，我們從何處看得着這種野人？」九疇道：「這種本來是游牧之輩，一定要責他禮節，纔是苦人所難呢。」胡仇道：「罷了，算了，不要談這些不相干的了。我們的正題，還要討論討論呢。我們說要覲見三宮，看他們的意思，是不許我們見的了，還得要打個主意纔好呀。」九疇道：「看他明天回信怎樣說，再商量吧。此刻也急不來。如果他們一定不許覲見，只怕仍然是要煩胡兄去暗訪呢。」胡仇道：「暗訪也訪過多日了，只訪不出個頭緒來，說不得今夜也要去訪查查。這倒不一定要等他們回信再訪。」三人議定了，方纔退入後進。宗仁又與九疇討論了些學問，等到夜靜時，胡仇穿上了夜行衣，戴了黑面具，別過二人，走到簷下，將身一縱，雞犬無驚的就不見了。九疇十分嗟訝，且說胡仇上得屋時，心中本來沒有一定的去向，只隨意所之，躡過了幾處房屋，只見迎面現出一所高大房子，暗想莫要在這裏，且進去看看，想罷躡到那房簷之下，躲在角上黑暗的地方，用一個倒掛蟾蜍的勢子，只一翻身，雙腳掛在簷上，倒過頭去，一手抱住

庭柱。往下窺探。只見堂上點的燈燭輝煌。內中坐着七八個韃子。老少不等。在那裏團團圍坐。一面吃酒。一面割生牛肉燒吃。那一股腥膻之氣。聞了令人惡心。當中坐着的一個。年紀最輕。却是穿的是繡龍黃袍。開口說道。南邊打發去的幾個蠻子。怎樣處置他呢。坐在上首的一個。道。只索殺了他就是了。這點小事。還要費玉爺的心麼。下首一個道。這幾個蠻子。不值得一殺。我們要殺。就殺那大夥兒的。殺他這三個沒甚趣味。又一個道。不錯。殺要殺。二個有本事的。這三個人。一個是老的。將近要死了。一個是白面書生。那一個更是猴子一般。能幹這甚麼事。出來殺了他。也是冤枉。又一個年紀最老的道。他們總算來通好的。自古說。兩國相爭。不斬來使。不如莫殺他。也足顯得我們天朝豁達大度。也好借他們的口。到南邊去傳說天朝威德。那年輕穿黃袍的便道。老劉說的是。不殺他也罷。那坐在上首的道。他們說還要甚麼。覲見三宮呢。那年輕穿黃的道。這可使不得。我們好容易把那蠻婆子弄來。豈可以叫他們輕易相見。他們見了鬼鬼祟祟的。不知要商量甚麼呢。天已不早了。我們不要把唱戲的工夫就誤了。唱起來罷。這句話纔出口。階下便走進去十多個小廝。一般的都生得眉清目秀。唇紅齒白。一時管弦

嘈雜。就雜亂無章的唱起來。却也作怪。唱的一般都是中國曲子。並沒有甚麼胡笳雜在裏面。胡仇看到這裏。就輕輕的用一個猛虎翻身的勢子。翻到房頂上去。又揀高大的房子去尋了幾處。並無蹤跡。看看天已不早就忙忙回到寓處。程宗二人已經睡了。也就解衣安憩。一宿無話。次日起來。便把昨夜聽見的話對二人說知。九疇道。據此看來。覲見仍是不能明做的了。胡仇道。但是叫他老劉的是那個。想來這個人一定是中國人。九疇道。這不消說得。一定是劉秉忠。他本來是瑞州人。他家的歷史。香得很呢。他的祖父降了西遼。做了大官。他的老子却又降了金朝。也做了官。到了這位寶貨。又投降了韃子。祖孫三代倒做了三朝元老。真可以算得空前絕後的了。還說着話時。忽然報說韃官到了。三人迎出外堂相見。那韃官便道。你們不必多耽閣。我奉了皇帝聖旨。要你們即刻動身。不得少有停留。九疇道。我們奉旨來此。是要覲見三宮。怎麼把這個正題置諸不理。不論之列。韃官道。你們的甚麼三宮四宮在這里。飯也有得吃。衣也有得穿。房子也有得住。用不着你們見。你們見了。也不過如此。並且你們將來也不必再來見他。我們代你們把他養到死了。便代你們棺殮祭葬。一切不用你們費心。這是天朝的深

仁厚澤。你們應該要感激涕零的。說着不由分說。叱令從人收拾行李。押了動身。九疇等三人束手無策。三人雖然都有武藝。爭奈此時同在虎穴之中。並且這個不是可以力爭的事。只得忍着氣上路。一路上仍舊坐轎。韃官韃兵。却騎馬跟着。一逕押到天津。上了原來的海船。督着起了碇。方纔呼嘯而去。九疇等三人。一肚子不平。無處發洩。只氣得目定口呆。胡仇便叫把船駛到僻靜去處。仍舊泊定。對九疇宗仁道。兩位且在這裡少候。我好歹仍舊到他那大都去。探個實在消息。倘使不得三宮下落。我便上天入地。也需去尋來。你二位千萬等我回來了。再開船。九疇宗仁到此也是無可如何。只好聽憑他辦去。當下胡仇改了裝扮。結束停當。帶了乾糧軍器。背了包裹。走上岸來。望大都而去。這裏程九疇宗仁兩個。自在船上守候。宗仁便終日與九疇講學。暗想這一位雖是武夫。却是個講究實行工夫的。凡那一班高談闊論的鴻儒。被他詆罵得一文不值。內中言語雖不免有過激的所在。可也確有見地。倒是一位講實學的君子。爲此談的愈覺投機。慢慢的又講到時局。九疇嘆口氣道。這番文丞相。張將軍。兩位便是國家氣運的孤注。他兩位要是得手。從此或者可以圖個偏安。萬一不利。那就不忍言了。宗仁又把

仙霞嶺設立攘夷會一節告知。九疇道這也是最後無可如何之一法。但可惜局面小些。恐怕不能持久。宗仁道據金國俠的意思。打算復了衢州。再進窺全浙呢。九疇道衢州在萬山之中。恐怕不是用武之地。然而這個也是盡人事做去罷了。兩人談的入彀。轉忘了盼望胡仇之久。一連過了七八天。兩人談至更深。方纔就寢。忽然艙外躡進一人。正是胡仇。兩人連忙起來。便問事情如何了。胡仇喘定了片刻。方纔說道。三宮不知被他們藏到那里去了。挨家尋過。却只尋不出來。後來惱了我。打算到他宮裏去探聽。等到四更時分。躡了進去。我滿意這個時候。他們總睡靜了。誰知走到一處。燈燭輝煌。有一大班韃子。列了許多公案。都在那里辦公事。左側一間。靜悄悄的坐了幾個韃官兒。再往裏一間。當中坐着一個龍冠鳳冕。虬髯細眼的韃子。前面跪着三個韃子。我想這當中坐的一定是韃酋忽必烈了。伏在簷下。看他有甚舉動。方纔甯一甯神。那跪着的三個。已經退出去了。一會又進來兩個。也對那酋跪着。說了好些話。又退出去。一起一起的都是如此。過了五六起。所說的話。好像都是甚麼打勝仗。得地方之類。我很疑心。此時天色已經朦朧發亮了。那酋也退到後面去了。我又在瓦上躡到方纔見他們辦公的。

那房子裏去。見他們亂烘烘在那裏收拾文書，都歸在一起，放在抽屜裏面，就紛紛的散了。不留一個人。我便輕輕落下來，在抽屜裏取了那文書，四下裏一望，都是書架子，却放着些都是文書。書架上，還分別貼個簽兒，標着些甚麼民政、工政、財政之類。我都無心觀看，只在那軍政架上，取下了一大疊，束在懷裏，躡了出來，喜得時候甚早，沒有人看見，我便兼程趕了回來。好歹總探了些軍情，至於三宮的下落，確是沒有地方去訪尋了。說罷解下包裹，取出文書道：我在路上，還沒有工夫去看呢。打開來大家看罷。宗仁便去剔亮了燈，九疇取了過來，先理順了日子。原來都是伯顏張弘範的奏報，先看了幾卷，也有報得了常州的，也有報得了平江的，也有報宋帝已降兵到臨安的，也有報押解宋帝起行北上日期的，這都是已往之事。三人早從那里經過來的，無心去細看。後來看到一卷，是報梅州失守，略言南人立益王，昞爲帝，命文天祥寇我江西，其先鋒趙龍率兵三萬，陷我梅州云云。又一卷是報會昌失陷的，說是宗信領兵陷了會昌，三人不覺大喜。再看下去，有報說陳瓚陷了興化軍，張世傑陷了潮州及邵武軍的，又有報說趙時賞圍攻贛州的，三人愈加歡喜，抖擻精神，往下再看，却是幾卷無關緊要的。

平常事情也並不是軍務。這個大約就是胡仇在抽疊取出來那一疊。他們新近接到。未曾按類分開的了。又往下看時。內有一卷寫道。『某月日。遣副將李恆襲擊文天祥於興國縣。天祥兵不支。退走永豐。適永豐先爲我兵別隊所破。兵先潰。追至方石嶺。斬敵將鞏信。擒趙時賞。刻天祥走循州。正揮兵追剿。』云云。宗仁大驚道。一向都是勝仗。何以一敗至此。急急攔過此卷。再往下看時。是報說張世傑來寇泉州。被我軍擊退。遂克復邵武軍的。宗仁頓足道。兩處都敗了。此刻還不知怎樣呢。急急又看下一卷時。是報說我兵破福州。南人奉其帝奔潮州的。九疇嘆道。大事去矣。急又翻一卷來看。上寫道。『據諜報南人奉其帝奔潮州。道遇張世傑。遂入世傑軍中。竄至淺水灣。我軍追至。張世傑又竄井澳。正追剿間。據剗探報稱前途有颶風。南軍舟多覆沒。帝落水。遇救得起。然死生未知。尙待再探。』云云。又有一卷。報說文天祥此時在麗江浦云云。以下便沒有了。三人看罷。不覺納悶。相對愁嘆。胡仇便道。不期便鬧到這個地步。我們這番回去。只怕還沒有地方復命呢。九疇道。我們此刻只有先到潮州一帶去打聽行在的了。宗仁道。或者我們逕奔麗江浦。投文丞相去。文丞相那里。總知道行在處所的。九疇道。軍情瞬息

息千變。莫說我們到南邊還要好幾天。就是此時。文丞相也不知在那里不在了。胡仇道。他末後那個奏報。又說我們皇上落水。死生未卜。此說不知確不確。萬一有甚不測。我們還復甚麼命。並且據這奏報。那邊地方多失陷了。不知怎樣支持。九疇道。萬一有甚不好說的事。還有信王在那里呢。陸君實一定能擔任這件大事。若說那邊地方多已失陷。須知兩廣地方還大着呢。你們區區一個仙霞嶺。還打算要復興中國。何況有了兩廣地方呢。說話之間。已經天明。便吩咐船戶起碇。三人又商定了。沿途攏岸。以便探聽南方消息。一時間船出了口。放洋起來。不免受些風濤之險。不在話下。一日船家攏船進了一個海灣。泊定了。來報說到了益都路了。胡仇道。那里有個益都路起來。九疇道。這本是我們的東京路。自從韃子佔據了。就改了益都路。但不知怎樣去打聽。胡仇看看天色道。此時已經是黃昏時候了。還是我去暗訪。此時我得了法門了。只要向公事上去探聽。沒有消息便罷。有了總是確的。宗仁點頭稱是。九疇道。未必未必。他這種軍務事情。何嘗是通咨各路的。你須知大都是他的總匯。所以纔有這些公事呀。胡仇不覺陵了一陵道。我姑且試去探探。左右船已泊了。不去也空坐在船上。說罷換了裝束自

去了。到了半夜方纔回船。果然沒有探聽着。到了天明。吩咐起碇再行。胡仇道：似此看來。再到別處傍岸。也不過如此。徒然擔擱日子。以後可以不泊岸罷。宗仁道：今番無論走海道走旱路。總免不得要到廣東。但是近來海上有了戰事。我們雖到了廣東洋面。恐怕也近不了行在。胡仇道：照此說來。福建洋面就有了戰事的了。自然有許多韃船在那里。萬一遇見了他。囉噶起來。也是不可不防的事。我們不如逕走温州。由温州登陸罷。我們順便還可以攏仙霞嶺。探聽探聽近來消息。不過多紆繞幾百里路。九疇道：仙霞嶺是可去可不去。然而我們總在浙江一帶登岸便是。我們此刻行李少。走旱路便當些。商量已定。即叫船家轉舵轉篷。向温州進發。偏又遇了風暴。在海灣淺處避了十多天風。復行駛出。風勢又逆了。因此行了一個多月。方纔到得温州海口。泊定之後。三人便捨舟登陸。九疇便要渡飛雲河。取道南雁蕩。入福建界。往廣東。宗仁、胡仇商量要先到仙霞嶺。探聽消息再去。九疇拗不過二人。只得依了。於是取道樂清、非田。一路往仙霞嶺而去。此時温州一帶久已屬了胡元。三人雖說是中國的欽差。然而帶了國書去。却沒有回書來。並且不以禮相待。直頭是被逐出來的。此時不便仍以欽差自居。只得

徽服而行。又以此處居民也一律的改了胡服。因爲那一班韃子。見了穿中國衣服的不是說他異言異服。甘居化外。便說他大逆不道。拿了去不是監禁若干年。便是砍腦袋。因此三人也只得暫時從權。換了胡服。打夥起行。海船泊岸時。天已不早。因此到了樂清。便投了客寓。是夜月明如水。三人不能成寢。偶到外面玩月。只見中庭先坐着一人。也是胡冠胡服。在那裏吹笛吹罷了。又唱曲子。唱的却是中國曲子。並不是胡調。宗仁等他唱完了。不禁上前問道。適聆雅奏。閣下當是漢人。那人連忙起身招呼道。正是。正是。此時滿目中雖然都是胡冠胡服。內中却十分之九是漢人。只看其心是漢心。是胡心罷了。宗仁聽他此言。以爲必非常人。因請問姓名。那人道。在下埋沒姓名已久。此時滄桑已變。政俗都非。就說也不妨。姓鄭。名虎臣的。便是。程九疇從旁急問道。莫非是在漳州木棉菴殺賈似道的鄭義士麼。虎臣道。正是。不知老丈因何得知。九疇道。那木棉菴離我家只有二里之遙。那一天出了事。我一早就知道了。後來地方官還出示捉拿義士。不知義士藏到那里去來。虎臣因還問了三人姓名。方纔說道。在下那時走了出來。也不辨東西南北。走了幾天。到得福州。那捕拿的文書也到了。我急的了不得。走到海邊。

要附海船逃去。偏偏又沒有海船。天色又不早了。看見海岸旁邊有一家人家。我便去投宿。內中却是一個漁翁。承他招留。後來同他談起時事。誰知他並不是個漁者出身。也是個清流高士。因爲憤世嫉俗。託漁而隱的。我又略略說起賈似道。他便切齒痛罵。我見他如此。便告訴他在漳州殺賈似道逃走出來。此時官府行文緝捕的話。他十分欽敬。並道。老夫本來要等八月秋涼。方纔出海捕魚。既然閣下要避難。我們來日便出海。我們出海一次。總要三五個月纔回來。不然。捕了魚。就駛到別處口岸去賣。那就可以幾年不回來一次的了。當時我十分感激。那漁翁便叫兩個兒子。連夜收拾起篷纜槳櫓魚叉魚網之類。忙了兩天。他便帶了兩個兒子和我一同上船出海。留下漁婆及他那兩房媳婦看家。我從此就在漁船上過日子。雖然偶爾也回福州一次。然而不到幾天。又出海了。去年九月。漁船到了潮州。我因爲潮州有個好友在那裏。好幾年不見了。此時捕拿我的事也冷淡許多了。因辭了漁翁。去訪那好友。不到幾天。喧傳聖駕到了。我不覺大驚。想這時候福州一定失守了。過了不到一個月。又聽說興化軍失守。守時陳讚殉節。九疇等大驚道。此信是真的麼。虎臣道。怎麼不真。聖駕本來是在淺灣。後來劉深

領了水師來攻。幾乎支持不住。幸得張世傑在軍中調度得法。方纔逃出虎口。前往井澳。偏又遇了颶風。御舟也覆了。好容易把聖駕救起。聞得已經因驚成病了。九疇等三人相顧道。此信是確的了。虎臣道。就當那幾天裏頭。我遇見了謝疊山先生。他告訴我這里有個仙霞嶺。嶺上有多少英雄。都是心乎宋室的。勸我投奔。我依言附了海船來到這里。胡仇道。敢是此時纔去。虎臣道。不是。此時是從仙霞嶺來。我因爲嶺上諸位。多主張以兵力恢復中原。我却不能武事。住在山上。也是虛佔一席。因此辭了下山。出來別有運動。此時却不便說出來。胡仇道。我們都是仙霞嶺上一家人。就說說何妨。虎臣道。公等說出姓名。在下便知道。並且攘夷會上。我也書了名。不然。那裏肯盡情傾吐。這運動一節。此時確不便細談。只到後日便知。我總不失了攘夷會的顏色。便是了。四人又談了一會。各各安歇。到了次日。便分道揚鑣。虎臣到那里去。且待下文交代。且說九疇等三人。在路不一日。到了仙霞嶺。把路軍士。問知底細。報上山去。不一會。金奎、岳忠、狄琪等一班兒都掛了孝服。迎下山來。三人一見。不覺大驚。不知帶的是誰的孝。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越國公奉駕幸匡山 張弘範率師寇祖國

却說程九疇、宗仁、胡仇，看見金奎等一衆穿了孝服，迎下山來，都不免吃了一驚。胡仇頭一個性急，連忙加上一鞭，走到碼頭相近，便滾鞍下馬，不及寒暄，先問沒了甚人。金奎也下馬道：且到山上去說，遂向前與胡九疇廝見。又與宗仁見過，人數重新上馬登山。宗仁留心看時，一路上的情形，大爲改觀了。道路也修好了，樹木也葱鬱了，山坳內房屋也添了許多了。一路觀看上山，到了攘夷會門前下馬，相讓入內，只見大堂之上，也盡都掛了孝。宗仁便問沒了甚人。岳忠道：三位還未得知。今上皇帝龍馭上賓了，一句話只嚇的程九疇面如土色。忙問是幾時得的信。岳忠道：是前天得的信。九疇不及多問，搶步到了大堂上面，看見當中供着御靈，便當先哭臨了。衆人也隨班行過禮。岳忠金奎纔讓三人到左壁廂的三間大廳上，敝坐。九疇方纔細問情由。岳忠道：自從宗胡兩位去後，不多兩天，有十多個韃子，販了五百匹馬，在嶺下經過，被

我們捉住得了馬匹。考驗起來。可喜都是些上好的馬。因此就立了一個馬探部。選了精細的兵士。分投探事。隨時飛報。此時派在外面探事的有二百起。所以外面信息。甚是靈通。三天五天。總有各路的信息報到。這個警報。還是三天以前報到的。據報說。去年十一月。元將劉深起。了大兵來寇淺水灣。行在張世傑竭力抵擋。爭奈韃兵勢大。支持不住。只得率領殘兵。奉了御駕。向秀山進發。走到井澳。遇了大風。損壞了御舟。左右侍衛。與及皇上。盡皆落水。幸得張世傑懸下了重賞。衆兵丁一齊。梟水施救。方纔救起。從此就得了個慢驚的毛病。劉深那廝。又追將過來。只得帶着病。逃到謝女峽。陳宜中丞相。見勢頭不好。說是到古城國借兵。帶了十多號船去了。直到此時。不見回來。到得今年四月。便駕崩了。當下一衆大臣。都要散去。幸得陸秀夫慷慨說道。大行皇帝雖然上賓。廣王乃度宗皇帝之子。現在軍中。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絕中國。何嘗不可據此恢復。說得衆人應允。方纔奉了廣王即皇帝位。上大行皇帝廟號。爲端宗。宗仁道。文丞相此刻在何處。不知可曾探得。岳忠道。文丞相初出兵時。聲勢極大。首先復了梅州。張世傑克復了潮州。陳讚克復了興化軍。一時韃兵喪

胆。廣東制置使張鎮孫也乘勢克復了廣州。於是吉安贛州一帶盡行克復。大兵會於南昌縣。張世傑一路也乘勢攻打泉州。克復邵武軍。招降了海盜陳弔眼。許夫人。兵勢也不弱。後來韃子那邊來了一員賊將。叫做甚麼李恆。帶了一枝韃兵。探得文丞相在興國縣。便輕騎前來襲擊。文丞相不曾提備。敗了一陣。打聽得鄒鳳在永豐縣。有數萬兵士。便打算到那里去。誰知永豐先被韃兵攻下了。文丞相率領殘兵。走到石嶺地方。人困馬乏。走不動了。便吩咐且筍下行營。略爲憩息。誰知李恆追兵已到。衆兵士喘息方定。那里還敢接戰。只得拔隊先行。副將宗信帶領五百名兵士斷後。等李恆兵到。便揮兵殺回。直殺入韃兵陣內。左衝右突了一回。後又殺將出來。李恆見他以寡敵衆。勇氣百倍。疑有伏兵。不敢追趕。宗信殺出來後。就在山坡前筍住。小歇。韃兵此時四面圍將過來。用強弓硬弩。一陣亂射。可憐宗將軍和五百兵士。同時殉國了。宗仁聽得。不免淒然下淚。岳忠又道。李恆既射殺了斷後兵。便一路掩殺過來。追到空阬地方。我家兵盡行潰散。趙時賞被韃兵捉住。問他是何人。他便冒充了文丞相。李恆信了他。文丞相方纔得脫。一路招集殘兵。在海豐縣筍住了幾時。此時聞得出駐在麗江浦。覷便要圖克復廣

州宗仁道。怎麼廣州又陷了麼。岳忠道。豈但廣州興化軍及潮州都陷了。韃兵破興化軍時。惱陳讚不肯投降。把他分屍數段。殺得百姓血流成河。潮州是殺得雞犬不留。說來也是可慘。當下各人嘆息一番。程九疇傷感之下。便得了個怔忡之症。不能起行。宗仁聽得兄弟宗信殉了國難。也是十分傷感。因此得病。都耽閣下來。只得暫住幾天。再定行止。忽然一天馬探回來報說。都統凌震。又克復了廣州。胡仇聽得。便對衆人說道。此刻宗程二位。都生病在此。不能復命。不如我到廣東走一次。順便打探軍情如何。衆人都道如此甚好。胡仇即日結束停當。背了行李。騎馬下山。向廣東進發。一路上曉行夜宿。只覺得景物都非。不勝黍黍故宮之感。越過了福建界。到了廣東地方。直向廣州進發。說不盡那兵荒馬亂情形。真是令人傷心慘目。到得廣東。與凌震相見。方知廣王即位後。改元祥興。就以今年景炎三年。改爲祥興元年。升廣州爲祥興府。先帝崩於礪州。此時陸秀夫張世傑奉祥興皇帝。遷至新會之厓山。此時計程。還在路上。胡仇得了此信。便問凌震討了一號海船。沿路迎將上去。走到新會地方。恰與大隊兵艦相遇。胡仇叫把船攏近。先問了張世傑坐船。駛得兩舷切近。便使人通名求見。世傑忙叫快請。胡仇跨

過船來相見已畢，便訴說一切。世傑不勝切齒道：「我若不雪此仇，誓與此舟同沈。」於是帶了胡仇到楊太妃御舟復命。太妃說胡仇奏說一切，也是無可如何，只說得一聲「卿且退去歇息。」世傑又引到祥興皇帝御舟，上得船時，有兩名御前護衛擋住，教且在前艙憩息。此刻陸丞相正在和皇上講大學章句呢。世傑胡仇只得在外面等候。過了好一會，那御前護衛進去探問過兩回，方纔有旨出來。張世傑胡仇兩個進去，胡仇便跟着世傑進去，舞蹈已畢，將到大都一切情形奏聞。那祥興皇帝纔得八歲，一點事也不會懂得。那復命一節，不過是個禮節罷了。只有陸秀夫侍立一旁，垂紳正笏，望之儼然，不可侵犯。說句俗話，就猶如廟裏泥雕木塑的神像一般。把一個八歲孩子，也被他拘束得端端正正的，坐在上面。胡仇奏完了，也不會懂得回答一句甚麼，還是陸秀夫代傳諭旨，叫且退去憩息。世傑胡仇退了出來，回到中軍船上。世傑歎道：「陸君實也不愧爲一代大儒，只是迂闊了些。天下事鬧到這個步位，皇上的年紀又不曾長大，他只管天天講甚麼大學，我豈不知大學是講修齊治平之道，然而對着八歲孩子去講，未免太早了些。」胡仇道：「教導也是不能少的。此時若不把道德陶融了，將來長大親政時，天下事更

不可問了。只是大學未免太高深了。無妨取淺近的先行誘導。也好等聽講的易於入耳。並且連年兵敗。遷徙流離。三宮北狩。這等大恥大辱。也應該時常提在嘴裏。好使皇上存了個國恥在心。方纔能奮起精神。力圖中興呀。將軍何不勸勸陸丞相看。世傑道。我何嘗不勸來。可奈他說報仇雪恨。恢復疆土。是武臣之事。啓沃聖德。致君堯舜。是他文臣的事。倒叫我只管設法殺敵。不要管他。他言之成理。叫我也無可如何。正說話間。內臣賚到了御旨。封胡仇爲軍前督參。就留在軍中聽用。胡仇受封謝恩畢。然後與宗義宗智相見。說起宗信殉國一節。不免弔唁一番。從此胡仇留在軍中。不在話下。且說大隊船隻。乘風破浪。不日來到厓山。這厓山。在新會縣南八十里。大海當中。與奇石山相對。遠遠望去。猶如兩扇大門一般。好個形勢。這兩山之中。便是海潮出入之路。山上人民聚族而居。平時也設兵戍守。所以山上有個鎮府衙門。船攏了山。世傑便和秀夫商量。要奉兩宮登岸。先到鎮府衙門駐蹕。再作後圖。商定之後。奏聞楊太妃。便備了法駕。請兩宮登岸。此時顛沛流離之際。法駕也是有名無實。不過草草應酬。兩乘轎子罷了。一時島上居民。聞得太妃皇上駕到。無不扶老攜幼。出來瞻仰。此時正是六月時候。海邊的

天氣無常。御駕正在前行。還不會走到有人家的地方。忽然天上起了一片黑雲。順風吹來。登時佈滿空中。便大雨傾盆。雷電交作起來。一時無處躲避。抬轎的人。只得冒雨向前飛跑。偏又狂風大作。把轎頂揭去。喜得走不多遠。路旁有一座古廟。轎夫便連忙抬了進去。隨從的人。也跟着進來。一個個都是淋漓盡致。氣喘吁吁的了。太妃下得轎來。便忙着叫人在行李內取出衣服。代祥興皇帝換出溼衣。自己也換過了。這一場雨是暴雨。此時早已雨過雲開。現出一輪紅日了。宮人們便取太妃和祥興帝的溼衣。到廟後去曬晾。又苦於沒有竹竿之類。只得把衣服抖晾在一種小樹之上。這種小樹。土人叫他做山桔。到了秋天。結成一種指頂大的小菓。顏色鮮紅。也可以吃得。不過味道略澀罷了。說也奇怪。這山桔樹的樹身。與別的樹本來無異。自從披掛過了御衣之後。那樹身忽然長出了許多斑節。七高八低。或大或小。就如龍鱗一般。以後便永遠如此。土人說他因為披過龍袍。所以留下這點古跡。因此就叫他做龍纏山桔。最奇的這山桔本是廣東的土產。然而除了這座廟後的別處所生。一律都是光身。沒有斑節的。豈不是一件奇事麼。唉。此時是講究文明進化。破除迷信的時候。任憑你說穿了嘴。寫禿了筆。要

破除愚人的迷信。還怕來不及。我却無端的引入這麼一件無稽之事。不經之談。不怕被人笑話麼。不是這等說。因爲此時新會果然有這種山桔。果然是別處地方所無的。故老相傳。都是如此說。所以我引了出來。正見得我中國人心。不忘故主的意思。並不是迷信的話。閒話表過不提。且說張世傑奉兩宮到了崖山之後。便移檄廣右諸郡。徵取錢糧。一面遣人入山。採伐樹木。一面招募工匠。起造行宮。又趕造戰艦。招了鐵匠。打造軍艦。朝夕訓練士卒。以圖恢復。從六月趕到十月。方纔略有頭緒。話分兩頭。且說文天祥自從空阬兵敗之時。一妻二子。早在軍中失散。却被韃兵獲住。問知係文天祥妻子。便要派兵護送他到大都去。須知他是一門忠孝的人。那里肯跟他到北邊去。便都自盡了。天祥退到循州。招集殘兵。往海豐筍住。將息了幾時。便進筍麗江浦。偏偏又遇了一場瘟疫。兵士死的甚多。正在憂悶之間。接了家報。他的老母親及一個長子。又都死了。天祥忙便上表奏報丁憂。陸秀夫與張世傑商量。此時正是邦分崩離析之際。豈可聽其閒居。並且他若丁憂回去了。那一枝兵。實在也無人可以統帶。遂擬了一道詔旨。溫語慰留。又奏聞楊太妃及祥興帝。遣官前去賜祭。天祥得了詔旨。自念家屬已盡。騰得子

然一身樂得盡忠報國。於是墨經從戎，進兵潮陽，恰好鄒瀾也練成了一枝兵馬，前來相會。那時外寇既深，而本國的盜賊也自不少，有兩個海盜的渠魁，一名陳懿，一名劉興，在潮州海面一帶出沒爲患。文天祥想內患不靖，難禦外侮，遂差了一員將官，坐了小船，訪到二人巢穴，勸令投降。二人不肯降，並且出言無狀，差官回報，天祥大怒，撥了一枝水師，乘了兵艦，出海征剿。那海盜本來是烏合之衆，見官兵到了，便張皇失措。劉興早被一枝流矢射中，落海而死。盜衆益發大亂，陳懿見勢頭不妙，便轉舵逃走。千不合，萬不合，這枝官兵不合不去追趕，被他逃生了。他逃到半海，恰遇了韃子大隊兵船，陳懿便在自己船桅上，豎起降旗，韃兵望見，以爲是宋家兵馬，下令駛近。陳懿便到中軍船上去叩見元帥，你道這元帥是誰，原來就是張弘範。此時伯顏已回大都，張弘範受了天地父母之恩，那個異種異族皇帝，就封了他做都元帥，封了李恆做副元帥。這李恆的歷史，與張弘範又自不同。我說句粗話，他竟是個雜種，何以故呢？他本姓於彌，是西夏國主之後。唐朝之末，他不知那一代祖宗，做了唐朝的官，賜姓李，後也有做宋朝官的。到了韃子入寇時，他的老子李惟忠，方纔八歲，生得眉清目秀，被一個韃子的

甚麼王看中意了。把他收留撫養大了。纔生下他來。如此說來。他雖未見得真是雜種。也和張飛罵呂布的話一般。是個三姓家奴了。閒話少提。却說李恆本來就隨同伯顏入寇宋室。到處蹂躪的了。此時封了副元帥。更是耀武揚威。和張弘範兩個帶領大隊兵艦。要尋宋兵廝殺。這天聽說有宋兵投降。便同弘範坐了中軍。傳投降人進見。陳懿不免唱名報進。弘範問起來歷。方纔知道是個海盜。不是宋兵。不覺大喜。取過空頭箭付。填了個行軍千戶。給與陳懿。李恆道。陳懿是個強盜。只怕未可輕用。怎麼便給他箭付呢。弘範笑道。只要他肯爲我用。便是好人。那個管他強盜不強盜呢。況且我要尋文天祥蹤跡。正缺少一個嚮導。何不就用了他。豈不是好。因問陳懿此時文天祥在那里。陳懿道。此時在潮州練兵。弘範道。從此處到潮州的海路。你可熟悉麼。陳懿道。我在海面上行走了十多年。莫說到潮州。就是附近廣州、惠州、以至雷州、瓊州、廉州一帶。都是熟悉的。弘範大喜。又加了一副委牌。委他做了前鋒嚮導官。陳懿拜謝了。弘範便叫他帶領大隊向潮州而去。此時已是十一月天氣。北風大作。乘着順風。不一日到了潮陽境地。沿海居民。看見大隊韃船。塞海而來。一時奔走呼號。哭聲遍野。扶老攜幼。棄業拋家。都往

內地亂躡。天祥聞報，忙忙上馬出來，曉諭彈壓。却那里彈壓得住。一時軍心大亂起來。部下的一員將官劉子俊，忙來報道：兵無戰心，勢難久駐。看看敵兵前艦，已經登岸。不如率領衆兵，由末將保丞相先走，留鄒將軍斷後，退還海豐，再作區處罷。說聲未了，探馬報到：韃兵已經登岸，追殺過來。天祥急忙回營察視，只見衆兵都慌做一堆。料難驅之使戰，便同劉子俊、宗禮、杜潑及一切衆將，率領衆兵先走，留鄒瀾斷後。指撥方定，張弘範的兄弟先鋒官張弘正，早已追到鄒瀾，截住廝殺。只因兵心慌亂，不敢戀戰，且戰且走，猛不提防，一枝冷箭射過來，把坐騎射倒。將鄒瀾掀翻在地。張弘正趕馬過來，舉刀要砍。鄒瀾大喝韃奴不得動手，連忙丟了長槍，拔出佩劍，自刎而亡。弘正下馬，取了首級，仍向前追去。却說天祥等正走間，流星馬報到：鄒瀾已死，追兵將近。只得捨命前行，走至五坡嶺，人困馬乏，看看追兵已遠，便傳令箭住，兵士解甲休息，摘去鞍轡，放馬吃草。一面埋鍋造飯。正在山前列坐，忽聽得一片胡笳聲響，韃兵已到。一衆軍士亡魂喪膽，正是人不及甲，馬不及鞍。宗禮騎了無鞍馬來戰弘正，不十合，被弘正一刀撈落馬頭。宗禮亦自刎而死。劉子俊急挺槍來迎，正縱轡而出之時，不提防馬失前蹄，掀翻在地。衆

韃兵一擁上前縛住。解向後面中軍去了。此處趙龍、李虎、白壁，一齊上前擋住。衆韃兵擁出了三員戰將，便一齊放箭。這里三人，一心要擋住韃兵，好放天祥遠去。別作後圖，所以並不閃避。仍是向前廝殺。一面舞動軍器，遮攔格架，擋撥箭弩。怎禁得這里萬弩齊發，不一會，三條好漢都死在亂箭之下。韃兵仍復前追。趕及天祥，弘正趕一個兩馬並頭，便伸手把天祥活挾過去。陷了海豐，就解天祥到中軍來。誰知劉子俊被捉來，見張弘範時，便自認是文天祥。因他明知韃子最怕的是文天祥，所以自己認了。待他不再追趕，好等天祥逃至行在，再圖後舉的意思。不料後來真文天祥也被捉來了。弘範問了姓名，不覺大驚道：「南朝那裏有了兩個文天祥，因叫幾個降卒來認，內中有認得的，便指出劉子俊姓名。」弘範大怒，喝令斬了。一面勸文天祥投降。天祥那里肯依。弘範叫且送到後軍安置。休兵一日，便又傳令下船，仍叫陳懿做嚮導，殺奔崖山來。滅宋室不多幾日，到得崖山。弘範在船頭上望見崖山水寨，不覺吃了一驚。不知驚的甚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滅宋室生致文天祥 論圖形氣死張弘範

却說世傑自從奉了御駕。遷幸厓山之後。蓋造行宮。趕製船械。是年九月。就奉端宗皇帝梓宮。在厓山安葬。號永福陵。自此大事粗定。世傑一意整理武備。以圖恢復。陸地上訓練馬步兵。海上操練大小戰艦。到了年終時。已造成大戰艦千餘號。小戰艦三千號。操演純熟。箭弩齊備。一日世傑入見祥興帝。適值陸秀夫在那里進講大學章句。世傑等他講完。然後對秀夫說道。刻下戰艦齊備。堪與一戰。但是連年失敗。人心畏怯。新近文丞相兵敗被俘。存亡未卜。僕意欲奉兩宮御駕親征。或者可以鼓舞士氣。振刷軍心。不知丞相以爲如何。秀夫道。用兵是危險之事。天子萬乘至尊。豈可輕履危地。望將軍再圖良策。世傑道。御駕不行。人心終不能鼓動。而且連年航海。士卒離心。如不奉皇上鎮壓住他。萬一人心解散。爲之奈何。陸秀夫乃從其言。同去奏聞楊太妃。到了祥興二年正月元日。朝賀已畢。即奉兩宮捨陸登舟。駛至海口。御舟居中下旋。

四面數百號護衛艦。列成陣勢。却將一千號大戰艦。一字兒排列在前面。中艙外軸。以大鐵纜相連。船頭有樓棚。如城堞一般。旌旗招展。盔甲鮮明。十分威耀。其餘小戰艦。留作指撥。四面巡梭。張弘範率領大隊戰艦到來。遠遠望見。猶如一座城池一般。所以吃了一驚。分付先下了棹。再作商議。李恆道。他屯兵海中。海水鹹不可食。一定要到崖山汲水。我們不如先奪了崖山。不消十日。他軍心自亂。那時乘勢進兵。一鼓可下了。弘範依言。叫李恆親自督隊去襲崖山東面。李恆領命。率領一百號戰艦。殺奔崖山東面來。誰知張世傑雖然身在舟中。他陸上的防兵。早已佈置嚴密。李恆戰艦到時。岸上萬弩齊發。幾次衝突。總不能近岸。徒然被射傷了好些士卒。李恆不覺納悶。暗自籌畫。若取不得崖山。無面目去見弘範。不如抄到宋兵背後。出其不意。攻他一陣。好歹總有些斬獲。想罷。便叫轉舵。剛剛轉過山坳。忽聽得一聲鼓響。當頭來了一隊戰船。爲首大將。正是宗義。駛得切近。拈弓搭箭。覷定李恆射來。李恆急閃時。已中了肩窩。宗義把令旗一揮。全隊戰船。槳櫂並舉。衝將過去。李恆的船。本來乘着北風。滿拽帆蓬而來。到此收蓬不及。被宗義兵一陣弩箭。射得衆韃子死傷枕藉。李恆忙叫轉舵逃走。已被宗義指揮兵士奪

獲了二十號船。李恆狼狽逃去。宗義全勝而回。原來世傑在敵樓上。望見韃兵撥動船隻。知是去襲崖山。恐怕有失。便撥宗義去救應。果然勝了一陣。表過不提。却說李恆敗了回去。與張弘範商議道。宋家兵船。俱用鐵纜相連。此時雖交正月。北風尚大。我們何不學周瑜戰赤壁故事。用火攻之法呢。弘範又從其議。下令準備五十號舊戰船。滿載乾柴茅草硝磺等引火之物。扯滿風帆。另用十號大船拖帶。駛近宋兵水寨。一齊放火。拖船即便駛回。那火船乘着順風。直撞過來。誰知世傑出海時。早就防備火攻。那戰艦外層。一律都用灰和泥塗滿。不露一點木在外面。容易燒他不着。看見韃兵放火船來攻。便傳令放倒船桅。把來船拒住。五百號火船。相離在二三丈之外。便不能近。所以一場大火。只燒了幾百根船桅。張弘範看着火光冲天。烟焰蔽海。以爲這一把火。可於把宋兵燒的靡有孑遺了。乃至烟消火滅時。望見宋家水寨。依然旌旗招展。雉堞完好。不覺一場失望。又和李恆商量。李恆道。張世傑全力在此。必不能兼顧他處。他的錢糧。全靠廣右諸郡供應。不如元帥在此與他相持。待我由水路遶道外海。去攻下了廣州。先絕了他糧道。任憑張世傑英雄。他總不能驅餓兵交戰。弘範依言。李恆便點了二十號戰船。將

軍器旗幟全收在艙內。扮做商船模樣。逕奔廣州。陸續登了岸。守土官兵還未曾得知。及至一聲號起。一片胡笳之聲。李恆當先帶來二千兵士。一齊拔出軍器。一擁入城。逢人便殺。凌震聽得韃兵已經進城。倉皇失措。棄了印綬。扮做平民。逃走出城。坐了一號海船。逕投張世傑去了。這里李恆取了廣州。縱令兵士殺一個盡興。然後留下一半兵士把守。自己仍帶領戰船回匡山去。適值世傑和弘範交戰。却說李恆去取廣州時。便遠道外海。此時回來。却逕由內江出來。恰好在崖山南面。聽得前面金鼓聲與胡笳聲相和。知是交戰。便指揮兵士檣櫓並舉。直向宋寨後面。冲將進去。世傑親赴前敵。與弘範大戰。全軍精神都注在前面。不提防後面有兵殺來。嚇的措手不及。李恆率領二十號船。橫冲直撞。一直殺到中軍。各艦紛紛起旋逃走。軍中大亂。陸秀夫帶着家眷。另坐一船。聽得韃船殺入中軍。以爲世傑前面兵敗。連忙叫出妻子來。自己督着他跳下水去。然後過到御舟。祥興帝正在嚇的啼哭。陸秀夫奏道。世傑兵敗。韃兵已殺入中軍。孝恭懿聖皇帝已經被辱。陛下不可再辱。臣願奉陛下以死社稷。奏罷。取過那方卞璧。墮投入海內道。此是我中國歷代傳國之寶。不可墮入胡人之手。說罷。背起祥興皇帝。走出船頭。

聳身一躍。君臣同溺。可憐從此日之後。中國人便沒有一寸土地。好好的。一座錦繡江山。變做騷胡世界了。秀夫下得水時。李恆已到。殺上御舟。扯下龍旗。換上韃子旗幟。一時宮人紛紛赴水。軍中益發大亂。探艇報到前軍。世傑與弘範兩個還未分勝負。聞報連忙收兵回救。弘範自後掩殺過來。世傑不敢戀戰。奮勇退回。入到中軍時。人報陸丞相義不受辱。奉了皇帝赴海歸神。世傑嘆道。天亡宋也。此時中軍各艦。五零四散。已不成陣列。世傑尋着了楊太妃御舟。奏道。陸丞相已奉皇帝殉國。臣願奉太妃。殺出重圍。訪尋趙家宗室。再立後嗣。楊太妃大驚。哭道。奴流離數年。不過望撫育皇帝成人。以報先帝。今皇帝已經殉國。奴豈有獨生之理。望將軍訪求趙家宗室。共圖恢復。奴死亦無憾矣。說罷。推開船窗。翻身落水。世傑搶救。已經不及。只得仍過坐船。望見前面一千號大戰船。已經斷了鐵纜。四散分開。多半已換了韃子旗幟。忠志之士。紛紛落水殉國。回顧只騰了十六號戰船相隨。便奮力奪路。冲出重圍。十六號船。又只騰得十號。又遇了狂風大作。波浪掀天。世傑號令衆將道。我冲出重圍。並非逃生。正是求死。不過不願將我這乾淨身軀。死在騷韃子之手罷了。我今便鑿船自沈。爾等兵士。有願逃生的。只管各自散。

去衆兵一齊大呼道：我等願隨將軍，盡忠社稷，不願偷生。說罷，也不等鑿船，紛紛赴海。世傑嘆道：愧煞一班反顏事敵之臣也。說罷，也一躍自沈。這十號船，飄在海上，空無一人。正合了一句古詩：野渡無人舟自橫。且說張弘範大獲全勝，便率領大軍，殺奔厓山而來。用籐牌擋住了弩箭，一擁上岸，任情殺戮。胡仇本來奉了世傑將令，留守厓山，及至韃兵上岸，情知抵敵不住，然而徒死無益，於是雜在難民之中，走到海邊，覓了一號漁船，出海去了。這且按下不表，却說弘範攻下了厓山，就在祥興帝的行宮，置酒大會。又在那裏磨崖勒碑，刻了「張弘範滅宋於此」。七個大字，他自以爲莫大之功，要爲天下後世留個古跡。誰知後來到了明朝，有一位大儒者，姓陳，名獻章，表字公甫，生在新會白沙鄉，人人都稱他白沙先生。這位白沙先生，見了他這七個字，便道：這七個字，紀不盡他的功勞，待我同他加上一個字罷。便在張字上面，加上一個宋字，變成「宋張弘範滅宋於此」。看官，張弘範的初心，勒了這塊碑，不過要紀他是元朝開國的功勞，誰知被陳白沙先生，輕輕的加上一個宋字，反紀了他背叛祖國的罪惡。正是要求留芳千古，轉變了遺臭萬年。此時媚外求榮諸君，也要留心提防，不要後世也出一位大儒。

在台銜上面。加上中國兩個字纔好呢。閒話少提。却說張弘範磨崖紀功之後。便班師回大都去。仍把文天祥安放在後軍。一路同行。經過吉州地方。天祥身經故土。想起當時克復。及以後失敗情形。不勝憤恨。遂不吃飯。打算絕食而死。說也奇怪。俗語說的。七天不吃飯。便要餓死。這位文丞相。却是不吃了八天。依然無恙。沒了法。只得仍舊吃飯。一路上緩緩而行。直到十月。方纔到了那個甚麼大都。張弘範便去復命。並奏聞捉了文天祥來。元主忽必烈。便叫張弘範勸他投降。弘範奉了他的聖旨。便置酒大會。請了一班降臣。讓天祥坐了首席。酒過三巡。弘範開口道。宋家江山。已無寸土。丞相已無所用其忠了。倘肯投降天朝。少不免也是個丞相。丞相何苦執迷不悟呢。試看我們這一班。那一個不是中國人。一個個都是腰金帶紫的。人生求的。不過是功名富貴。天亡宋室。丞相必要代他恢復。這不是逆天麼。到了吉州時。丞相絕食。八日不死。可見後福正是無量。望丞相仔細想來。文天祥道。我若肯投降。也不等今日了。我豈不知腰金帶紫的快活。但是我坐視國亡。不能救死。死有餘辜。怎敢還望腰金帶紫。並且這等胡寇胡服。只合胡人自用。中國人用了。我覺得非但不榮耀。倒是掛了反顏事敵的招牌。寫了賣國求

榮的供狀。諸君自以爲榮。我文某看着。倒有點代諸君局促不安呢。一席話說的衆人滿面羞慚。無言可對。弘範強顏道。丞相忠義。令人愧服。宴罷。就叫人打掃一間公館。送天祥去居住。次日復命。說天祥不肯降的話。元主道。這是你不善詞令之過。朕再派人勸他。看他肯降了。你羞也不羞。弘範一場沒趣。退了出來。元主就叫丞相博羅。勸令文天祥投降。博羅奉旨。便在宰相府。召集百官。叫人請天祥來。天祥來到。走至堂下。看見博羅居中坐下。一衆文武百官。侍坐兩旁。僕人傳令行庭參禮。天祥聞說。翻身便走。僕人追上。問是何故。天祥道。我並未投降。便是個客。如何叫我拜起他來。士可殺。不可辱。你去告訴你家丞相。要殺便殺。下拜是萬萬不能的。僕人回去。告訴了博羅。博羅只得撤了中坐。請天祥來。以客禮相見。博羅道。宋家天下。已經亡了多時。你只管不肯降。還想逃到那里去。天祥道。縱使無路可逃。還有一條死路。是可走的。當日被你家伯顏。將我拘住。辱我三宮。那時便想以一死報國。因爲念着老母在廣東。無人侍奉。並且兩位王子。尚在浙地。還想奉以中興。恢復故土。所以忍恥偷生。到了今日。已是絕望。但求早賜一刀。博羅道。你家德祐皇帝。被我天朝擒來。還未曾死。你們便立了皇帝。這等算得忠臣麼。

天祥道：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德祐皇帝北狩，國中無主，所以另立皇帝，以主宗社。何況二王皆是我度宗皇帝之子，有何不忠？難道那一班奴顏婢膝，投降你家的，倒是忠臣麼？博羅道：你家德祐沒有詔旨，叫他做皇帝，這便是篡位。天祥道：德祐皇帝北狩之後，端宗皇帝方纔登位，怎麼是篡？況且是我家天下，我家人自做皇帝，也要算做篡位。然則你們平白無端，恃強凌弱，硬來奪我江山，這又算甚麼？博羅怒道：你立了兩個皇帝，到底有甚麼功？天祥笑道：爲臣子的，豈可存一個功字在心裏？譬如父母有病，爲人子的，延醫調治，父母痊愈了，豈能自許爲功？博羅道：你立了二王，可曾治好了？天祥道：父母有病，明知不能治，也沒有不治之理。及至真正不能治，那是天命了。博羅道：你動輒以父母比君，你今日不肯投降，只求速死，然則你父母死時，你爲甚不死？天祥笑道：父母死，要留此身辦理後事，還要顯親揚名，如何便死？你只管勸我投降，譬如父母死了，豈有另外再認別人做父母之理？我若投了降，便真是認別人做父母了。博羅道：你若投了降，少不得一般的封侯拜相，豈不是顯親揚名麼？天祥道：事了異種異族的皇帝，辱沒及於祖宗，遺臭且及萬世，何得謂之顯揚？博羅大怒，喝叫推出去斬了。左右即簇

擁天祥下去。如法綁了。推到轅門外面。劊子手拔出雪亮的大刀。看准頸頸子上。用力砍去。恰纔舉起刀來。只見一匹馬如飛而至。馬上騎了一名內監。大叫刀下留人。劊子手便停了手。那內監滾下鞍馬。逕入宰相府。口傳元主詔旨。說萬一文天祥執意不降。務必留着慢慢勸導。不可殺他。博羅只得傳令放了。又叫天祥謝恩。天祥道。我生平只受過君父之恩。其餘無所謂恩。况我生死。已是度外之事。又謝甚麼呢。博羅怒道。這般倔強匹夫。豈可再叫他安然住在公館。可送他到監牢裏去。磨折他幾時。等他好知道我天朝的威福。左右便把天祥送到兵馬司裏去。張弘範知道元主喜歡文天祥。得了這個消息。便想說得他投降。好去領功。因親去交代司獄官。好好的待奉天祥。不得怠慢。誰知司獄官已先奉了博羅之命。叫揀一間極卑濕的房子。與天祥居住。弘範只得備了被褥之類送來。此時十月下旬。北地天氣早寒。弘範又送了炭來。又撥了兩名僕人來伺候。自己天天到獄中探視。看見天祥衣服單薄。而且舊敝不堪。又送了一襲狐裘來。過一天去訪天祥。見天祥仍穿着舊衣。因問道。那件狐裘。莫非不合身麼。天氣甚冷。丞相何不穿呢。天祥道。我是中國人。豈可穿這種胡服。弘範聽了。回去便叫縫衣匠。做了一

件宋制的宰相袍送來。天祥仍舊不穿。弘範道：這不是胡服了。丞相何以還不穿呢？天祥道：君亡國破，死有餘罪，尙有何面目再着朝衣？弘範又叫人做了一件青衣。天祥方纔穿了。弘範更是送酒送肉的。天天不斷供應了一個多月。絕未曾談起投降的話。一天弘範退朝，打疊了一番話來勸天祥投降。走到門口，只聽得裏面有人曼聲長吟，側耳聽去，正是天祥的聲音。念的是一首歌，歌曰：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晡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舌。或爲遼東帽，清操勵冰雪。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爲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爲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闕鬼火，春院闕天黑。牛驥同一皂，鷄栖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哀哉沮洳場，

爲我安樂國。豈有他謬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哲人日以遠。典型在夙昔。
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弘範聽罷。便進去相見。常禮已畢。便道。丞相何必自苦。宋室三百餘年。氣運已盡。我皇帝奉天承運。奄有中土。明是天命有歸。丞相是個明人。豈不知順天者昌。逆天者亡。何不早早歸順。上應天命。下合人心。若徒然心戀宋室。此時趙氏不聞有後。已是忠無可忠的了。望丞相三思。天祥道人各有志。何苦相強。我不肯降元。就如你不肯復宋一般。試問叫你此刻起了部下之兵。興復宋室。你可做得到。弘範知道他立志堅定。不便再說。坐了一會。即便退去。光陰似箭。不久又是臘盡春回了。這天是那韃子的甚麼世祖文武皇帝至元十七年正月元旦。一班大小文武官員。或韃或漢的。夾七夾八。排班朝賀已畢。各歸私第。又彼此往來賀歲。張弘範在家。整備筵席。邀請同僚宴飲。飲到興酣時。弘範揚揚得意道。我們身經百戰。滅了宋室。不知皇上幾時舉行圖形紫光閣盛典。此時博羅已醉。聽說便道。你想圖形紫光閣慶。只怕紫光閣上。沒有你的位置呢。弘範愕然問道。何以見得。博羅道。皇上屢次同我談起。說你們中國人性情反覆。不

可重用。更不可過於寵幸。養中國人猶如養狗一般。出獵時用着他。及至獵了野味。却萬萬不拿野味給狗吃。只好由他去吃屎。還要處處提防他瘋起來要咬人。從前打仗時用中國人。就如放狗打獵。此刻太平無事了。要把你們中國人提防着。怕你們造反呢。你想還可望得圖形的異數麼。弘範呆了半晌道。丞相此話是真的麼。博羅呵呵大笑道。你是你們中國人反覆無常自取的。如何不真。弘範聽了氣的咬牙切齒。大叫一聲。口吐鮮血。往後便倒。衆官齊吃一驚。趕前扶救。不知弘範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洩機謀文丞相歸神

念故主唐王潛盜骨

却說張弘範聽了博羅一席話。氣得大叫一聲。口噴鮮血。往後便倒。嚇得衆多官員。急急上前圍着扶救。只見他手足冰冷。眼睛泛白。口角裏血水流個不住。已是嗚呼哀哉了。這是媚外求榮的結局。表過不提。且說胡仇在厓山。隨着衆難民。附了漁船逃難。茫茫然不知所之。在海上

飄了半年多。看看糧食已盡。只得攏岸。及至登岸看時。已是遼東地方。胡仇只得由陸路南行。沿路行來。已盡是韃子世界。心中不勝悲憤。兼之在海上幾個月。受盡了風濤之險。因此染成一病。在客寓裏將息調理。又過了三個月。方能行走。一天到了燕京。心想前回奉詔來代觀三宮。未曾得見。此時不知是何景象。又想起在匡山時。聞得文丞相被俘。想來一定也在此地。何不耽擱幾天。探聽這個消息呢。想罷。便揀了一家客寓住下。到街上去閒行。希冀得些消息。正行走間。忽聽得有人叫道。子忠兄爲何到此。胡仇回頭看時。此人十分面善。却一時認不出來。便問道。足下何人。在何處會來。那人笑道。樂清一會。怎便忘了。胡仇猛然想起。是鄭虎臣。因問道。鄭兄何以也在此處。虎臣道。此處說話不便。我同胡兄去訪一位朋友談談。於是同胡仇走到一處。叩門而入。裏面迎出一個人來。修眉廣額。氣宇軒昂。虎臣介紹相見。彼此通了姓名。方知此人是張毅甫。虎臣道。這位張兄。是一位義士。我到了此處。便與相識。每每談及國事。總以恢復爲己任。胡仇起敬道。中國有人。宋室或尙可望。但不知有何善策。張毅甫道。此時大事盡去。只賸得一腔熱血罷了。還有甚麼善策呢。胡仇又問虎臣別後之事。虎臣道。我自從到此。便

設法鑽了門路。投到阿剌罕那裏做書啓。今年阿剌罕拜了右丞相。他倒頗肯信我。胡仇道。這又是何意。虎臣道。要設法恢復。先要知道他的底細。又要運動得他生了內亂。纔好下手。攘夷會裏衆位英雄。都見不到此。又怕他們不肯屈辱其身。所以我來任了此事。此時會中探馬。時常來此。我有了消息。便由探馬報去。我這不是代會裏當了一名細作了麼。胡仇嘆道。忍辱負重。鄭兄真不可及。不知此時三宮聖駕如何。文丞相可會到此。虎臣道。太皇太后。去年就駕崩了。此刻太后及德祐皇帝。仍在這裏。封了個甚麼瀛國公。文丞相去年到此。囚禁在兵馬司。起先是張弘範要文丞相投降。供應得甚好。今年正月大初一。這賣國奴才伏了天誅。以後便只以囚糧果腹。我便設法通了獄卒。時常去探望。早晚飯都由毅甫這裏送去。胡仇也把崖山兵敗一節。告訴過了。虎臣道。胡兄既在此。何必住在客寓。可搬到張兄這裏來。早晚有事好商量。胡仇也不推辭。當下便夾虎臣。帶了去兵馬司。見文天祥。把崖山兵敗一節。詳詳細細的告訴過了。依戀了半晌。方纔辭出。便到客寓。把行李搬到了張毅甫處住下。毅甫引了胡仇虎臣到密室裏。商量道。我想外面要求趙氏之後也甚難。德祐皇帝現在這裏。文丞相也在這裏。我們

倘能覷一個便劫了文丞相出來。奉了德祐帝。殺入他皇城裏面。一切都是現成的。據了此處。號召天下。更派兵守住了關口。阻住韃兵的來路。倘天未絕宋。未嘗不可恢復。但是要設個法。把他近畿的兵調撥開了。方好下手。胡仇道。要調開他的兵。頗不容易。除非先從外面起義。攻克了幾處城池。他方肯調兵出去。虎臣道。待我慢慢設法。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三人商量到夜。虎臣別去。回到丞相府。只見阿剌罕呆着臉。在那裏出神。虎臣問道。不知丞相有甚心事。可。否說與晚生。也分點憂。阿剌罕道。此時天下太平。四夷賓服。只有日本未曾朝貢。從前曾經派了使臣。賚了國書去。叫他來進貢。一回投到了。沒有回信。第二回是海上遇了風。未曾送到。去年又派了使臣去。今天回來了。覆命說日本如何無禮。皇上下怒。立刻要起兵去伐日本。我想日本比高麗還遠。勞師動衆的。萬一不利。豈不挫盡了威風。想要諫止。却想不出要怎樣說。纔得動聽。虎臣連忙說道。丞相差矣。日本不臣。正當征伐。以示天朝神武。倘使姑息容忍。將來各國都以爲天朝不足畏。觀望不前。連那高麗安南都藐視起來。那時反要逐國征討。豈不更勞師動衆麼。阿剌罕道。話雖如此。然而不能操必勝之權。萬一失敗。豈不失了國威。虎臣道。只要

多起兵。諒日本蕞爾小國。何難征服呢。阿刺罕低頭思想。虎臣又道。若起了傾國之兵。那日本國不够一晒。那有失敗之理。何況此時。皇上天威震怒之下。丞相若是進諫。怕不白碰釘子。阿刺罕道。談何容易。起了傾國之兵。萬一國內有事。便如何。虎臣笑道。丞相忒過於疑慮了。此時大元一統。天下歸心。還有何事呢。當下二人談至夜深。方纔安歇。次日阿刺罕入朝。元主又商量要起兵伐日本。阿刺罕奏道。臣以爲日本遠在海外。不易伐。倘陛下如天之量。能容忍過了。最好。如果陛下必要大張撻伐。以示天威。則當多派兵士。以期必勝。元主道。朕調集各路鎮兵三十萬。派禁兵二十萬。取道高麗。以伸天討。有何不可。於是傳旨兵部。行文調兵。阿刺罕下朝回去。虎臣探得實信。便來告知毅甫及胡仇。胡仇道。天幸有此機會。宋室可望復興了。但此事必要先奏知太后纔好。毅甫道。瀛國公府。關防嚴密。如何進得去。胡仇道。只要知道了地方。我可以去得。虎臣道。如此。我便可帶你去認了門口。但不知如何去法。胡仇道。不瞞二公說。飛簷走壁。是我的本技。認了門口。我便到晚夜裏去。但是也要通知文丞相。一面送信到仙霞。領叫各人喬裝打扮。陸續來此。等人齊了。纔能起事。虎臣道。這且莫忙。等此地有了出兵日子。再說。

並且忽必烈這廝。每年必到蒙古一次。一去便是半年。等他去了。國內空虛。便好乘機猝發。胡仇道。這却不然。必要乘他在此時起事。先殺了他。以報國仇。等他們蛇無頭而不行。方好辦事。倘使放他到蒙古去了。我們佔了此地。他。不免又要起兵來攻。豈不費了手脚。我們只等他起兵出了海。就動手。毅甫點頭稱是。商量已定。虎臣便帶領胡仇。認了瀛國公府門口。順便到兵馬司悄悄通知文天祥。是夜胡仇穿了夜行衣。聳身上屋。尋路走到瀛國公府。這座府第。是有名無實的。統共是三間土屋。給全太后母子居住。其餘四面的房屋。都是韃子居住。名爲護衛。其實是監守。全太后自從那回忤了忽必烈。被關禁到高牆裏面去。從不放出來。去年太皇太后病的重了。將近要死。不知哀求了多少。方纔把他放出來服侍。不多幾時。太皇太后駕崩。全太后便留在這里。撫養德祐帝。是夜胡仇到了。伏在屋簷上偷看。只見下面三間土屋。當中間。門口掛了一掛蘆簾。裏面堆了許多沙鍋瓦罐之類。打了一口土竈。西面一間。堆了些破舊雜物。東面一間。透出燈光來。胡仇輕輕跳下。用舌尖舐破了紙窗。向內張望。只見一個中年婦人。穿了一件千補百綴的舊衣。盤腿坐在土炕上面。炕上擺着一張短脚几。几上放着燈。几那

邊坐着一個十來歲大的孩子，生得面黃肌瘦，這婦人拿着一疊小方紙片兒，教那孩子認字，看官只這一個婦人，一個孩子，便是太后皇帝了。可憐外族憑陵，便被他躡蹋到如此。長到十來歲大的人，書也不讓他讀，只得自己教他認幾個字，閒話少提，却說胡仇看罷了，暗想這只怕便是太后皇帝了。這土屋是蓋造在當中，四面都有房屋圍住，料是看守的人，此時還未交二鼓，只怕衆鞭子未睡，不便敲門進去。且到四面那房子裏一看，衆鞭子果然沒睡，也有門紙牌的，也有攬着鞭婆子說笑的，胡仇在身邊取出一把悶香，走到暗地裏點着了，一處處在門縫裏放烟進去，不一會便都呵欠睡着了。胡仇又走過來，在紙窗洞裏一看，只見那婦人已經把短脚几推過一邊，站在地下抖被窩，留心再看，底下是一雙小脚，暗想鞭婆子沒有裹脚的，這一定是太后了，便伸手輕輕的在紙窗上彈了兩下，全太后吃了一驚，問是誰，胡仇輕輕答道：請太后開門，臣有事啓奏。太后聽得是南方口音，驚疑不定，又問道：你是誰，是那里來的？胡仇暗想：我縱說出姓名，太后也不知道我這個人，不如撒個謊罷。於是答道：臣是文丞相差來的，太后聽了，便剔了剔油燈，開了房門，帶了德祐帝，拿了燈到外間來，胡仇揭起蘆簾進去，拜了

太后又拜德祐帝。慌的德祐帝躲在太后身後。太后道：亂離到此，不必行禮了。有事說罷。這幾年外面的事情如何。文丞相此刻在那里。說時已經抽咽起來。胡仇只得從前次奉命代覲說起。直說到厓山兵敗宋亡。然後說自己附船逃難情形。直說到來了燕京。見了文丞相。和鄭虎臣張毅甫商畫恢復。特地先來奏報的話。太后道：難得文丞相及將軍等如此忠心。但願十五廟在天之靈。各位成了大功。不惜分茅裂土。但是此時在虎口之內。千萬要秘密。萬一事前洩漏。我母子性命亦不能保了。胡仇道：臣等自當小心。待約定了日期。再來奏報。此時不便久留。太后道：此處關防得十分嚴密。將軍怎得進來。胡仇道：臣能在簷壁上走來去甚便。說罷辭了出來。一聳身便到屋上去了。全太后呆了半晌。想道：這是新進的人。並不曾受過高官厚祿。還這等忠義。可恨那一班守土之臣。一個個的反顏事敵。把中國的江山作禮物搬送與韃子。不說全太后心中之事。也慢題胡仇回去。且說元主自從惱了日本。便連日催着調兵。刻日出師。大有氣吞東海之概。合朝文武大臣。都爲這件事忙壞了。一日在朝議事。籌撥兵餉。趕備衣甲。修理戰艦。添造兵器等。指撥已定。方欲發朝。忽然留夢炎出班上了一道封奏。略言閩省僧人。

某喜觀天文言近日土星犯帝座恐有變故而中山亦有狂人自稱宋主聚衆千人幸覺察尙早經地方有司撲滅臣昨日趨朝又言路上有匿名揭帖多張言某日縱火爲號率兩翼兵爲亂末有丞相可無憂之語今趙顯留居京師文天祥亦近在咫尺請分別處置免其爲患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以聞云云元主看了惱得睜圓鞦韆眼吹動鞦韆鬚大叫快提蠻婆子及小蠻子來侍臣奉了詔旨忙來提取全太后德祐帝不知就裏被他們橫拖豎拽拉到了他那甚麼金鑾殿上元主大喝道好蠻婆子你到了這裏朕有甚虧負你你受了天高地厚之恩不知感激反要做那大逆不道之事這里容你不得朕派人押解你到蒙古去這是朕格外天恩饒你一命全太后只得謝了恩起來要攙了德祐帝走元主喝道哇再不能容你母子在一處留下小蠻子朕別有處置全太后那里捨得抱住了號啕大哭被衆侍臣硬扯開拖了出去元主就派了差官押解起行並將擄來的宋家宗室一律都解到蒙古去又叫人來捉住德又帝硬將他的頭髮薙去當堂變了個小和尚又派人押了送到吐蕃去揀一個兇惡和尚交與他做徒弟處分已畢方叫提文天祥來元主道你好倔強爲何不投降如果降了朕便用你做丞相天

祥昂然答道。堂堂中國丈夫。豈有投降夷狄之理。元主大怒。喝令推出斬首。左右力士簇擁出去。元主忽又轉念。天祥爲人忠正可愛。不如赦了他。等他知感。或者可肯投降。便傳旨叫赦天祥。留夢炎忙奏道。外面謠言如此。天祥萬不可赦。陛下如愛忠正之臣。臣有一門生謝枋得。爲人忠正。不亞於天祥。臣當作書招之來。同事陛下。元主准奏。却說殿前力士拉了文天祥。到柴市法場上。舉刀行刑。天祥南向拜別宋朝十五廟。從容就戮。後人敬他的忠義。就把柴市的地名。改做了教忠坊。直到此時。仍用此名。力士殺了天祥。便去回奏。元主歎道。好男子。可惜他不肯投降。今已死了。可追封爲廬陵郡公。諡忠武。賜祭一壇。即叫丞相博羅主祭。博羅領旨。便備了祭品。寫了敕封廬陵郡公文。忠武公神位。許壇致祭。是日風和日麗。衆多官員都來祭奠。只等博羅祭畢。便依次行禮。博羅上香已畢。方纔拜下。忽然天昏地暗。日月無光。霹靂一聲。大雨如注。一陣狂風捲地而來。把所供的神位捲起。直吹到雲端裏去。嚇得博羅及衆多官員面如土色。連忙取過紙筆。改寫了。故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文公神位。仍舊供上。致敬盡禮。拜將下去。霎時間雲收雨散。天地清明。博羅等無不震服。祭畢。復命奏聞此事。元主也是驚奇。此是後

話表過不提。且說胡仇等自從通知文天祥，奏聞全太后之後，便打發人星夜到仙霞嶺，知照各位英雄。陸續趕來，覷便下手。忽然一天，鄭虎臣踉蹌奔來，報道：「大事不好了。」毅甫忙問：「何事？」虎臣道：「文丞相歸天了。」胡仇、毅甫一齊大驚，同聲問道：「那里來的信？」可是真的？」虎臣道：「是阿刺罕下朝來說的，千真萬真。並且全太后已被他們送往蒙古。德祐帝被他們逼着做了和尚，送往吐蕃去了。聞得文丞相在柴市就義，我們快去看來。」於是三人匆匆走到柴市，只見天祥屍橫在地，首級擊在半邊，面色如生。一齊撫屍大慟，哭過一場。張毅甫便叫人就地搭起蓬廠，備了衣衾棺槨，將首級縫好，具香湯沐浴，更衣成殮。忽然屍身上散出一陣異香，沁人心腦。換下來的衣物，百姓們爭着取去供奉。有拿着一隻舊鞋子的，也當寶貝般收藏起來。毅甫等只得任人取去，只留下一件外衣，做個記念。翻開衣底，只見上面寫了一首贊道：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至義盡，是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這一首贊，流傳後世。至今雖三尺童子，都聽先生說過。不必細表。却說張毅甫等殮了天祥，揀一處潔淨的廟宇，停放了。朝夕到靈柩前焚香上供。過了幾時，便和胡仇商量。此時文丞相已

經就義。太后皇帝。又不在這里了。眼見得恢復兩個字。是無望的了。我們不如奉了文丞相靈柩。回吉州去安葬。然後到仙霞嶺。與衆位英雄商量辦法。豈不是好。商議定了。便請了鄭虎臣來。告知此意。虎臣道。此舉極好。二位安葬了丞相。再到仙霞。務乞代爲轉知各位。我身雖在此。心在宋室。務必盡我之能。唆擺得韃子們自生內亂。等外面好舉事。於是張胡二人。便擇定日子。奉了靈柩。一路向江西而來。二人商量。若取道河南。走淮西入吉州。路便近些。不如走淮南入浙。先過仙霞。與衆人相見。看有甚機會可圖。商議已定。遂取道淮南。毅甫是北方人。從來不曾到過南方。看見山明水秀。未免流連風景。一天到了臨安。胡仇便去省視祖墓。誰知已被韃子剗平。拔去了碑碣。不覺痛入骨髓。慟哭失聲。毅甫勉強勸慰了一番。方纔僱到江船。渡過錢塘江。天已昏黑。只得在船上住了一宿。天明。僱人先起了靈柩上岸。商量行止。只因此時已是十二月天氣。下了一天大雪。走路不便。只得暫時借住在一座古廟之內。這廟裏只有一個老道士住持。甚是清淨。住了一天。那雪下的更大了。是夜人靜之後。忽然有人來扣廟門。老道士開了。便進來了五六十人。喧呼擾攘。借廟內地方吃酒。驚起了張胡二人。起來問是甚麼事。當

先一人便過來招呼。問起情由。知是運文丞相靈柩南回的。那人便道。既如此。二位也是同志的了。在下姓唐。名珏。表字玉潛。今夜之會。只因近日來了兩個韃子和尙。十分殘暴。把我宋家先帝陵寢。盡行發掘。取了殉葬的金玉珠寶。又發掘了許多大臣及富家的墳墓。共有一百多處。還要拿先帝的遺骸。雜入畜生骨頭。取去鎮塔。胡仇聽了。不覺大怒。又想起自家祖墓。不勝悲憤。未知此事究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謝君直再上仙霞嶺 桂夫人壽終玉亭鄉

却說胡仇痛定了一回。又問甚麼叫鎮塔。玉潛道。那韃和尙。要蓋造一座寶塔。却先將人骨頭埋在地下。然後起造。叫做鎮塔。是以我不勝悲憤。又苦於無力。只得把家中那韃子掠不盡的東西。拿來變賣了。湊了百把兩銀子。定石匠造了六具石匣。要將歷代先帝的遺骸。盜了出來。藏入石匣裏面。另外安葬。然而獨力難支。只得央及村中各兄弟幫忙。趁今夜雪大好做事。又

因天寒地凍的。要吃兩碗酒禦寒。也助起氣力。無奈我家房舍小。容不下許多人。所以借這個地方一敘。張胡二人拱手道。原來是一位忠義之士。失敬了。當下玉潛便讓衆人列坐。生起炭爐煖酒。大碗大鉢的吃一個盡興。方纔一齊起身出去。張胡二人也跟着去看。準備幫忙。出得門來。原來那六具石匣。已經放在山門之外。衆人抬起。便分到各陵上去。這石匣面上。都鑿了字號。玉潛交代。按着字號。某號到某陵。不可錯誤。又另外帶了十多人。拿了鋤鍤之類。先到蘭亭山後面。掃除了積雪。掘開六個地穴。等衆人把石匣盜了遺骸來。便按着字號。安放在穴內。然後掩埋。又恐怕日久忘記了地方。叫人把陵上的冬青樹。拔了一顆來。種在上面。做了記認。佈置妥帖。已是天色黎明。張毅甫與胡仇商議。唐珏是個有心人。何不招他也到仙霞嶺去呢。胡仇也以爲然。便將攘夷會先後情節。對他說知。便請他同到仙霞嶺去。玉潛道。怪道我說二位既是從燕京來。到江西去。怎麼不走淮西。却從這條路上來。原來有這個原故。既如此。我此刻一無罣礙。父母妻子。都被韃子冲的散失了。多年家也破了。人也亡了。樂得到那邊去。希冀做一番事業。於是等雪晴了。三人一起同行。不日到了仙霞嶺。胡仇先尋着了伏路小卒。叫他

上山通報。不一會。諸人知道文丞相靈柩到了。都一齊迎下山來。胡仇舉目看時。當先一人。却是謝枋得。胡仇便先問老先生鶴駕何時到此。枋得道。方纔到此。還未坐定。便聞得文文山忠骸過境。特來相迎。於是衆人迎了靈柩上山。安放停當。然後設奠。衆人都不勝悲慟。只有謝枋得嘆了一聲。撫棺說道。文山。你便成仁先去了。令我慚愧煞也。祭奠已畢。胡仇遍視諸人。單少了個程九疇。問起來時。方知已經死了。不免又是一番悲歎。謝枋得開言說道。我今番到此。是代各位打算了一個長策。我自聞得厓山兵敗。肝腸摧裂。此時十三道全被韃子佔踞。我們若圖恢復。僅據了一個區區仙霞嶺。勢難舉事。從前韃子們破了臨安之後。專注在閩廣。此刻閩廣全陷。他自然要搜尋到此。此處雖說是天險。怎禁得他人馬衆多。恐怕難以持久。所以我代各位想了一個善法。莫若把所設的關隘。一律毀了。堵塞之處。也開通了。把此處房屋。一律改爲廟宇。南面大竿嶺。小竿嶺之間。有一處坡陀平衍。人跡罕到。可以蓋造房屋。安頓各家老少。至於馬頭嶺。蘇嶺。審嶺。各處。都與此處山脈相連。各處都可以蓋起廟宇來。各位或扮道士。或扮僧人。既免了穿他的胡冠胡服。又不犯他的忌。暗中仍可以聯絡各處忠義之士。以圖後舉。

仙湖鎮離這裡不過四五十里路。是個水陸通衢。可到那邊去開設一家大客寓。就便可以物色人才。近年來我在外面佈下一個謠言。就是胡人無百年之運。只等這句話傳揚開去。使人人心中都種下了一個恢復的念頭。將來舉義時。便人心易於歸服了。岳忠道老先生見教極是。我等就商量辦起來。狄琪道。本來此時倉卒。也難起義。必要求得趙氏之後。纔得師出有名。枋得嘆道。此後只要有一個中國英雄出來。略定天下。驅逐了胡人。也不必問他姓趙不姓趙。須知趙氏之後。也不是一定靠得住的。我這回從嘉興來。遇了一位趙孟頫。是太祖皇帝十一世孫秦王德芳之後。終日在那裏談書論畫。我見了他。偶然談及國事。誰知他竟是全無心肝的。我起初還不過當他是個執袴習氣罷了。後來他拿出詩稿給我。內中有寫懷的一首。收兩句是「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你各位想。還是人說的話麼。我看了不耐煩。便走了。後來聽說他還鑽營求人保薦他呢。金奎道。騷韃子做了皇帝。不是陳上投降的。他那里還用我們中國人。姓趙的這個。不過妄想罷了。枋得道。這可不然。那韃子也在那里偽做禮賢下士。在那里欺人。要沽名釣譽呢。前一向留忠齋夢炎字炎還寫信來勸我到燕京去。說他已經

極力保薦我了。我已經寫信回絕了他。因爲他是我座主。不便說甚麼太激烈的話。然而我措詞委婉之中。帶着許多譏誚。也够他受的了。金奎道。那厮在衢州獻城時。惱得我不曾殺了他。不料他倒是老先生的座主。張毅甫道。他只管學人家禮賢下士。據我看來。他所禮的必不賢。所下的必非士。如果真是個賢士。斷不受他禮下的。枋得道。他非但在朝的幾個大臣保薦。並且行文各路郡縣。一律搜求呢。表面上看去。好像他是孜孜求治。誰知他專爲那一班貪官污吏。開一條發財門路。不過使他們開一番騙局。趁幾錠銀鈔。二語出先生文集上留忠齋書罷了。岳忠道。這却不可解。枋得道。他們得了這個文書。便去搜求遺逸。有不願就徵的。他便任情勒索。豈不是發財了麼。狄琪道。閒話少說。老先生賜教的一番辦法。我方纔想過。極應該如此。並且要趕早辦起來。等他們起兵來時。便不及了。枋得道。正是。你們便好分頭去查看地勢。我此刻便要告辭。回家鄉去省視老母。並要帶小兒定之同去。衆人聽說。知道他不可強留。便一齊起身。送下嶺來。定之也取了行李同行。這裏衆人便商量建造廟宇。在山陂深處。蓋造房屋。居住老少。以爲避世之地。喜得仙霞嶺後。先已開墾過了。阡陌半邊。早已成了個村落。添造無多。便够分撥。張毅

甫就閣了兩天，便留下唐珏，只和胡仇兩個，扶了靈柩，取道廣信，望吉州去了。一路上曉行夜宿，在路上度了殘年，又遇着幾場春雪，在路上就擱得日子不少。直至二月初旬，方纔得到。這一天到得吉州地方，二人便先尋了一所廟宇，暫時安放靈柩，與廟中和尚說定了租金，揀定了殯房，便去迎請靈柩入廟。及至入到廟時，忽見一個人，素衣素冠的，也扶了一口棺材，在此停放。張毅甫不認得是誰，只當也是一個運柩回鄉的人罷了。胡仇看那人時，不是別人，正是宗仁第四的兄弟宗智。當日在厓山水師之時，曾會過幾面，因此認得。遂上前握手相見，問他從何處來。宗智道：我一向跟隨張將軍在海上，厓山失敗那一天，張將軍見事機盡去，便自溺殉國。那時諸多將士，都紛紛落水赴死，我想倘一齊死了，張將軍之忠骸，豈不要葬了魚腹。因此我雖然下水，却仗着生平熟諳水性，在水底等張將軍氣絕了，仍撈起到船上去，扯起風帆，任風吹去，不兩天，吹到了潮州地方，我便置備了衣衾棺槨葬了。又想起文丞相的太夫人，在惠州病故，經文丞相就在那邊寄厝了。當日文丞相曾有信給張將軍，說他日恢復江山，首先要奉太夫人遺骸歸葬故土。我葬過了張將軍之後，便想到惠州去，奉會太夫人靈柩回來。然

而苦於沒有盤費。所以在潮惠一帶變了姓名。扮做江湖賣藝之流。混了差不多兩年。攢了百把兩銀子。纔得把靈柩運到此地。胡仇毅甫一齊拍手道。奇奇。我等奉了文丞相靈柩。也是方纔走到。爲何巧值到如此。宗智驚道。文丞相幾時歸天的。我一點不得知。胡仇便把天祥就義的事。述了一遍。宗智道。這是我丞相忠孝之氣。感動天地。所以纔有這般巧遇。不然。南北隔絕。道路險阻。雖約定日期。計程而進。只怕也要有點參差。那有這般巧值呢。這句話傳揚開去。一時哄動了吉州百姓。扶老攜幼。都來頂禮膜拜。從此之後。天天在柩前致祭的。往來不絕。三人會在一起。揀了地。擇了日子。奉會太夫人及文丞相兩口靈柩。同日安葬。吉州百姓來會葬的。何止萬人空巷。三人俟葬事完畢。封植妥備。遂打夥兒同到仙霞嶺來。此時金奎已把攘夷會的大堂。改做了大雄寶殿。供着如來三寶佛。他自己和所教的五百名彪形大漢。一齊祝髮。扮了僧人。岳忠和宗仁。已改了道裝。馬頭嶺本有一所玉皇廟。兵荒馬亂之時。那道衆都不知跑到那裏去了。二人便佔了玉皇廟。帶了三十名學徒。都扮了道衆。前去居住。表面上是念經拜懺。骨子裏是讀兵書。學劍法。狄琪帶了史華。却在蘇嶺結了個小小茅庵。扮了香火道人。在蘇

嶺脚下平坦的去處也蓋了幾十間茅屋。居住了人家都扮做了農夫。以耕田爲業。內中備了一間寬敞高大房屋。狄琪不時到來。集了衆人。講說忠義大節。又反覆陳說韃子虐待漢人的情形。謝熙之在審嶺蓋了一間道院。供了三清神像。也帶了一衆人。在那裏扮了道衆。清湖鎮開設了大客寓。帶着賣酒。便教唐珏去做當事。順便物色英雄。又南路上楓嶺、梨嶺、魚梁嶺等處都建了廟宇。或僧或道。無非是攘夷會的人。從此南北七十餘里。聲氣相通。仙霞嶺上。又是一番景象。此時各處房舍。也有已經完工的。也有未曾完工的。塞斷山路的亂石。却早已移開了。胡仇等三人到了仙霞嶺。見金奎已淨了髮。居然一個莽和尚。胡仇便道。我們從此到這裏來。只當是個投宿的過客了。金奎道。此時幾處荒嶺。却被我們展拓開了。儘可找一處安歇。遂把上項事一一告訴了。宗智聽得宗仁在馬頭嶺。便先辭了去相會。胡仇對金奎道。我倒不必耍甚麼地方。我是喜動不喜靜的。我將來扮個江湖賣藝之流。到外頭去探聽消息。這個缺也不能少的。金奎道。有了許多探馬。還不够麼。胡仇道。探馬只得探事跡。我這個是探人的心跡。我出去便扮了個不瘋不魔的樣子。去試探人心。只要人心未忘宋室。我們也不枉這番舉動。

金奎道：這也是一法。你回來與公蓋商量去。不然，明日此地聚會，也可以議得。胡仇道：明日甚麼聚會？金奎道：這也是公蓋定出來的。因為大眾散開了，不得朝夕常見，因此定了。每逢三六九日，到這裏來聚會一次。看有甚麼當興當革的事，就可以議定。當下胡張二人就在廟內下榻。到了次日，果然岳忠、宗仁、狄琪、熙之、宗智、史華、唐珏都到了。彼此相見已畢，岳忠先說起清湖鎮的客寓，因為唐珏經手，已經定了名，叫唐家店。此時打算再設一家。那里小小一個鎮市，有了兩家大店，則舊時所有的胡小客寓，自然無人過問。此後過往之人，都可物色了。但不知誰人肯做這件事。張毅甫道：各位都是習武事的英雄，不可分身。我一無所能。至於出入會計的事，還略略曉得。不如我來了辦這件事罷。金奎大喜道：那就可以叫做張家店了。當時大家都贊成這件事，就議定了。胡仇說起要到外面去探事的話，衆人都說好。岳忠道：但有一層。前天我那里得了信，說那韃子的中書省行文到南邊各路郡縣，照北方一樣辦法。漢人不准攜帶軍器，居民十家同用一刀。既要扮江湖賣藝之流，無非是要刀弄棒。他有了這個禁令，如何使得。狄琪道：我那邊有一個老者，姓張，名漢光。他本是個醫士，並有許多經驗藥方，神妙無

比不如問他要了藥方，扮作江湖賣藥的，衆人一齊道好。岳忠道：還有一事，我近來著成了兩種書，一種是「胡元穢德史」，一種是「胡元殘虐史」，已經付刻，胡兄奔波了幾千里路，不如略爲憩息，等我這兩種書刷印好了，多少帶點出去，散佈在外面，等人家看了，也可以叫起他們那思念故國的心事。狄琪道：這種書拿出去賣，韃子不要禁麼？岳忠道：何必要賣，只要遇了談得來的，便送他一部。狄琪道：就是送也難得，被他們看見了，又說是佈散逆書呢？胡仇道：這倒不妨，我自 lawful 把他佈散開了，只請你先問張漢光要到藥方，這合藥也得要幾天呢。狄琪答應了，當下各人散去了，分投幹事不提。且說謝枋得別了仙霞嶺衆人，帶了定之一路上曉行夜宿，向江西進發。一天到了信州弋陽縣，便向玉亭鄉而來。原來枋得原籍是福建人，自他的高祖做了一任弋陽縣令，罷官後，就在那裏住下，在縣南玉亭鄉，置了些田房，後來子孫就做了弋陽人。韃子入江西時，不必說也是到處蹂躪的了，這玉亭鄉自然也在所不免。他的夫人李氏，奉了婆婆桂太夫人，到山僻去處避亂。時值安仁失守，枋得尋訪了幾次，總無下落。就是熙之定之兩位公子，也是流離失所，及至兵亂過後，李夫人纔奉了桂太夫人回來。那

房屋已是被韃兵糟蹋的不成樣子了。只得胡亂修理修理。暫爲住居。枋得又出遊在外。彼此都無音問。婆媳兩個。只是過貧苦日子。這一天枋得回到家中。喜得九十二歲老母康健在堂。母子相見。悲喜交集。自不必說。枋得從此便隱姓埋名。養親教子。足不履戶外。因爲當時那元主要籠絡人心。訪求宋朝遺逸。中外韃官。與及一班反顏事敵的宋朝舊臣。都交章保薦。謝枋得。這謝枋得。是何等氣節的人。豈有受他徵聘之理。無奈韃子徵求不已。只因他不肯露面。又不知他的行蹤。遂下令各路郡縣。一律搜求。那弋陽令便三天五天到謝家去訪問。枋得只叫人回說。一向沒有回家。後來他來訪問不已。枋得有點厭煩。要打算出外避過他。又捨不得撇下高年老母。只得在屋後另外搭了一座小小茅廬。作安身之所。益發不肯露面。便連左右鄰居。都不知他在家裏。如此安閒。過了大半年。桂太夫人偶染微恙。逐漸沈重。枋得延醫調治。親侍湯藥。爭奈春秋過高之人。氣血已盡。延至次年二月。便嗚呼哀哉了。枋得哀毀盡禮。雖沒有那世俗延僧聘道。建醮修齋的惡套。然而朝夕供獻。恪恭將事。事死如生。大殮過後。在家裏停放幾時。便送到祖塋安葬。葬事已畢。枋得對李氏夫人說道。從前一向弋陽令來訪我。我只推

說不在家。所以一向躲在家內。就是鄰人也不知我的蹤跡。今因安葬母親。送到墳上。親友鄰人都已見我。難再隱瞞。如果弋陽令再來。如何回說。莫說我世食宋祿。身受宋恩。我就是中國一個平民。也沒有去對了韃子山呼萬歲之理。須知我此處安身不得。老母已經安葬過了。我的大事已完。如今我便要出門雲游去。我留下兒子定之。奉費夫人。夫人不必紀念我。我等亡國之民。隨時可死。隨地可死。夫人就是得了我的死信。也不必傷心。李夫人道。君只管放心避地。妾自看守田園。倘有事業可做。便該叫兒子出去。妾雖將近六十歲。然身體頑健。不消他侍奉。得枋得道。此時也無事業可做。夫人只管把他留在身邊。倘遇了有事時。我便寫信來取他。夫妻兩個商量既定。便具了祭品。枋得在靈前拜別。又到祖塋上別過。方纔收拾了一兩件輕便行李。取道望福建而去。枋得去了。沒有兩天。那弋陽令果然又來訪問。定之回說。沒有回來。縣令道。前天有人親眼看見他送葬。那里還說沒有回來。定之道。先祖母病重時。不錯是回來過。但是先祖母棄養後。辦了葬事。又出門去了。縣令作色道。朝廷卑禮厚幣來延聘他。他在宋朝有多大的前程。要裝模做樣。高蹈遠引。這便是不中抬舉了。本官奉了上台之命。屢次來訪。

他總匿而不見。此時一衆街鄰，都說親眼見他送葬，還要把話搪塞我，說不得今天要搜一遍了。說罷，喝令從役人等，裏裏外外搜了一遍。那裏有個影子。縣令又問定之到底藏到那里去了。定之道：委實是出門去了。倘使在家，又何必藏起來。縣令又問到那里去了。定之道：閒雲野鶴，行無定蹤。縣令聽了，無可如何，只得回去。未知縣令去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胡子忠裝瘋福州城 謝君直二度仙霞嶺

却說謝枋得離了弋陽，望福建路上行去，遇了名山勝跡，未免憑弔歎歎。看見風俗日非，更不免淒然淚下。一日行到福州地方，入到城市，尋了客寓。他一路上仍是託爲賣卜之流。此時韓子之防漢人，猶如防賊一般，下了命令，大凡一切過往行人，都責成各客寓盤問往蹤來跡，與及事業。枋得胡亂謔了個姓名，又只說是賣卜爲業，閒着沒事，便拿了布招，到街上閒走，順便採訪風氣人情。在路上看見兩個人連臂而行，內中一個說道：我們閒着沒事，何不再去看看。

那瘋道士賣藥呢。一個道也好。你說他瘋。我看他並不是瘋。不過裝成那個樣子罷了。看上去倒像是個有心人。一個又道。我也這樣想。不過他到了幾天。人家都叫他瘋道士。他那招牌上也寫的是瘋道人。我也順口說他一聲瘋罷了。那一個又道。他那種說話。若是只管亂說。少不免要闖禍的。枋得聽了。暗想甚麼瘋道士。莫非也是我輩中人。何不跟着他去看看呢。一面想着。順脚跟了二人行去。走到一座大廟。廟前一片空場。場內擺了許多地攤。也有賣食物的。也有賣要貨的。內中有一大堆人。圍成圈子。在那里觀看。那二人也走到那圈子裏。枋得也擠進去。一看。只見一個瘦小道士。穿一件青道袍。頭上押了一頂竹冠。地下擺了藥箱。攤了一塊白布。招牌在地下。寫着「瘋道人賣藥」五個字。那道士正蹲在地下。在藥箱裏檢甚麼東西呢。檢了一會。方纔站起來。枋得細看時。那里是甚麼瘋道士。正是仙霞嶺上的胡仇。枋得便把身子往人叢中一閃。試看他做甚麼。只見他右手拿了一片骨板。左手拿着一面小銅鈺。一面敲着。嘴裏便說道。

奔走江湖幾許年。回頭本是大羅仙。攜將九轉靈丹到。要療冥頑作聖賢。自家瘋道人是也。

神農皇帝憐憫自家子孫。近日多染奇病。特令瘋道人攜帶奇藥。遍走中華。專代聖子神孫。療治各種奇病。你道是那幾種奇病。一、忘根本病。二、失心瘋病。三、沒記性病。四、喪良心病。五、厚面皮病。六、狐媚子病。七、貪生怕死病。你想世人有了這許多奇病。眼見得羣醫束手。坐視淪亡。所以神農皇帝對症發藥。取軒轅黃帝戰蚩尤之矛爲君。以虞舜兩階干羽爲臣。佐以班超西征之弓。更取蘇武使匈奴之節爲使。共研爲末。借近日文丞相就義之血。調和爲丸。敬請孟夫子以浩然之氣。一陣呵乾。善能治以上各種奇病。服時以郭汾陽單騎見虜時免下之胃。煎湯爲引。百發百中。其驗如神。更有各種膏丹丸散。專治一切疑難雜症。那個藥。是沒病吃了病。病了吃不好。那膏藥呢好處貼了爛。爛處貼不好。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諸君有貴恙的。只管說出來。今日初擺出來。尙未發利市。我說過奉贈三位。分文不取。諸君諸君。當面莫錯過我瘋道人。過後難尋呂洞賓。（胡仇說了半天。還沒有人理他。他便手擊銅鈺。高聲唱起道情來。）

據雕鞍。逞英雄。撥馬頭。快論功。輕輕便把江山送。屍橫遍野屠兄弟。臆沁心脾認祖宗。中原有

你先人塚。全不顧。忘根背本。還誇說。勳耀從龍。

做高官。意揚揚。失心瘋。似病狂。異言異服。成何樣。含毛踐土。偏知感。地厚天高。亂頌揚。此時饒你癩心恙。問他日。黃泉地下。何面目。再見爺娘。

沒來由。變癡聾。叛國家。反誇功。人身錯。混牛羊。種史遷傳。未編夷狄。周室功。忘伐犬狝。問他是。否真如夢。何處是。唐宮漢闕。誰個是。聖祖神宗。

兩朝官。一個人。舊烏紗。怎如新。出身履歷。君休問。狀元宰輔。前朝事。拜相封侯。此日恩。門生故吏。還相引。一任他。故宮禾黍。我這里。舞蹈揚塵。

一般人。最堪悲。似城牆。厚面皮。天威一怒。難容你。將軍柔性。甘凌辱。兵部尊臀。願受笞。低頭不敢爭。閒氣。試問他。捫心清夜。衾影裏。羞也麼。咦。

肉將麻。骨將酸。媚他人。媚如狐。爭恩鬥寵。還相妬。吮癰舐痔。纔奴婢。傲妾驕妻。又丈夫。撫心自問。誠何苦。媚着了。騷官臭祿。失盡了。男子規模。

好男兒。志氣高。重泰山。輕鴻毛。如何乞命。將頭搗。降旗偏說。存民命。降表無非。乞免刀。偷生視

息甘臙腺。雖說是死生大矣。到頭來。誰免一平刀。

(尾聲)嘆世人苦苦總無知。須知禍福相因倚。勸諸君。若櫻奇病還須治。

胡仇唱完了。又敲了一回銅鈺。瘋瘋癲癲的。做了一回鬼臉。只管對着衆人看。衆人看他。他也看衆人。只見衆人聽了他的道情。也有笑的。也有點頭嘆息的。也有不解的。也有掩耳而走的。在人叢中一眼瞥見了枋得。便連忙撇下了銅鈺骨板。走過來打了個稽首道。謝老先生。鶴駕幾時到此。貧道稽首了。枋得也拱手還禮道。老朽日來纔到。却不知仙蹤也在這里。胡仇道。既然如此。我們借一步說話。枋得道。我只住在某處客寓裏。我們暇了再談。此時各有營生。不必耽擱。說罷。飄然自去。方纔轉了個彎。忽聽得背後有人叫了一聲。疊山先生。枋得回頭看時。却沒有認得的人。又向前去。不多幾步。又有人在後面叫道。疊山先生那里去。枋得又回頭看時。雖有幾個過往的人。却都是素昧生平的。又不知這素昧生平之中。是那一個叫自己。不覺呆立了一會。方纔前行。到處走了一遍。然後回到客寓。天色將晚時。胡仇來訪。彼此訴說別後一切。胡仇把僞裝出來試探人心。及張漢光合藥。岳忠著書的話。說了一遍。枋得道。這兩種書。可不

能冒昧送出去。徒取殺身之禍。我這個並不是怕死的話。就如你今日唱道情所引的。重於泰山。輕於鴻毛。看怎麼死法罷了。若是大不能有濟於國事。小不足以成一己之名。未免鴻毛性命了。這種書。倘使胡亂送人。被那韃子偵知。或者送非其人。送着那喪心病狂的漢人。倒拿到韃官那里出首去。加上你一個傳播逆書的罪名。又何苦呢。雖說一般的是死於國事。然而宗伯成苦心著撰出來。不能收得尺寸之功。你便遽以身殉。未免死傷勇了。胡仇道。老先生見教的極是。我向來送人。都是十分慎密。總是到了夜間。潛行送去。他得了書。還不知從何而來的。二人正在說話。忽然一個人匆匆走進來。向枋得拱手道。疊山先生請了。枋得向那人一看。却是個素不相識的。不覺愕然道。足下何人。從何處會來。尙乞明示。那人道。久仰山斗。望風而來。何必相識。枋得道。不知有何見教。那人道。本省參政。要請先生前去一會。說着便有人拿了。「福建參政魏天祐」的官銜名帖進來。道。轎馬都已備下了。那人道。就請先生一行罷。枋得道。須得先說明白。參政請我何意。那人道。當今皇帝。下詔求賢。多少人保薦了先生。怎奈不知先生蹤跡。皇帝又詔令各路郡縣。一律搜求。所以參政也十分在意。不期今日訪着了。枋得道。

足下搜是何人何以識我。那人道：我是參政的門客。今日出來，偶然看瘋道人賣藥，聽他唱道：情後又見他招呼先生，說出一個謝字，我便留了心。後來在先生後面叫了兩次，先生都回頭觀看，是以知道實了。又去告知參政，特地來請。枋得道：我是一個卜者，別回字齋。那裏是甚麼謝疊山。足下不要錯認了。那人道：先生不必多辯，且請去見了參政再說。說話時，已來了許多僕從，簇擁着枋得請行。胡仇見人多，便自去了。這裏衆人擁着枋得上了轎，一直到參政衙門來。魏天祐迎接進去，十分恭敬，說道：久仰先生大節，今日得見顏色，不勝欣幸。枋得手拂長鬚，雙眼向天，只當未曾聽見。天祐又道：此時大元皇帝撫有中夏，求賢若渴，中外朝士都薦先生，尚望一行，必見重用。枋得大聲道：你既久仰我的大節，爲何又教我失節。天祐道：此時宋家天下已無寸土，先生更從何處用其忠。古人言：識時務者爲俊傑，何必執迷不悟。先生倘是主意未定，不妨仔細自思，便屈在敝署小住幾時，再派人護送先生到京裏去。說罷，便叫人送先生到署後花園裏去安置。於是一衆僕人帶了枋得到花園裏去，在一間精緻書房裏住下。又撥了兩名書僮來伺候。枋得處之淡然，不一會，送到晚飯，十分豐盛，備有壺酒。枋得却並不舉箸。

只吃了兩枚水果。家人又來鋪設錦裯繡褥。枋得道：「我家孝國孝在身，用不着這個。可給我換布的來。」家人奉命換了。到了夜靜時候，安排就寢。忽聞窗外有彈指的聲音。開窗一看，原來是胡仇來探望。枋得開門讓進。胡仇便問魏天祐那廝請先生來有甚話說。枋得道：「無非是勸我到燕京去。他也不看看我們可是事二姓的人。」胡仇道：「先生主意如何？」枋得道：「有死而已。我從今日起便打算絕食。萬一不死，他一定逼我北行。不免打從仙霞嶺經過。你可先行一步。知照衆人，對了押送我的人，萬不可露聲色。只當與我不相識的。我死之後，望你們衆位努力。時時叫起國人，萬不可懈了初心。須知這個責任同打更的一般。時時敲動梆鼓，好叫睡覺的人知道時候。倘停了不敲，睡覺的人就一齊都糊塗了。眼看仙霞嶺衆人，雖似無用，不知正仗着這一絲之氣，還可以提起我國人的精神。倘連這個都沒了，叫那韃子在中國住久了，會親經他那兵禍的人都死了。慢慢的那耳聞他那兵禍之慘的人也死了。這中國的一座錦繡江山，可就了永爲韃鞮所有的了。」胡仇領諾，又盤桓了半晌，方纔別去。到了次日午飯時，枋得便顆粒不吃。天祐聽得，便親來勸慰道：「先生何必自苦。人生如駒光過隙，總要及时行樂。方是達人。枋

得目視他處。總不理他。天祐道：我今日早起，在簽押房桌上，忽然放着兩本書，不知是那里來的。遍問家人，都不知道。說罷取出來給枋得看。枋得看時，却是一本胡元穢德史，一本胡元殘虐史，略略翻了一遍，便笑道：這著書人也忒有心了。然而胡人無百年之運，到了那時，怕沒有完全的著作出來麼？天祐道：怎麼說沒有百年之運？枋得道：我考諸易數，察諸人心，斷定了他無百年之運，不信你但看這部書。不是人心思宋的憑據麼？天祐道：這種逆書，我待要訪明了是誰作的，辦他一個滅族。枋得道：這是宋家遺民，各爲其主之作，怎麼算是逆書？天祐道：大元皇帝應天順人，撫有四海，豈不聞是邦不非其大夫，何況非及天子？這不是大逆不道，亂臣賊子麼？枋得道：天道便不可知。若說順人，不知他順的是那一個人。中國人民說起韃子，那一個不是咬牙切齒的。只有幾個人頭畜鳴之輩，諂顏事敵，豈能算得是人？若說亂臣賊子，只怕甘心事敵的，纔是亂臣。忘了父母之邦的，纔是賊子呢。天祐大怒道：你敢是說我們仕元的是亂臣賊子麼？如此說，你是忠臣。封疆之臣，當死守疆土，安仁之敗，你爲何不死？枋得道：程嬰公孫杵臼二人，都是忠於趙民，然而一個存孤，一個死節，一個死在十五年前，一個死在十五年後。

萬世之下。誰人不敬他是個忠臣。王莽篡漢十四年之後。龔勝纔絕食而死。亦不失爲忠臣。司馬子長說的。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韓退之說的。蓋棺事始定。匹夫但知高官厚祿。養得你腦滿腸肥。那里懂得這些大義。天祐道。你這種不過利口辯給。強詞奪理罷了。甚麼大義不大義。枋得道。戰國時張儀對蘇秦舍人說。「當蘇君時。儀何敢言。」今日我落在你這匹夫之手。自然百口不能自辯的了。天祐無可如何。只得自去理事。從此枋得便絕了食。水米不入口。可也奇怪。他一連二十多天。不飲不食。只是餓他不死。不過纏綿床褥。疲憊不堪。這一天家人又送了飯來。枋得暗想。餓既不能餓死。不如仍舊吃飯。免得徒自受苦。好歹另尋死法罷。於是再食不多幾日。魏天祐奉了元主詔旨。叫他到京。天祐又來勸枋得同行。被枋得一頓大罵。氣得天祐暴跳如雷。行文到江西去捉拿他家眷下獄。要挾制他投降。一面整頓行李。到燕京去。便帶了枋得同去。心中甚是恨他。却又不肯十分得罪。只因他那一種小人之見。恐怕枋得到燕京時。回心轉意。投了降。那時一定在自己之上。未免要報起仇來。因此不敢得罪。這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枋得知道行期已近。便提起筆來。吟了一首詩。因爲他本來有幾個

朋友在福建。他隱名賣卜時。沒有人知道。及至天祐請他到了衙門。這事便哄傳起來。朋友們便都來探望。所以要作一首留別詩。當下提起霜毫。拂拭箋紙。先寫下了題目。是「魏參政執拘投北。行有期。死有日。詩別二子及良友。」詩曰。

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綱常在此行。天下久無龔勝潔。人間何獨伯夷清。義高便覺生堪捨。禮重方知死甚輕。南八男兒終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

這首詩寫了出來。便有許多和作。到了動身之日。便都來餞送。枋得一路上只想設法尋死。爭奈天祐嚴戒家人。朝夕守護。總沒有死法。一日天色將晚。行近小竿嶺。此處被金奎等在山上建了一座廟宇。派了喬裝道士。在那裏居住。枋得動身時。胡仇探得行期。先來報知。並述了枋得分付的話。宗仁、岳忠、狄琪、史華、謝熙之等。一班扮道士的人。都預先到了小竿嶺來。整備素筵餞行。遠遠的便差小道士打探。探得到了。便迎下山來。先見了魏天祐。說道。貧道等久仰謝疊山先生大節。聞得今日道出荒山。特備了素筵餞送。望參政准貧道等一見。天祐暗想。這窮山道士也知道他的道節。真是了不得。當即應允。一同登山入廟。熙之便要過來拜見父親。枋

得連忙使個眼色。熙之會意，便只隨着衆人打個稽首。一面欲待天祐，一面祖錢枋得言語之間，各帶隱藏。又一面使人報知金奎，只因天色已晚，一行人便在廟中歇下。岳忠等只推說久仰大節，要瞻仰丰采，把枋得留在一間靜室內下榻，把方丈安置了天祐，那守護枋得的家人，因有一衆道士在這里，便都各去賭錢吃酒。这里枋得便與衆人作一夜長談，又囑咐熙之努力做人。我一到燕京，即行就死。一路上我便想死，前兩天忽然想起謝太后的梓宮，尙在那邊。我到那里別過先靈，再死未晚。熙之聽得父親就死，不覺慟哭，要跟隨北去。枋得道：這可不必。你要盡孝，不在乎此。不如留下此身，爲我謝氏延一脈之傳。你若跟我到北邊去，萬一被他們殺害，將如之何。況且天祐這廝，已經行文江西，拿我眷屬。此時你母親和兄弟定之，想已在獄中。我雖料到他，這個不過是要挾我投降的意思，未見得便殺害。萬一不如我所料，你又跟我到北邊去，送了性命，豈不絕了謝民之後麼？你須記着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我之求死，你之求生，是各行其是。不過你既得生，可不要忘了國恥，墮了家風。不然便是不孝了。熙之無奈，只得遵守父命，枋得又勉勵了衆人一番。次日早上起行，金奎早率領了一衆僧人，在山門外迎着。

請到方丈拜茶。茶罷起身。金奎叫衆和尚。一律的穿了袈裟法服。敲起木魚。念往生咒。祝謝先生。早登仙界。枋得大喜。執着金奎的手道。和尚知我心也。天祐見此情形。不覺暗暗稱奇。何以這裏的道士也知道仰他的大節。這裏的和尚又知道他必死。非但知道他死。又要祝他早死。真是奇事。一面想着。上轎起行。經過了審嶺。熙之又趕到前面。餞送。送過之後。一行人度過蘇嶺。馬頭嶺。便入浙江界。一路望燕京而去。將近燕京時。枋得又復稱病不食。連日只是睡在車內。一天進了京城。天祐便先去朝見元主。奏聞帶了謝枋得入都。元主便欲召見。天祐道。謝枋得在路得病。十分困頓。怕未便召見。元主便分付。送往報恩寺安置。派御醫前去調治。等全愈了。再行召見封官。天祐得旨。便去安置枋得。未知枋得此次能死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謝君直就義燕京城

胡子忠除暴汴梁路

却說謝枋得到得報恩寺來。魏天祐撥了兩名家人前來伺候。南朝投降過來的官員。紛紛前

來問候。或勸他投降。枋得便問太皇太后的梓宮在何處。內中有知道的。便告訴了他。枋得叫備了祭品。親自支持着去祭奠一番。然後回寺高臥不起。不飲不食。亦不言語。人問他時。只推說有病。一班舊日同僚來望他。他也只瞪着眼雙。絕不答話。莫不掃興而去。末後留夢炎親來看視。說了許多慰問的話。又誇說了許多皇元皇帝如何深仁厚澤。枋得道。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連臣。唯欠一死。願老師勉事新朝。莫來相強。夢炎道。天時人事。總有變遷。何必苦苦執迷不悟。還望念師弟之誼。仍爲一殿之臣。豈不甚好。枋得道。君臣之義。師生之誼。二者孰重。望先生權定其重輕。然後見教。夢炎羞慚滿面而去。枋得冷笑一聲。也不起來相送。夢炎去後。過了一會。忽然有人送來一甌藥。說是留丞相送來的。枋得看那藥時。稠的像粥湯一般。因對來人說道。承留丞相厚意贈藥。然而我這個病。非藥石所能愈。我也不望病愈。請你轉致丞相。來生再見了。這藥也請你拿了回去罷。那來人道。這是留丞相好意。望先生吃藥早愈。同事新朝的意思。先生何故見却。枋得大怒。取起藥甌向地下一擲道。我謝某生爲大宋之臣。死爲大宋之鬼。有甚新朝舊朝。你們這一班忘恩背義之流。我看你他日九泉之下。有何面目再見宋室。

祖宗罵罷，便挺直了，睡在床上。那來人沒好氣的去了。從此之後，他非但不言語，並且有人叫他，他也不應了。他在路上已經絕了幾天食，到了報恩寺來，一連過了五天，那臟腑裏已是全空，無所培養，一絲氣息接不上來。那一縷忠魂，便尋着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打夥兒去了。那撥來伺候的家人，連忙去報知魏天祐。天祐忙着來看時，只見他面色如生，不禁長嘆一聲，叫人備棺盛殮。自己到朝內去奏聞元主，後人因爲謝枋得全節於此，就把這報恩寺改做了憫忠寺，以爲記念。此是後話，表過不提。且說一衆寺僧，也甚欽敬枋得盡忠報國，到了大殮之日，大家都穿了袈裟法服，誦經相送。正要舉屍入棺時，忽然一人號哭闖入，伏屍大慟。不是別人，正是他公子定之，奔來省親，不期趕了一個親視含殮。你道定之如何趕來？原來魏天祐行文到了弋陽，拘捕枋得家小。弋陽令得了文書，便把李夫人和定之兩個捉了，分別監禁起來。李夫人到得監內，暗想我雖然一個婦人，却也幼讀詩書，粗知禮義，受過了宋朝封誥，豈可以屈膝胡廷？今日捉了我來，未曾問話，明日少不得要坐堂審我。那時我不肯跪，不免要受他刑辱，非獨貽羞謝氏，即我李氏祖宗，也被我辱沒盡了。不如先自死了，免得受辱，豈不是好？想定了主

意不露聲色。等到夜靜時，竟自解帶自盡了。直到天明時，獄卒方纔查見，連忙解下來，一面飛報弋陽令。弋陽令得信大驚，便和兩個幕友商量如何處置。一個幕友道：「魏參政帶了謝枋得進京，却叫我們拘住他的家小，不過是逼他投降的意思，並不會叫處死了他。今無端出了這件事，萬一枋得到燕京肯投了降，不必說也是執政大臣，區區一個縣令如何抗得他過？萬一他報起仇來，怎生抵擋？不如把他兒子放了，待他自行盛殮，我們再備點祭禮去致祭，或者可望解了這點怨氣。」弋陽令依言把定之放了，不敢難爲他。反道了許多抱歉的話。定之聽說母親沒了，不暇與他週旋，飛奔到獄中，伏屍痛哭一場，奉了遺骸回家，備棺盛殮。弋陽令即日便來致祭，定之沒了母親，一心又記念着父親，盛殮過後，即奉了靈柩到祖塋安葬。葬過了，便想趕到燕京去省視，收拾過行李，到他姊姊葵英家來辭行。原來枋得有一女，閨諱葵英，嫁與安仁通判周銓爲妻。安仁失守時，周銓死節，葵英當時便要殉夫，因爲未有子女，要尋近支子姪。代周銓立嗣，所以守節在家。又因連年兵荒馬亂，周氏家族轉徙在外，所以未曾覓得相當的嗣子。李夫人死後，葵英奔喪回來，送過殯後，仍回夫家。這天定之去辭行，只見葵英招了幾

個牙人。在那裏商量變賣家私什物。定之間是何意。葵英道。我自有用意之處。慢慢我告訴你。一會兒議價已定。即行交易。除了隨身衣服不賣之外。其餘一切釵環首飾。細軟粗笨東西。全行賣去。只賸下一間空房子。和一個人。衆牙人紛紛去了。定之便告訴了到燕京去的話。葵英道。這是要緊的事。我想父親到了燕京。一定奉身殉節。你此去能趕上送終最好。不然也可以奉了遺骸。歸正首邱。定之道。姊姊今日變賣了東西。是何意思。葵英道。當日安仁失守。丈夫殉國。我視息偷生。想要擇子姪輩。立一個後。誰知直到今日。仍未有人。我想皇上江山。也有不保之日。我們士庶人家。便無後又怎麼。所以決意不立後。把這些東西賣了。我要在村外河上造一座石橋。以濟行人。倒是地方上一件公益的事。你到燕京去。早點回來。看我行落成之禮。定之便別了葵英。逕奔燕京。及至趕到。枋得已經沒了兩天了。恰待要盛殮時候。便慟哭一場。親視含殮。就在寺內停靈。一時燕京士大夫。無論識與不識。都來吊奠。和尚又送了兩壇經懺。一天鄭虎臣備了祭禮來祭吊。他們在仙霞嶺是相會過的。行禮已畢。便留住談心。讓虎臣上坐。定之席地坐下。問起虎臣在此的緣由。虎臣把自己的意思表白一番。又道。我身雖在此。然而

攘夷的意思是刻不敢忘。前回阿刺罕有諫止伐日本的意思。被我一陣說轉了他的心腸。便起了五十萬大兵。假道高麗而去。殺了個大敗而回。好得他不信我們漢人。凡當兵的都是韃子。我不須張刀隻矢。殺他一陣。他去時是五十萬人。回來時騰不到五萬。雖然不是我手殺他。然而借刀殺人。也出我胸中惡氣。從此之後。我總給他一個反間計。叫他自己家裏鬧個不安。然後在外面的纔可得隙而攻。定之道。這等舉動。深心極了。但能够多有幾個人更好。虎臣道。仙霞嶺上。倘有與我同志的。不妨到此。我可以設法薦到韃子那里去。覷便行事。須知時勢已經到了這個地位。徒恃血氣之勇。斷不能成事的了。二人又談了良久。虎臣問起定之有枋得的遺墨沒有。定之問是何意。虎臣道。有一個張弘範的門客。得了一紙文丞相的遺墨。我用重價買了來。因想起文丞相和謝先生一般的大義凜然。使宋室雖亡。猶有餘榮。意欲再求得謝先生遺墨一紙。裝裱成冊。以誌欽仰。並且垂之後世。也是個教忠的意思。定之道。張弘範的門客。那里會得着文丞相的字。這就奇了。虎臣道。據說當日張弘範擄了丞相。載在後軍。進逼匡山時。張將軍竭力守禦。弘範叫文丞相寫信。勸張將軍投降。丞相不肯寫。逼之再三。丞相便

提筆寫了一首過零丁洋詩。弘範無奈他何，只得罷了。那門客順手把他檢了，夾在護書裏，所以得着了。我明日拿來你看。只乞有謝先生遺墨，賜我一點。定之道：「只要行匣中攜得有的，自當奉贈。」說罷，虎臣辭去。到了次日，果然拿了一幅箋紙來，展開一看，只見筆墨淋漓的，先寫下一行題目，是「過零丁洋舊作一章，錄寄范陽張將軍。」詩云：

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落落四週星。山河破碎水飄絮，身世浮沈風打萍。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歎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末後只押了「文山」二字。二人同看了一回，相與嘆息一番。定之道：「前兩年先父曾作了兩首示兒詩，寫了兩份，一份給家兄，一份給與我。此詩我常隨身帶着，便覺得先君常在左右。鄭兄既然欲得先人遺筆，就當以此奉贈，好得家兄處還有一份。我兄弟同有了，也是一樣。」虎臣連忙拜謝，定之取出來看時，詩云：

門戶興衰不自由，樂天知命我無憂。大兒安得孔文舉，生子何如孫仲謀。天上麒麟元有數，人間豚犬不須愁。養兒不教父之過，莫視詩書如寇讎。

千古興亡我自知。一家消息又何疑。古來聖哲少才子。世亂英雄多義兒。靖節少陵能自解。孔明王猛使人悲。只虞錯改金根字。焉用城南學勸詩。

虎臣看罷。不勝大喜。重又拜謝。便拿去裝裱起來。以示後世去了。這里定之料理喪務已畢。便擇日扶了靈柩。回弋陽來。曉行夜宿。不止一日。到了玉亭鄉。却見他那葵英姊姊。歸甯在家。姊弟相見。一場痛苦。自不必說。將靈柩奉至中堂。安放了幾天。便又送至祖塋上安葬了。葬事已畢。葵英對定之道。我起先變賣什物。要造一座橋。以濟行人。誰知工程做了大半。還未完成。我的錢已用完了。只得把房子也賣了。完此工程。定之道。既然如此。姊姊便可常住在家裏。此時父母俱已亡故。骨肉無多。姊姊在此完聚。也是求之不得的事。葵英道。喜得這橋。刻下已經完工。我二人可到橋上。行個落成禮。定之道。如此也好。但不得要用甚禮物。葵英道。不必禮物。不過到那里看看。行禮是個名色罷了。於是二人同到了橋上。果然好一座堅固石橋。二人步至橋中。葵英倚定橋欄。對定之說道。此時父母葬事已畢。賢弟之事已了。周氏無子姪可嗣。我盡散所有。做成此橋。俾後人永遠不忘。周氏雖無子嗣。似還勝似有子嗣的了。如此。我代周氏經

營的事也算完了。賢弟從此努力，勿墮了謝氏家風。勿失了父親遺志，說罷一翻身跳落橋下。只聽得撲通一聲，水花亂濺。橋下流水正急，定之不覺大驚，忙叫救命。橋下泊的舢舨小船，看見有人下水，都忙着刺篙打槳，搖櫓去救。爭奈水流太急，直趕到三四里外，方纔撈起。百般解救，已是來不及了。定之撫屍痛哭了一回。此時圍着看的人不少，定之便對衆人，把他姊姊毀家造橋的原委，告訴了一遍。衆人聽了，那一個不嘆息欽敬。一時都圍着那死屍羅拜起來。定之謝了衆人，又僱人舁回死者送家，備棺成殮。此時早哄動了閭鄉之人，個個送楮帛來奠。那楮帛香燭，竟堆積如山。定之擇了日子，送至周氏祖塋上安葬。葬這一天，來會葬的，不獨玉亭本鄉萬人空巷，便是鄰鄉之人，聞得這個消息，來送葬的，也不知幾千幾萬人。當日送葬衆人，共同議定，題了這座橋做「孝烈橋」。以誌不忘。後人每經過孝烈橋，莫不肅然起敬。此是後話，表過不提。且說定之葬了葵英之後，便把門戶託與鄰人，只說出門有事。逕望仙霞嶺來。到日，恰值衆人齊集在金奎處議事。胡仇亦在外回來，只因探馬來報，汴梁路黃河決口十五處，隄官驅強壯民夫堵塞磚石沙泥，不敷所用，乃驅老弱百姓，作爲堵口材料，殺人不計其數。又

一路探馬報到。江南大饑。元主發粟五十萬石。派了韃官到江南賑濟。那韃官奉了詔旨。將賑粟盡行吞沒。到了江南。終日吃酒唱戲。百姓流離遷徙。並不過問。因此衆人聚集商議。定之到來。與衆人見禮之後。先把父母如何亡故。姊姊如何就義。一一說了。熙之一場痛苦。自不必言。衆人也互相嗟歎。不免唁慰一番。然後再行開議。宗仁道。前者胡兄在河北路。大鬧了兩次安撫使衙門。當時我曾勸胡兄不必如此。爲今之計。却除了行刺之外。別無他法。胡仇道。那時宗兄曾說過。他們虐待漢人。視爲常例。雖殺了他一個。換一個來。還是如此。我聽了宗兄這話。很有理。所以從此就沒有動過手。何以宗兄今日又主張起行刺來呢。宗仁道。此中有個道理。那時胡兄忿的是他們處常的手段。雖刺殺他。換一個來。自然是仍然一樣。今日這個。在他們也是格外的殘虐。殺一個。也足以警後來。胡仇道。如此說。我便告了這個奮勇。狄琪道。徒然一殺。不彰其惡。殺之也是枉然。我意若舉行此事。必要多帶幾個手脚靈敏之人。一面刺殺了。便一面四處張貼榜文。聲其罪惡。庶幾能使後來的寒心。岳忠道。此說極是。狄琪道。此時汴梁江南兩路都要去。不知胡兄願到那一路。胡仇道。賢弟如果高興走走。我們各人認一路。狄琪道。

弟也因爲閒住的久了，也想出去活動活動。胡仇道：好極。如此我到汴梁去，賢弟就到江南，我仍舊賣藥，不知賢弟怎樣去法。狄琪道：我只到處去化緣，不賣甚麼。宗仁道：你二位都要帶幾個人去纔好。狄琪道：我那里教了好幾個徒弟，只揀幾個手足靈敏的帶去便是。商議既定，約於明日起行。金奎道：你們便出去幹事，只苦了我悶坐在家裏，好歹要閒出病來。胡仇笑道：和尙不必悶，我這番出去，好歹尋一個去處，請你出去抒伸抒伸，說罷便隨了狄琪。到蘇嶺選了四名矯捷少年，預備同行。狄琪自己也選了四人，留下史華看守茅庵。次日各分南北上路去了。不說狄琪到江南，且說胡仇帶了同伴，一路向汴梁進發。在路仍然詫爲賣藥，不止一日，來到河南境內，只見洪水滔天，那百姓轉徙流離之苦，實在觸目傷心。行至汴梁路，便尋了客寓住下。在路上探得元主已派了欵差，帶了銀錢到來賑濟。及至到了境內打聽時，欵差雖然來了，却賑濟二字，絕不提。只有日逐會同安撫使，驅役民夫，修堤堵口，却又不發給工食。胡仇心中十分惱怒，入了客寓，到了夜靜時，便和四人分寫了百十來張榜文，無非聲明韃官罪惡。次日晚上，人靜之後，便交代四人靜等。我今夜未必就能下手，不過先去探路，探明白了，明日

看却是通連廚房的所在。衙內有一個小門，便輕輕落了下來，把夾衙門關住了。閃到院子裏，把通到前面的門也關了，翻身上屋，留神往下觀望。只見一個家人走到夾衙裏去，胡仇輕輕的一鏢打去，只聽得呀的一聲倒了。裏面聽見聲息，便跑出來了兩個家人，胡仇接連又是兩鏢，真是鏢無虛發，一齊並倒。第四個正要出來看時，胡仇早飛身下地，手起刀落，撇去了半個腦袋。大踏步上前，一手握刀，一手指着兩個韃官罵道：「好個害民賊，百姓何罪，你要驅他們做堵河口的材料，韃會發放銀米賑濟，他那銀米也不過取於民間，仍以散於民間，你何得一概乾沒，吞入私囊。我今日殺你爲民除害。」說罷，手起刀落，砍了一個。那一個正待要走時，被胡仇兜胸捉住，雙手舉起，往階下一丟，只撞得腦漿迸裂。早是肝腦塗地，去報他主恩去了。回頭看廊下侍立的官兒，早已伏在地下，抖做一團。再看廳上時，却是濺滿一席的韃血。那十多個妓女也有跪在地下磕頭的，也有哭的，也有互相擁抱的，也有嚇呆了不會動的。胡仇先把那官兒一把提起來問道：「你是個甚麼官，是韃子還是漢人？那官兒戰兢兢的道：『我是祥符令，是漢人。』」胡仇一丟手，四下裏一望，見院子裏搭着涼篷，有兩根扯涼篷的繩子，便拿刀割取下來，把

那十多個妓女都反綁着魚貫的拴起來。連那祥符令也拴在一處。又割下幾幅妓女的裙來。把各人的嘴都堵塞住了。又取了一塊布。蘸了血在牆上大書「皇宋遺俠胡仇爲民除害」十個大字。回身向祥符令道。我姓名也寫下了。你認清楚我。明日好畫影圖形的拿我。我且在你這媚敵求官的臉上。留下點記認。說罷舉刀在他臉上拉了兩下。可憐割得血流被面嘴被堵住了。又嘶叫不出來。胡仇早騰身上屋去了。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瘋道人賣藥濟南路 鄭虎臣說反蒙古王

却說胡仇殺了兩個韃官。安置了祥符令。騰身上屋。側耳一聽。正值三更三點。遂躡回客寓。對四個同伴說知。忙叫四人。連夜分作四路。去張貼榜文。並須踰城出去。城外也要張貼起來。四人領命而去。約過了一個更次。便陸續回來。五人議定。一早動身。四人先回仙霞嶺報信。胡仇還要到別處去。次日天明之後。城廂內外。喧傳貼了許多無頭榜文。里正見了。便忙到縣令處。

報。誰知縣令昨夜在欽差公館伺候未回。趕到公館時。說花廳院門還未開。原來這院門被胡仇關了。外面伺候的人知道有妓女在內。關了門。自不敢去叫。那廚房的庖丁見許久不來要菜。出去打聽時。夾衙門關了。聽了聽。外面寂寂無聲。自不必說。是在那裏幹甚麼勾當的了。越等越無聲息。現成的酒肉。樂得大家吃起來。吃了個爛醉如泥。日高三丈。猶未起來。及至外面伺候的人。見里正報說出了無頭榜。榜文上說的是殺了安撫使和欽差。除暴安良的話。這纔大驚。到門前窺探了半晌。不見動靜。敲了兩下。不見答應。益發慌了。用力撞了許久。把門撞開了。這一驚非同小可。只見欽差死在階下。腦袋已撞成齏粉了。一個家人死在廊下。沒了半個頭顱。夾衙口又是互相枕藉的。橫了三個家人。各人頭上都帶着一枝鏢。一個是從腦門上打進去的。兩個是打在太陽穴。花廳上死的是安撫使。首級擊在一邊。十多個妓女和縣令都拴在一處。眼光閃閃。口不能言。那縣令更是滿面血跡。衆人連忙過來解放。掬去口中裙布。一個個都已不能動彈。有兩個妓女。竟是嚇的硬直冰冷了。忙着到廚房去取開水灌救。開了夾衙門進去。看見幾個庖丁。七橫八豎的躺着。吃了一驚。以爲都是被殺了。及至聽得鼾聲如雷。方

纔把他們亂推亂叫的叫醒了。忙着弄了薑湯開水出來灌救。先把縣令救醒了。抬回縣署里。正忙着到合城大小文武各衙門去報。一時都到縣署齊集。縣令一面訴說了昨夜各原委。里正早上榜文。這纔飭了通班馬步快趕緝兇手。爲時已經己午之交。胡仇等已經去的遠了。莫說這里慌做一團。忙做一堆的事。且說胡仇離了汴梁路。迤邐望北而去。一路上仍託爲賣藥。此時大水之後。居民多患濕瘡。胡仇的藥。甚有靈驗。買賣倒也不惡。有時遇了貧病的人。他一般的施給醫藥。不較藥資。因此所過之處。莫不歌頌瘋道人的功德。胡仇隱了真姓名。只自稱爲瘋道人。有時瘋瘋顛顛的唱兩闕道情。有時落落寞寞的默無一語。一天行到了濟南路。此地居民稠密。看看倒也富庶。就便覓了客寓安歇。寄頓了行李。便攜了藥箱。到鬧市上擺起攤子來。慢慢的便有許多過往行人圍住了觀看。胡仇演說了一番各種藥品的功效。見無人來買。便敲起銅鈺。裝出瘋態。口中說道。

道人四海可爲家。茫茫何處是中華。煉成再造乾坤散。要覓英雄付與他。自家瘋道人是也。歷盡名山寶剎。採盡異卉奇葩。修合成藥。普濟世人。這且不在話下。年來於修合各藥之暇。

更煉就一服空前絕後之聖藥。名爲再造乾坤散。奔走天涯。要覓一位有道之士。奉贈與他。爭奈南北奔馳。都無所遇。今日初遊貴境。知歷下是我們中華古聖帝耕釣之地。山明水秀。或有奇人鬱育其中。也未可定。說起這再造乾坤散。修合的藥料。也極平常。不過用英雄眼淚一掬。豪傑肝腸全副。忠臣心一片。孝子魂一縷。烈士血一腔。這幾味藥。難得起來。天壤絕無。易得起來。人人盡有。被貧道採取齊全。煉成此散。並不賣錢射利。只求得一位英雄有道之士。便雙手奉贈與他。唉。常言道。說話贈與知音。良馬贈與將軍。寶劍贈與烈士。紅粉贈與佳人。今日再無所遇。貧道又要含淚出濟南城去也。閒時編了幾闕俚語。「駐雲飛。」既然無人買藥。不免唱來消遣則箇。唉。甚的來由呀。甚的來由。

甚的來由。南渡偏安忘大仇。天地蒙臙臭。草木都含妬。休。酣樂眼前頭。可憐身後。大好西湖。今日誰消受。索性把騰水殘山一筆勾。

甚的來由。降表甘心奉寇讐。就道倉皇走。此日真巡狩。休。往事怕回頭。痛心疾首。景炎祥興。統緒誰承後。只得把聖祖神宗一筆勾。

甚的來由。舉動拘牽。失自由。殘忍天生就。殺戮無停手。休。蹂躪遍神州。家傾戶覆。地慘天昏。何處堪號救。無奈把子姓黎元一筆勾。

甚的來由。無賴衣冠。等沐猴。翹起戎夷後。出盡爹娘醜。休。只要覽封侯。甘居功狗。雉尾貂冠。儘得飽消受。情愿把黻黼文章一筆勾。

甚的來由。甘爲他人作馬牛。賦稅纜輸穀。徭役還隨後。休。倘不應追求。披枷帶扭。子散妻離。誰個來援手。怕不把性命身家一筆勾。

甚的來由。忘却同胞敵愾仇。南北忙忙走。敢惜懸河口。休。有志總須酬。切休罷手。奮勇爭先。莫落他人後。切休把父辱君仇一筆勾。

甚的來由。寒地充天滿貯愁。國辱誰甘受。國難誰能救。休。好整你戈矛。男兒身手。錦繡江山。未必難仍舊。那肯把赤縣神州一筆勾。

這七闕駐雲飛。總名叫做「七筆勾」。唱完這七闕之外。照譜上還有一闕「尾聲」。當下胡仇纔唱完了這七闕。那尾聲還沒有唱出來。人叢中便走出一條大漢來。對胡仇拱手道。請問

道長所煉之藥，可曾分贈過人。像我要拜求一服，不知還肯拖捨否。胡仇舉眼看時，那人身長八尺，氣象凜然，儀表非俗。連忙稽首回禮道：貧道適纔說過，並不會遇見知音，所以還不會贈過他人。然而內中或者有聰明人，默爲領去，也未可知。那人道：道長說要遇了英雄有道之士，方纔肯送。不知像我這等粗人，還能領受否。胡仇道：居士要領受，便自己去領受，又何必貧道贈送。不敢請問居士貴姓大名。那人道：我姓黎，舍間不遠，可否請仙駕過臨，以便拜領聖藥。胡仇道了聲打攪不當，便收拾過藥箱，捲了布招，隨那姓黎的去。走不多路，轉過兩個彎，到了一個門首，敲了兩下門，裏面童子開出門來，便讓胡仇進去。轉過一個小小院落，南北對着一式的三間平屋。姓黎的讓胡仇北屋裏坐下，放聲大哭，納頭便拜。胡仇大驚，連忙扶住道：居士何故悲慟。姓黎的拜罷起來道：道長，你道我果然姓黎麼。我本是姓李，名復，字必復。今年三十歲，先父名壇，初時不合聽了人言，降了蒙古，派來鎮守此城。宗朝理宗皇帝景定三年，投誠反正，便舉此城歸宋。拜表乞師求援，一面移檄鄰近各處，同心歸宋。一時益都、漣、海等處，皆聞風響應。那時留夢炎還在南朝，理宗皇帝命他帶兵北來，他只觀望不前。蒙古兵大至，先父把守不住。

被他攻破城池。自投大明湖內。水淺淹不死。被蒙古兵捉去。遂與先兄彥簡同時被害。其時我尚在母腹。先母本是外寵。另外置備房屋居住。城破之日。先父預囑先母。說倘他日生不是女。便不必說。若是生子。可取名曰復。今其長大。爲父復仇之意。其時幸居住別業。未曾波及。先母生下我來。就在此度日。改姓爲黎。以避耳目。我長到十六七歲。先母纔把這話告訴我。屢次想投奔南朝。又以老母爲累。三年前先母棄養。又聞得南朝已經亡盡。可恨我抱了這報仇之志。沒處投奔。適纔聽見道長所唱。不覺觸動心懷。流下眼淚。乞恕鹵莽。道長有何可以復仇之策。尙求指教。胡仇道。居士孝心壯志。令人可敬。此時若說報仇。只須自己去報。何必再要投奔他人。據貧道看來。此時人心思宋。居士若肯舉義。怕沒有響應的麼。李復道。話雖如此。若沒有一個趙氏之後。奉以爲君。只怕人心不服。胡仇道。此事只能從權辦理。此時我們起義。只要代中國爭社稷。並不是代趙氏爭宗廟。若必要奉一趙氏爲君。莫說此時沒有。就有了。或者其德不足。以爲君。又將如何。總而言之。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只要逐去韃子。是我們中國人有德者。皆可以爲君。只問有德無德。不問姓趙不姓趙。若依居士的辦法。是終久無有報仇之日的了。

李復道道長之言。頓開茅塞。但不知此時他處地方的民心如何。胡仇道依貧道看來。人心思宋是一定的。不過此時是在他簷下過。不敢不低頭罷了。況且韃子又禁了漢人。不准攜帶軍器。連劈柴切菜的刀。都是十家合用一把。自然急切不能動手。倘有一處起義。只怕草澤英雄還不乏人。李復道談了半天。還不曾請教道長貴姓道篆。仙鄉何處。胡仇道貧道姓胡。臨安人氏。沒有道號。就叫了瘋道人。今日遇了同志的。我也不必隱瞞。實告居士。我並不出家修道。不過是舊裝打扮。掩人耳目。借着賣藥爲名。到處訪求英雄。以圖恢復中國。居士若有此意。我可以代爲招致幾位英雄相助。李復大喜道。不瞞道長說。此處便是先父別業。後面有一座小小花園。裏面窖藏頗富。就是兵器也不少。平時我也結識幾個市井少年。只沒有調撥的人。不敢造次。道長能代招致人材。真是我三生之幸。胡仇道此時且不可造次。並不可洩漏於人。待我星夜趕回南邊去。再尋幾個同志。南北相應。方爲妥當。李復大喜。二人又長談了良久。胡仇方纔別去。次日即僱了快馬。趕站回南。在路不止一日。到了仙霞嶺。恰好狄琪也回到了。衆人正聚在馬頭嶺岳忠那裏。單單不見了史華。原來狄琪到了江南。乘夜刺殺了兩個放賑欵差。把

八個隨員都割了耳朵。叫他回燕京去回話。一面張貼榜文。等到天明時。合城大亂。他索性振臂一呼。把各處倉庫却打開了。一衆飢民飽掠了一頓。他却乘亂跑了出城。趕了出境。各處雲遊了一回。方纔回來。因爲失了史華。悶悶不樂。宗仁道大約他出去頑幾時。就回來的。何必念他。狄琪道。我料他此去。未必回來的了。我因爲他雖然已經二十多歲。見了人。還是靦靦覷覷的。所以雖然教了他幾路拳脚。那飛走跳蹤的法子。並未教與他。這回他要跟我出去。被我說了他幾句。說他一點志氣也沒有。怎能跟我辦這等事。他大約怪了我這句話。便不別而行的去了。胡仇道。我看他生得唇紅面白。猶如女子一般。不料倒是受不得氣的。宗仁道。等過些時。再去尋訪他也未晚。或者過幾時。他的氣平了。會回來也說不定。胡仇道。正是。我們不必儘着談他。還有正經大事呢。說着便把李復一節事。告訴了衆人。狄琪拍手道。却是巧事。我今番在江南也結識了兩個人。一個楊鎮龍。一個柳世英。都是浙江人。因爲江南大飢。他兩個暗中帶了巨款去。暗中散放。順便招致英雄。據他說。在原籍已經有了萬餘人。此番散賑完後。便打算回去起義。胡仇道。有了此處。便可與李復相應。只是李復勢孤。我們必要派人去幫助他纔好。

金奎道：好好，你此番臨走時，說好歹找個地方我抒伸抒伸。今番敢就是我去。胡仇還沒有回。答：忽報說清湖鎮唐珏來了。衆人忙教請入。不一回唐珏領了一條好漢來。唐珏向他通過衆人姓名。然後那漢自言姓董，名賢舉，廣州人。特由廣州到此相訪。岳忠便道：壯士遠來，有何見教。董賢舉道：聞得從前跟張元帥的一位宗將軍在此，特來拜訪，並有所求。岳忠道：能效力之處，自當遵命。董賢舉道：恰纔在唐家店聽唐君說起，此處盡是忠義之士，料來說也不妨。我在廣州暗集錢糧，私招人馬，部下已有了萬餘人，打算起義，恢復中原。一日得勢，更當水陸並進。奈苦於水師訓練無人，要求宗將軍枉駕到那邊走一次，便當以水師相託。宗仁指着宗智道：這是舍弟宗智，曾經跟過張將軍幾年，不知壯士何以知道。董賢舉道：惠州有一位義士，姓鍾，名明亮，也與我們同志。在那邊也集了萬餘人，我們常有往來。是他說起，因爲他有一個貼身的護勇，是當日代文丞相看守曾太夫人厝所的。宗將軍到那里起運靈柩時，曾對那看墳的說過，運柩到吉州安葬之後，就要到仙霞嶺。因此知道。宗智道：敗軍之將，不足與圖存，何況當日跟隨越國公，不過因爲略諳水性，圖個進身。至於訓練之事，恐不能當此重任。董賢舉正待

開口。宗仁先說道。這是公衆的義舉。你力所能爲的。倒不必推辭。董賢舉大喜。當下岳忠便叫置酒相待。這一班都是心乎中國之人。酒逢知己。自不必說。大家談起起義之事。岳忠又指撥了一百名探馬。代他們互通消息。又差人到浙江去打聽楊鎮龍柳世英的舉動。狄琪順便附了一封信去。也不過是通知又多了兩路同志的話。只有金奎莽着。要到濟南路去。岳忠道。那邊人少。自然應該要去。但不知你一個人去。還是帶了衆人同去。金奎道。既然那邊人少。自然要多帶人去。我打算把五百僧衆都帶了去呢。岳忠道。你那一班高徒。雖然薙了髮。却一個個都還是用的在家名字。不會有個法號。怎麼好出去呢。宗仁道。這個容易。編取了五百個名字。叫他們各記一個就是了。只是金將軍也要取一個法號纔好。金奎道。那回公蠶送我一個表字。叫做國俠。我今番就用了他罷。宗仁道。這個不像和尚名字。岳忠道。把國字去了。改做「俠禪」。不就好麼。金奎道。好。我就用他。是日盡歡而散。留下董賢舉盤桓了兩天。宗智便同他到廣州去了。這里岳忠和宗仁。把五百僧衆都取了法號。分作三個一起。兩個一起的。陸續向濟南路去。一面交代。到了那邊。隨意投在寺院裏掛單。在那邊甯心等候。那怕等一年半年。沒有

機會切不可妄動。到那邊時，彼此不是同行的，只作不相識。胡仇又寫了一封信給俠禪，帶與李復，切囑千萬慎密行事。從這天起，每天打發幾個起身，又交代分路而走，一起走淮南，一起走淮西，不可同行。一連打發了一個多月，纔打發完了。末候是俠禪起身，衆人不免一番餞送。僧衆盡行後，宗仁便薙了髮，到寺裏住持。另外再招了願剃髮的三四百人，在內爲僧，依然舊日規模。胡仇看見僧衆去了，只等各路約期舉事，便要到燕京去打探消息，仍然背了藥箱，裝做道人。一日到了燕京，打聽鄭虎臣，却不見了，心裏好生納悶，只得在鬧市上擺攤賣藥，賣了兩天。忽然一個小廝走近前來，作了一揖道：「師伯幾時到此？」胡仇抬頭一看，不是別人，正是史華。不覺驚道：「你幾時到這裏的？」你師傅想你呢。」史華道：「此時不便說話，師伯住在那裏？」我晚上來。」胡仇告訴了他。到了晚上，果然來了。胡仇問他爲甚到此，史華只是低頭不語。胡仇又問鄭虎臣可曾見着，史華道：「我到此就是投他，爲何不見？」胡仇喜道：「他此時在何處？」史華歎道：「此時只怕見不着他了。」胡仇忙問何故，史華道：「上半年一個蒙古王來覲見，和阿刺罕往來頗密，因此虎臣也識了那蒙古王的門客，談得投了機，那門客便把他薦在蒙古王那里，他便辭了阿刺罕。」

來投蒙王。那蒙王名叫「明里鐵木兒」。生性浮躁。不知怎的。被虎臣說動了他的心。星夜回蒙古去。起了本部兵。登時造反。要打入燕京。爭奪天下。起先的聲勢。好不利害。陷了幾處城池。佔了幾處山寨。在哈斯圖嶺。立了中軍。這裏屢次調兵調將。都不能取勝。後來元主親征去了。自從他親征之後。便疊獲勝仗。今天早起的軍報。是已經攻下了哈斯圖嶺。獲住了明里鐵木兒了。如此說。虎臣縱不被擒。也死在陣上了。豈不是從此不能相見麼。胡仇驚道。你此刻到底在那里。這種消息如何得知。快告訴我。史華道。我此刻有一句話請問師伯。請師伯教了我。我再講未遲。胡仇道。你要問甚麼。要知史華問的是甚麼話。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俠史華陳屍燕市

智虎臣計襲濟南

却說史華把鄭虎臣說反了蒙古王一節。訴說了一遍之後。因見左右無人。又說道。前回師伯和我師傅分頭到汴梁江南那回事。到底爲着甚麼來。胡仇道。你這個問的奇怪。難道你不知

道麼。史華說：我知道不過是爲民除害罷了。然而今日害民之政，比那個利害的還有呢。胡仇驚道：草菅民命，吃沒賑款，這個害民，是了不得的。不知還有甚事，比這個利害。史華道：草菅民命，吃沒賑款，不過是一個人做的事，害的是一處地方。比妨他派了個好人去，便不至如此。他此刻中書省立了個規措，所名目是規畫錢糧，措置財賦，其實是橫征暴斂，剝削脂膏，把天下金銀都搜羅到他處，然後大車小載的運往蒙古。這裏却拿出些綾絹來，寫上幾個字，用上一顆印，當現錢叫你們使用，叫做甚麼鈔法。我們中國統共能有多少金銀，禁得他年年運回去，不要把中國運空了麼。胡仇道：這個果然是弊政，比那個利害。你既然說得出來，必要有個處置之法。史華低頭不語。胡仇道：你此刻在那裏，到底做些甚麼事。史華道：此時不便說，我也不敢說。說出來辱沒了我師傅。只要久後便知。我此刻還有事，不能久陪，暫且告辭，改日再來領教罷。說着辭去了。胡仇不勝納悶，想着他那閃閃爍爍的十分可疑，想過多時，只得闔起連日，仍然在外賣藥。忽然一天傳說元主回京，蹕路清塵，所有一切閒雜人等，俱要趕絕。胡仇賣藥攤，本來設在正陽門外，此地爲蹕路必經之所，這一天清道，便被趕開，一連三天，不能作買賣。

這一天傳說御駕已過，仍舊可以擺攤了。胡仇背了藥箱，走出寓門，忽然聽得街上三三兩兩的傳說，中書府出了刺客，好不利害。又有人說統共不過二十歲上下的人，便做刺客，怪不得自家性命也丟了。胡仇聽了，十分疑怪。怎麼這里居然也有同調。既然能行刺，爲甚又把自家性命丟了。正在胡思亂想，忽見迎面來了個老者，像是讀書人打扮。在那里自言自語道：殺人者適以自殺，不度德，不量力，其死也宜哉。胡仇向他打個稽首問道：請問老丈，這不度德，不量力的是誰？那老者道：道人有所不知。我們這裏一位盧中書，昨夜被所用的一個小家人刺殺了。那小家人刺殺主人之後，知事不了，即自刎而死。此刻陳屍教忠坊，招人認識。如有能認識者，賞銀一百。你這道人何妨去看看。如果你認得他，包你發一注橫財。胡仇聽了，謝過老者，竟向教忠坊而去。到得那裏，只見圍看的人，十分擠擁。胡仇分開衆人，擠了進去。只見陳屍地上，旁邊插了一枝木杆，掛了賞格。再看那屍身時，不覺吃了一驚。原來不是別人，正是史華。心中驚疑不定。旁觀的人議論紛紛，有笑的，有罵的，有歎息的。忽然人叢中跑出一個人來，叫道：老四，你看這個字條兒，這是今天早起，官府相驗，在他身上搜出來的一張字，拿去存案。我方

纔到衙門裏去。問書吏抄來的說罷。遞過一張紙。這個人接在手裏。展開觀看。胡仇連忙走近一步。在那人背後一望。只見寫着「盧世榮暴斂虐民萬方愁怨吾故隱身臧獲爲民除害欲免拷掠故先自裁」云云。胡仇看罷。不勝歎息。便不去賣藥。背了藥箱。仍回寓中。暗想好個有志氣的史華。因爲他師傅說得他一聲覲覲沒用。他便做出這一場事來。怪不得我問他做甚麼事。他不肯說。說怕辱沒了師傅。不知你肯降志辱身。做這等事。正是爲人所不能爲呢。此時盧世榮家。不知亂的怎樣。今夜我不免去打聽打聽。於是捱至夜間。穿上了夜行衣。飛身上屋。向中書府去。只見宅門大開。燈燭輝煌。大小家人。一律掛孝。中坐孝幔內。停着屍靈。婦女輩在內嚶嚶啜泣。廊下左側廂。有一條夾衢。胡仇在屋上越過夾衢。望下一看。却是另外一個小小院落。一明兩暗的三間平屋。內中坐了七八個門客。都在那里高談闊論。一個說陳屍召認。是白做的。就是認得他的。人也斷不敢說。一個說爲甚不敢說呢。現寫着一百銀子的賞格。誰不貪銀子呢。一個說我們做官的。往往言而無信。早就把人家騙的怕了。這是一層。還有一層。他認得的說了出來。不怕我們翻轉臉皮。說他是同黨麼。一個說。不錯不錯。若說認得。他在這裏當

家人我們都是認得他的。不過都只知道他叫琪花。不知他的真姓名。所以要陳屍召認。倘有人知道了他的真姓名。不免又要向他追查家屬。家屬拿到了。還不免要他當官去對質。誰高興多。這個事呢。一個說。這些閒話。且不必說。今日我到丞相府去報喪。並請博丞相代奏請卹典。聞得博丞相說。這卹典兩個字。且慢一步說。聞得陳御史還要和我們作對呢。去打聽要緊。一個說。人都死了。還作甚麼對。這又是琪花的餘波。這麼說。快點打聽纔好。說着便叫了幾個家人進去。問道。你們誰認得陳都老爺宅子的。內中一個道。小的認得。他住在南半截胡同路西。一棵榆樹對着的一家便是。那門客道。那麼你明天清早就去打聽。陳都老爺明天進朝不進。若是進朝的。打聽爲了甚麼事。那個家人答應了。就一同退了出來。胡仇聽得親切。暗想甚麼。陳都老爺要和他們作甚麼對。他方纔說的。住處狠明白。我何不依他說的門戶。去探聽探聽呢。想罷。翻身向南半截胡同而去。果然見有一棵榆樹。對着一個門口。躡到門內。只見各處燈火全無。只有南院內透山一點燈光。便落將下去。只見一個童子。在廊下打盹。胡仇悄悄的走到窗戶底下。輕輕用舌尖舐破了紙窗。往內觀看。只見裏面有兩個人對着圍棋。一個八字黑。

鬚的黃臉漢不認得。那一個正是鄭虎臣。不覺又驚又喜。然而又不便招呼。呆看了一會。只得又聳身上屋。蹲着等候。過了。好一會。纔聽得底下有人聲。伏在簷上一看。只見打盹的童子已經起來。打着燈籠先走。那黑鬚黃臉的跟着。鄭虎臣送至廊下。便進去。那兩人逕往北院去了。胡仇又落下來。仍在方纔那小洞內張望。見虎臣一個人呆坐着。便輕輕的彈了兩下紙窗。虎臣吃了一驚。回頭對紙窗呆望着。老仇又彈了一下。虎臣仍是呆呆望着。不發一言。胡仇又連彈了三下。虎臣驚疑不定。問道。是誰。胡仇輕輕答道。是我。虎臣大驚。直站起來道。你是誰。胡仇道。瘋道人。虎臣益發吃驚。走近紙窗。輕輕問道。是胡兄麼。幾時來的。胡仇也輕輕的答道。多時了。虎臣道。此刻談話不便。你住在那裏。我明日一早看你罷。胡仇便輕輕的告訴了他的住址。然後聳身上屋。回去安睡。次日鄭虎臣果然一早就來。胡仇不及他言。先要問史華的事。虎臣道。說來這件事話長。我昨天纔從蒙古回來。已經不及見他了。他當日投到燕京來。尋着我。說他師傅說他靦覷。不能辦事。所以他要出來做點事。給人家看。我問他要怎樣做事。他說要我荐他去當門客。因爲一時沒有機會。我就留他在我處住了幾天。他却十分體察人情。幾天

裏面把這裏燕京官場的惡習都體察到了。又對我說：當門客不便行事，莫若當家人的好。又叫我荐他當家人。我十分諫阻，他只不聽。我只得把他荐給陳天祥，就是你昨天到的那裏。這陳天祥表字吉甫，是一個監察御史。史華倒也歡喜，他說得便叫陳天祥多參幾個厚斂虐民的官，便是他盡心之處。誰知不到幾天，被中書盧世榮看見了，歡喜他的姿色，硬向陳天祥要了去，做了貼身的家人。他本來改了姓李，叫李華。這盧世榮把他改了做琪花。胡仇道：這又是何意？同他改個女孩子名字呢？虎臣道：這裏官場，酷尚男色，也是染的韃子惡習。所以他自願當家人，不願做門客，也是圖易於進言，易於近身之意。他却也狡猾得狠，雖到了世榮處，却還時常到陳天祥這邊來，做出許多依戀的樣子，說思念故主，不願隨盧氏。意思是要陳天祥參盧世榮。怎奈盧世榮方條陳了規措所，元主就派他辦理，十分寵信。陳天祥不敢下手。史華又嘗私對我說：這規措所是專輦中國金錢到蒙古去的。世榮這廝意思怕中國窮的不得精光，上了這個條陳，我一定要取了他的性命，推倒他的規措所云云。前天他把查察得世榮辦規措所之弊端，開了手摺，送給陳天祥，又說了句來生再報主恩的話。陳天祥也不曾在意。誰知

是夜他竟刺殺世榮，自刎而死。天祥昨日得了信，隨即據他所開的弊病，具了奏摺，又在摺尾敘明世榮致死，係因威迫良家子弟，致被反刃，兇手畏罪自刎云云。我昨天到時，他摺子已經寫好了。今日一早具奏去了。等一會便有信息。胡仇道：史華對我說，鄭兄說反了蒙古王，爲甚麼在此處。虎臣道：我說得他肯反了。到了蒙古，他豎旗起事那天，我就推說和他遊說各家王子，便脫身去了。難道我還跟着他受死麼？我這個是教他自相殺戮，虛耗他的兵餉，又使他互相疑忌的意思。不然，他們一德一心，修起政事來，我們更難望恢復了。胡仇又悄悄把濟南、浙江、廣州各路的事，告訴了虎臣。虎臣喜道：如此便有點可望了。還有一個蒙古王，名叫「延納」的，不久就要反了。知照他們，乘時舉事，長驅直進，燕京唾手可得。據了燕京，南方不難傳檄以定矣。胡仇道：鄭兄也應該趁此時走了。或到濟南，佐理他們辦事也好。因爲他們那裏戰將有餘，謀士不足。鄭兄到那邊去，好代他們謀畫機事。虎臣道：我也甚想回南邊去走一次，覷着得便就行。胡仇道：鄭兄此時可是就陳天祥的事。虎臣道：不過我昨天回到這裏，暫時借他地方歇住罷了。只聽了今天的信，再定行止。說罷二人又談了許多別後的事，方纔分散。到

了午飯過後，虎臣滿面喜色，匆匆走來，說道：「陳天祥的奏，居然准了，下了詔旨，說盧世榮辦理規措所暴斂虐民，天怒人怨，假手李華，代天行戮，死有餘辜，仍着戮屍示衆，李華畏罪自刎，不必追究，盧氏私出賞格，拿家屬問罪，規措所着即行停止。」胡仇道：「其實盧世榮已經死了，也就罷了，何必又戮甚麼屍呢？」虎臣道：「這正是韃子殘暴的行徑，也是虐待中國人的去處，如果盧世榮是個韃子，也絕不至於如此了。」胡仇道：「這麼一辦，好雖好，可是那一種沒心肝之流，又要說甚麼天恩高厚，感激涕零，倒代他立固了根基了。」虎臣道：「我們時刻存心恢復，他們自然時刻存心永據了。」我們此刻且莫慮這個，我已叫陳天祥差人買棺盛殮史華，我們且去看看，也是送他一場。」胡仇點頭應允，二人一同走到教忠坊，只見盧世榮的首級，已經用木籠盛了，掛在高竿之上。陳天祥正差了兩名家人，買了棺木，來盛殮史華，二人看着殮好了，送到城外義地埋葬。胡仇留在燕京探聽消息，虎臣便問胡仇要了一封介紹信，逕奔濟南，投李復來。李復得了胡仇書信，便延請虎臣，在花園裏居住。此時俠禪已到了多時，只是覷不着機會下手，問起帶來的僧衆，知道都散在各寺院裏居住。虎臣道：「且等我住過兩天，到外面去看看形勢。」

不得沒有機會。也要做他一個機會出來。從此鄭虎臣便天天到城外各處去查看地勢。一天出了南關。順着大路走去。沿途觀看野景。也忘了路之遠近。不覺走到一山。山下有幾家居民。路旁放着兩乘山轎。轎夫過來問可要坐轎子。虎臣便問這是甚麼山。轎夫道。這是有名的千佛山。山上一千尊佛。十分靈驗。這裏安撫使大人也常來拈香的。虎臣聽說。便步行登山。只見一條石路。蜿蜒而上。過了一座牌坊。轉了一個大彎。便到了半山。這半山上有一個大廟宇。廟內倒也十分寬敞。僧衆也不少。從廟後轉出去。又有許多小廟。都有和尚住持。虎臣遊過了。便回到大廟裏。走入客堂。便有知客和尚來獻茶。虎臣閒閒的問道。寶刹共有多少高僧。和尚道。本廟的不過四五十人。近來倒是掛錫的客師甚多。虎臣道。我在山下就聽說寶刹菩薩十分靈驗。這裏安撫使也常來拈香。和尚道。安撫使愛大人時常來此。倒不是爲的拈香。敝廟方丈是一位蒙古高僧。曾經封過國師。與愛大人是相好的。所以常來談天。虎臣又應酬了幾句套話。然後辭了和尚。循路進城。回到李復家裏。恰好李復接了仙霞密報。知道廣州、惠州、臨安一帶都約定了九月起事。虎臣道。此時已過了中秋。轉瞬便是九月。我們此地也不可預備。

李復道計將安出。虎臣道：「此處安撫使是那一個？」李復道：「是愛呼馬。」虎臣道：「俠禪此刻不可安坐在家裏，趕到各寺院裏，知照夥伴。從今日起，陸續都到千佛山廟裏掛單，限於九月初七日取齊，不可有誤。」俠禪道：「千佛山我也去過一遍，我們夥伴已經不少。」虎臣道：「要借他那裏辦事，衆人不能不到那裏，你且去招呼了，我再告訴你的法子。」俠禪答應去了。虎臣又問李復平日結交的市井少年，共有多少人。李復道：「共有二千人光景，要是他們再轉代招呼起來，大約可得三四千人。」虎臣聽罷，點頭籌畫，一面叫李復陸續打發二百人扮作客商，暗藏軍器號衣，到益都去，記准了九月初十一兩天，大家留心聽得城中連珠砲響，便一齊動手，不可有誤。這就近只有益都有重兵，先取此處最要。李復依言分派去了，直等到九月初七這天，虎臣纔授了計策與俠禪，叫他去行事。又撥了十多名市井少年，暗地跟隨了去，聽受指揮。又教李復暗暗把號衣軍器分給衆人，只聽初九日城中礮響，便一齊動手，分撥已定，只在家裏坐待時候。却說俠禪領了虎臣的計，逕奔千佛山來，見過知客和尚，說明來掛單一宿，明日便行。那知客和尚見他相貌猙獰，心中未免有些害怕，無奈禪林規矩如此，只得把他留下。俠禪暗中查點。

見自己夥伴約已到齊，便悄悄的告訴了衆人。明日早飯時，如此如此，衆人都點頭會意。一宿無話。次日早起，飯廳上高敲雲板，主客各僧，便都魚貫而入，各就坐位。念了一聲阿彌陀佛，方欲坐下。俠禪忽然舉起飯碗，向地下一擲，大吼一聲，與我下手。仙霞嶺上，一衆和尚，便一齊動手。兩個縛一個，把本廟僧人，一齊都縛起來。不曾走了一個。連那使役人等，都捉住了。俠禪一面分撥五十人，守住山口，提防走了人。一面撥人到後面小廟裏，捉拿和尚。自己掄起錫杖，逕奔方丈而來。那方丈裏的韃和尚，在那裏割燒牛肉下酒。旁邊還放着一碗熱騰騰的大蒜煨狗肉。俠禪大吼一聲，舉起錫杖，當頭打去。韃子和尚未曾提防，被他這一下，打得腦袋破裂，腦漿迸流，倒在地上，掙了兩下，就不動了。俠禪大怒道：好個不耐殺的東西，怎麼手也不回就死了一脚，把屍首踢開，出了方丈，督着衆人，把本山和尚，都押入空房，鎖禁住了。然後飽餐一頓，取出一個字帖，差一個夥伴，送到安撫使衙門裏去。看官，你道這是甚麼帖，原來是鄭虎臣預先寫下的。冒了韃子和尚之名，約愛呼馬初九日到千佛山登高的。愛呼馬得了帖子，便回說：明日准到。俠禪便分付衆人，各各准備。到了初九那天，又差一名和尚去催請。愛呼馬便傳齊

執事帶了五十名親兵，鳴鑼開道，作張蓋游山之舉來了。剛剛來到半山牌坊底下，便有許多僧人排班迎接，轎子抬到山門之外，愛呼馬下轎，執事親兵都在門外伺候，愛呼馬步入廟來，見兩面僧人排班站立，獨不見方丈迎接，心下疑惑，便問道：「如何不見方丈和尚？」和尚回道：「今日老和尚偶抱小恙，請到方丈裏相見罷。」愛呼馬逕到方丈裏來，一脚纔跨了進門，俠禪早在裏面提着錫杖等候多時，一見愛呼馬進來，手起杖落，劈頭打去，愛呼馬本是一員戰將，雖然未曾提備，却也身手敏捷，連忙往旁邊一閃，正待喝問，第二杖又劈頭下來，忙伸兩手去擋接，不提防這一根錫杖，是鑛鐵打成的，有五十斤重，俠禪的氣力又大，這一接，把他的虎口震開了，連忙鬆手，大叫：「親兵何在？」叫聲未絕，腰上早着了一下，被俠禪一擲，直搜到天井裏去，橫臥在地，正要掙扎起來，背上又連着了兩下，便嗚呼哀哉了。俠禪逕奔出來，指揮衆僧，把執事親兵圍住了，捉的捉，殺的殺，不曾走了一個，不知以後如何取濟南，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賺益都鄭虎臣施巧計 辭監軍趙子固謝孤忠

却說俠禪受了虎臣之計。賺愛呼馬到千佛山結果了。又圍住他的執事親兵。殺的殺。捉的捉。捉的不曾走漏了一個。即剝下號衣。叫跟來的市井少年穿了。扮作親兵。飛馬進城。到文武大小各衙門稟報。只說安撫使在千佛山得了暴病。衆多官員得了此信。便都匆匆的到千佛山去請安問病。俠禪那一根禪杖。未免又勞動他。逐一結果。虎臣探得衆官都已出城。便到安撫使署前。放起三聲轟天大礮。不一會刀槍林立。劍戟爭光。一衆好漢都來齊集。聽候號令。虎臣一面分兵到四門。砍倒了守門兵弁。摧倒了腥膻臭惡的韃旗。換上光明正大宋家旗號。一面打開了監牢。放出了犯人。自己却親身殺入安撫衙門。首先收了文書印綬。出榜安民。李復帶了兵士出城去會合俠禪。恰好在半路相遇。會齊了同進城來。李復親提各和尚來問話。內中是漢人盡都釋放。仍回本廟。是韃子都拿去砍了。虎臣備了文書。差一名精細兵士。到益都去投遞。

又叫俠禪帶了本部五百禪兵。受了密計。先到益都城外一百里地方埋伏。倘遇了益都兵來。不可放過。就便截殺。教李復鎮守濟南。自己却帶了五百兵士。扮做難民。逕奔益都來。却說益都守將是葛離格達。擁了一萬重兵。鎮守益都。這天接了一封文書。內言濟南起了土匪。請發兵來彈壓。葛離格達看了文書。便派一員副將。帶了五百韃兵前去。這員副將名喚宋忠。得了將令。領兵便行。走不到百里之遙。忽聽得一聲鼓響。樹林內擁出一隊和尚。爲首一員。生得面貌猙獰。虬髯倒掛。手掄禪杖。大喝俠禪在此。誰敢過去。宋忠縱馬上前問道。你既是出家人。爲甚不去念經禮佛。却來造反。俠禪更不打話。縱馬出陣。掄起錫杖。便打宋忠。忙舉槍相迎。戰不三合。被俠禪一杖打落馬下。揮兵掩殺。這五百和尚。都是俠禪親自教出來的。操練了幾年。今日新礪初試。勇氣百倍。這五百名韃兵。不够他們一陣。還嫌殺的不盡興。俠禪約住衆人。仍舊埋伏林內。不多一會。又有一枝兵到了。原來鄭虎臣首先到了益都。又遞了第二道假文書。只說濟南被圍甚急。專待救兵一到。裏應外合。葛離格達連忙又叫一員副將。名喚胡突的。帶了一千韃兵。兼程進發。會合宋忠。同援濟南。俠禪截住去路。廝殺五百僧衆。便向敵陣冲入。橫冲

直撞韃兵大亂。胡突措手不及。被俠禪一杖打死。殺得屍橫遍野。方纔鳴金收軍。那邊鄭虎臣賺得葛離格達兩次出兵。便教五百假扮難民。一擁入城。口稱濟南已失。只得棄家逃難。到此圍住了鎮府衙門求賑。葛離格達大驚。便集衆將商議。遣兵救援。一將出稟道。末將雖不才。願領兵克復濟南。葛離格達看時。却是烏里丹都。這烏里丹都。從前與葛離格達是同僚。一同跟了伯顏張弘範入寇宋室。後來他貽誤了軍機。被伯顏參了他一本。便奉旨革職。他要謀開復原官。就想投營效力。爭奈沒有人肯收他。後來葛離格達出守益都。他仗着同僚之誼。便來投奔。葛離格達收在帳下。此時聽得濟南有失。便出來討差。葛離格達大喜道。將軍克復了濟南。我當奏聞朝廷。開復將軍原官。便撥了三千人馬。交烏里丹都。即刻啓行。烏里丹都奉了將令。即刻起身。益都百姓。看見一天之內。連起了三次兵。又見那假扮的難民。說得土匪怎生利害。一時人心大亂。且說烏里丹都領了人馬。離了益都。逕奔濟南。走了百里之遙。只見兩旁樹木叢雜。天色已晚。便傳令紮住行營。埋鍋造飯。安歇纔定。忽然軍中擾亂起來。烏里丹都急問何故。左右告道。軍士掘地作竈。掘出了好些屍首。細看時。都是益都兵士。所以驚擾。烏里丹都喝

道。那有此等事。再有妄造謠言者。斬。正傳令間。忽報外面火起。急出帳看時。只見兩旁樹木盡着。此時九月天氣。木葉黃落。着了火。猶如摧枯拉朽一般。軍中大亂。烏里丹都傳令拔隊起行。忽然聽得喊殺連天。鼓聲大震。一隊和尚。在火光裏殺出來。烏里丹都大驚。又不知敵兵多少。不敢戀戰。帶着人馬。向濟南路上走去。走不到十里路。只見前面一帶火光。列成陣勢。旌旗招展。正不知多少人馬。幸得那一隊和尚兵。只殺了一陣。便自退去。不如回去。見過葛離格達。添兵再來。想罷。便傳令回馬。只見那樹林內。火光迄自未熄。那樹木被燒的倒將下來。塞住大路。不得前進。正叫兵士探路時。忽然鼓飛大震。火把又明。先前那隊和尚兵。又從兩旁殺出。當先一員虬髯和尚。直接到烏里丹都馬前。舉起五十斤的鑕鐵錫杖。劈臉打來。烏里丹都接住。廝殺。俠禪殺的性起。用盡了生平之力。掄動錫杖。往來如風。一杖打在烏里丹都的馬頭上。把馬頭打碎了。那馬負痛直跳起來。把烏里丹都掀翻在地。跌離五丈多遠。俠禪趕上。攔腰一杖。幾乎未曾打做兩截。揮兵掩殺。那韃兵奪路逃命。擠擁不開。自相殺戮。死者不計其數。看看殺至天明。俠禪方纔約住衆兵。那殺不完的韃兵。逃了性命。到葛離格達那裏報信。葛離格達大驚。

正欲派兵救援。忽報濟南安撫使盼救兵不到。殺出重圍。逃難到此。離益都只有十里。葛離格達連忙上馬。帶了一隊親兵。出城迎接。出得城時。只聽得城內三聲礮響。猛回頭看時。城頭上大亂。四門盡閉。不到一會。盡換了宋家旗號。正不知何處兵來。嚇得葛離格達幾乎墮馬。幸得標下各兵。還有五千駐紮城外。倉皇便投到營裏去。忽探馬報說濟南安撫使愛大人。被土匪追趕甚急。葛離格達倉皇之際。便引了一千軍士。迎將上來。走不到五里路。只見一隊殘兵。打着愛呼馬旗號。飛奔而來。葛離格達親自出馬。迎將上去。那一隊兵。行至切近。忽然一聲號起。衆兵士一齊去了頭盔。全是和尚。直撲過來。葛離格達大驚。不及招架。回馬便走。五百和尚。在軍中左冲右突。勇氣百倍。城外各營。聞警齊來救援。城內鄭虎臣。率領七百少年壯士。殺將出來。正不知敵兵多少。正在混戰之際。一連三四次報到東平、臨清、東京、萊州、平度、各處郡縣。一齊失守。此是虎臣假報。他們那裏得知。軍士聞報。信以爲真。一時大亂。無心戀戰。簇擁着主將。尋路奔逃。葛離格達也沒了主意。正在慌張之際。忽然俠禪匹馬撞將過來。馬頭相並。掄起錫杖。當頭打去。葛離格達不及招架。側身一閃。打在肩上。翻身落馬。軍中大亂。葛離格達竟被衆

兵踏成肉醬。混殺了一陣。韃兵四散奔逃。虎臣收兵入城。安民已畢。留下人馬。鎮守益都。自己和俠禪率領五百禪兵。班師回濟南去。李復迎接進城。商議分兵進取。虎臣道：「此時兵馬未足。不可輕進。一面招兵買馬。積草屯糧。等兵糧足用時。方可四面掠地。」李復依言。豎起了興復宋室的義旗。招軍買馬。一面差細作分往廣州浙江等處探聽消息。且說臨安楊鎮龍。本是當地一個鉅富。伯顏兵入臨安時。縱兵蹂躪。他家損失不少。他的父親楊敬及母親。均被韃子擄去。死生未卜。那時鎮龍纔一十八歲。亂後訪尋父母消息無着。因此立志報仇。與嘉興柳世英結爲生死之交。平日陰蓄了許多敢死之士。待時而動。生平又專喜濟困扶危。臨安地面。人家都稱他爲小孟嘗。前番江南大饑。他和柳世英兩個。暗帶了錢米。前去賑濟。全活的不少。所有流亡無歸之人。都招到臨安來。喜得他家廣有田園。安置一、二千人。並非難事。因此人人歌功。個個頌德。鎮龍見人心歸服。便坐了船。親自到嘉興來。與柳世英商量。這柳世英家世是以蠶桑爲業。嘉興一帶的桑園。多半是他私產。因此也是財雄一方。所有種植桑園的佃夫。便是他的心腹。這一日家人來報說楊鎮龍到了。便親自迎出來。執手相見。延入密室。置酒相待。說起舉

義的事。柳世英道：這件事必要斟酌萬全，方可下手。近來雖據探報，說廣州董賢舉、惠州鍾明亮，都約定九月起事。我們雖也答應了九月，然而萬一沒有機會，切不可鹵莽。我並不是畏縮，恐怕畫虎不成，被人笑話。近來仙霞嶺上各人，既與我們通了氣，何不先到那里走一遭，和他們商量一個長策呢？何況我們人衆雖多，却都是不會上過陣的。戰將更少，到得那里，或者可以招致幾個來，便好行事了。鎮龍喜道：如此我們便行。柳世英道：前回聽得狄定伯說，本來他們踞了仙霞嶺，招兵買馬的甚好。後來恐怕韃子與他們爲難，便一律都改爲寺觀。衆英雄都改了道士和尙。我看這一着，狠爲不妙。這番到了那邊，看看形勢，好歹勸他們再改回來。果然有險可守，我們也可以有個退步。鎮龍道：這個且到了那裏再說。於是二人收拾過行李，叫家人挑着，同到仙霞嶺來。一路上水船陸馬，夜宿曉行，不在話下。一天到了清湖鎮，天色已晚，便覓客寓投宿。恰好路旁一家大店，招牌寫着「張家店沽酒寓客」。二人入內，先揀了酒座坐定。家人把行李放下，酒保便過來招呼，擺上幾碟小菜，煖上一壺會稽女兒酒。在二人面前，各斟上一杯。那兩個家人自然另桌去吃。酒保便問二位還是在此歇宿，還是吃酒便行。倘是歇

宿。我們此地有上等客房。鎮龍對世英道。只怕我們吃過酒。趕上山去。還來得及。酒保道。二位是到那裏的。世英道。我們是到福建去的。酒保笑道。既到福建去。巴巴的趕到山上去。做甚麼呢。我這裏住一宿。明日一早起行。不舒展得多麼。世英道。那裏有一個道士。是我們的朋友。要去看看他。酒保道。是那個山上的。世英道。仙霞嶺的。酒保笑道。客官你弄差了。仙霞嶺只有和尚。沒有道士。只有馬頭嶺、蘇嶺、密嶺。是有道士的。世英聽了。覺得一呆。那酒保便去了。世英對鎮龍說道。那狄定伯明明說是仙霞嶺。怎麼到了這裏。又說不是。莫非有點蹊蹺。鎮龍道。或者這酒保弄不清楚。也未可知。何況這等事。本來是縝密的。或者定伯故意閃爍其詞。更未可定。說話之間。只見店中走出一個人來。向二人招呼讓酒。便在橫首坐下。問道。不敢請教二位。是要訪那一位法師的。小店這裏。所有山上的寺觀。都來買酒。略有點曉得。世英道。是一位姓狄的。那人道。你二位貴姓。二人說了。那人連忙拱手道。久仰大名了。不知駕到。有失迎迓。失敬了。忙又叫酒保重新煖酒。送到頭號客房裏去。即起身讓二人到裏邊來。走過了兩進客房。直到第三進內。另外一個小門。推門進去。却是一座小小花園。園內蓋了三間精室。琴書爐鼎。位置

幽雅進去坐定。世英方問那人姓名。那人道：在下張毅甫的便是。鎮龍道：莫非是從燕京送文丞相靈柩回吉州的張義士毅甫道：尊稱不敢。鎮龍道：義士爲何做了這當壚的勾當？毅甫便把仙霞嶺建廟開店的一番話告知。又道：這園內各處房屋，便是專爲延接天下英雄而設。平常過客，是不得進來的。世英道：狄定伯前者說是在仙霞嶺，方纔貴夥又說仙霞沒有道士，這是何意？毅甫道：若說這仙霞嶺的山脈，大而言之，從東面天門山起，過雁岩、括蒼，到這裏，直到福建、岑陽嶺、雲祭嶺、翠峯山、新路嶺，迤南入西，到江西盤古山、南逕嶺，一路幾千里，都是仙霞山脈。小而言之，從這裏清湖鎮起，迤南七十里，入福建界，都是仙霞嶺。大約仙霞是個總名，近人把最高的一座，定了仙霞嶺名，其餘都另有名字。不過都是仙霞的別峯。他處人便籠統說過了。近地人却分別的狠清楚。如定伯他只在蘇嶺結了一座茅庵。二位要會他時，只消到馬頭嶺岳公蓋那裏，便可以會得着。二人大喜。說話時，酒保已送上酒菜。三人對坐，把酒論心。二人就在張家店住了一宿。次日早起，張毅甫親送到馬頭嶺，與岳忠相見。通過姓名，便差人去請狄琪宗仁來，共議此事。宗仁道：既已應允了廣州那邊，九月起事，我們又已差人去約濟南

一路他們亦必如期同舉。這裏萬不可失信。如果怕沒有將弁。我有兩個小徒。劉循、劉良、勇力過人。可以相借。岳忠道便是我教的張雄、馬勇。也可以叫他跟隨二位。聽候指揮。鎮龍大喜。拜謝。又談起此處一律毀去堡柵。改建寺觀。甚爲可惜的話。岳忠道便是我也。日夕打算過來。當日謝疊山先生教這樣做。不過是一時權宜之計。以避韃鋒。也因爲我們當日建立山寨時。只在山之一隅。用亂石塞斷山路。過往諸人。都要繞山下小路。纔能到仙霞關。我們那時。本怕不能大舉。纔這樣辦法。此刻既是各處都舉事。我們也斷不袖手讓人。二位起義時。此處必定響應。二人更是歡喜。聚了一天。即帶了劉循、劉良、張雄、馬勇。別過岳忠等。先到嘉興去。論理這條路。是先到臨安。再到嘉興。何以他二人却先到嘉興呢。因爲世英想起一件事。說我們雖說是舉義。然而說起來。不過是一個平民。恐怕人家不肯響應。必要尋一個宋家宗室。奉之爲君。方爲名正言順。鎮龍道。此時更到那裏去尋宋朝宗室呢。世英因又想起一個人來。這個人姓趙。名孟堅。表字子固。係安定郡王之後。曾經做過翰林院學士承旨。宋亡之後。避亂在海鹽居住。那年輕文海奉了元主之命。訪求江南人才。要荐他。他高臥不起。文海使威迫脅。他仍舊抵死。

不行。文海無奈，荐了他的同族兄弟趙孟頫。此人至今尚在海鹽，便想迎他到軍中，先做個監軍。以後覷便行事，或竟奉他繼了宋室之後，立之爲帝。二人議定，所以在臨安並不耽閣，逕向嘉興來。先把劉循等四人安置在家里，撥人伺候。二人逕奔海鹽，尋到趙子固莊上，告與守門老僕。說有事要求見。那老僕進去良久，出來相請。二人進得莊門，只見夾道桑陰，匝天濃綠。內中也點綴些花草，大有隱士之風。二人跟著老僕，走到一所房子內，拾級登樓。老僕領到了樓上，便自下去。二人抬頭，看見子固是一位蒼顏老者，氣象蕩然。一個垂髫童子，侍立一旁。二人上前拜見已畢，子固讓坐，便問二位辱臨，不知有何見教。鎮龍見有童子在旁，因請道：有心腹之事相告。乞王孫屏退左右。子固道：這童子只在老夫身邊，並不下樓一步。有話但請說無妨。鎮龍世英齊聲道：胡元恣虐，宋社淪亡。迄今苦元虐政，人思故主。某等願從衆志，毀家抒難，興復宋室。特來請王孫監軍。子固道：二位在宋官居何職？世英道：某等皆是農民，並未授職。子固起敬道：難得兩位義士，不忘先朝。但老夫行將就木，只求晚年殘喘，與聖朝草木同沾雨露之春足矣。何敢多事。况不肖弟孟頫，屈膝胡元，厚顏獻媚。我趙氏祖宗，當慟哭於地下。凡我宗族，

都蒙其羞。更有何顏。妄圖恢復。望二位努力爲之。此時趙氏宗社已屋。胡元僭妄。凡我中國人。皆與之爲不共戴天之仇。但能起義恢復。凡是中國人。有德者皆可居之。何必趙氏。鎮龍道王孫話雖如此。還望以宗廟爲重。屈駕一出。以鎮人心。子固道。不瞞二位說。自國亡之後。老夫即居此樓。足不履地。日以賣字爲生。有所不足。則老妻採桑。飼蠶織絹。以佐朝夕。自恨不湊先朝露。更何心爭雄。二位果能恢復舊物。即據而有之。但能使胡元絕跡。即我趙氏祖宗。亦必含笑頂禮於九泉。二位好自爲之。世英道。王孫高潔不從。某等只好別求宋家宗室了。子固道。這大可以不必。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昔者我太祖皇帝。軍次陳橋。驟遇兵變。黃袍加身。遂受天下於周。天下豈是趙氏私物。何必如此拘執。二人再三相請。子固笑道。二位孤忠可敬。志氣甚大。何以識見反小。此時興兵恢復。是代合中國人驅除腥膻污穢之氣。豈是爲我趙氏一家之事。望二位旗開得勝。肅清宇內。俾老夫得再履中國土地。受賜多矣。二人見子固執意不從。只得興辭嗟嘆而出。一路上商量。雖無趙氏監軍。此時人心思宋。或者亦可以行事。且待回到嘉興。再爲商量。不知回嘉興後。如何佈置。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應義舉浙民思故主 假投降宗智下惠州

却說楊鎮龍柳世英二人回到嘉興，便和二劉張馬商量起事之法。商量了數日，尙無頭緒。劉良道：此時已是八月下旬，不上幾天，便是九月。若說起事，是時時可以動手。若必要等機會，恐怕誤了約期。我看從來地方起事，無非是民心渙散，或是民怨沸騰，方纔鬧起來。論此時民心，原未十分歸附胡元，論民怨呢，他那種苛虐之政，百姓們居然受慣了，也忘了怨了。除非此時，他另外出一個甚麼政令，激起民怨，方纔是個機會。一句話忽然提醒了柳世英，即日下鄉，到自家莊上去。原來柳世英在離城十五里地方，有一座莊院，十分寬大。世英到了那裏，便叫人分頭去招了四五百名佃夫來，殺牛宰馬，相與痛飲。飲酒中間，世英正色對衆人道：我今日聽了一個消息，甚爲不好，告訴你們各位，早爲防備。衆人都問是甚麼信息。世英道：如今韃子朝廷，下了一道詔旨，派了欽差，專到我們浙江地面，要搜尋十萬童男，十萬童女。欽差不日便到。

我同你們衆位情同手足。各位都有子女。我既然得了消息。不能不告訴出來。等大家好預備。不然。欽差到了時。挨戶搜尋。那時藏也沒有藏處。你們各人也各有親戚朋友。也都要互相知照。免得臨時張惶。衆人聽了。一齊驚愕。內中一個問道。不知他要這許多童男女做甚麼。世英把桌子一拍。咬牙切齒道。他要在蒙古地方。起造一座極大寶塔。可奈他那裏多是沙漠。地皮太鬆。不能起造。他要取了童男女去。活埋在地下。墊塔脚。叫做打人樁。你說可恨不可恨呢。說的衆人都切齒大恨。世英又道。我爲這件事。這兩天不進城。就住在這莊上。你們想得出甚麼主意。三天之內。可來告訴我。衆人應諾。這一天就不歡而散。這幾百人出去。便沸沸揚揚的說起來。不到一天。嘉興城廂內外。早傳遍了。婦女們聽了這話。都在那裏哭哭啼啼。登時就怨氣冲天。便有許多人到柳家莊上討消息。世英一發說的利害。說是有隱藏的。都要治罪窮追。諸多人等。更是嚇的沒了主意。有些人便打算帶了子女逃走的。世英道。憑你逃到那裏。總是沒用。被他碰見了。說你有心抗旨。非但子女不能免。自己還要受罪。說的衆人一發慌了。到了第三天。擁到柳家莊去討主意的。何止數千人。莊內容不下。甚若莊門以外。二三里路。都站滿。

了人世英道。當日我們太祖皇帝相傳下來。三百多年。百姓們相安無事。那一個不是受了皇帝的覆載。此時韃子恃強滅了宋室。我們百姓就受此慘毒。爲今之計。除非趕去韃子。恢復了宋朝。方得太平。衆位如果要保全子女。同享太平。可同我進城。先殺了韃官。佔住城池。然後傳檄各處。一同恢復。非獨免了慘毒。又且做了中興功臣。不知衆位意下如何。衆人同聲願往。於是世英指撥劉循、劉良、張雄、馬勇、各帶一隊百姓。分往四門殺散守門兵士。關閉城門。不許放韃子出入。自己和楊鎮龍帶了衆佃夫百姓。一擁入城。到郡守衙門。先將郡守卜成仁一刀殺死。城頭上早飄起滅胡復宋的旗幟。楊鎮雄便向柳世英借了一千佃夫。帶了張雄、馬勇。扮做逃難百姓。飛奔臨安而來。此時搜求童男女的謠言。早已遠近傳播。臨安一帶。也是人人懼怕。個個張惶。楊鎮雄帶領一千人到時。地方上全沒準備。被他一擁進城。圍了安撫使衙門。安撫使「哈斯哈雅」措手不及。只得從後花園短牆上跨了出去。扮做平民。逃走了。楊鎮雄據了臨安。出榜安民。一面差人飛報仙霞嶺。一面差人到廣州一帶探聽虛實。岳忠得報。便聚了宗仁、狄琪。商議道。胡子忠昨日差人報到。說蒙古王「延納」反了。元主自將親征。今楊柳二

人已佔了臨安嘉興。雖未知山東、廣州、兩路消息如何。前回柳世英說起。我們不如仍舊造起寨柵。我想造起寨柵。又要興工動作。不過分得一隅。計不如奪了仙霞關。拒住福建來路。這裏馬頭嶺也造起一個關來。我們便自成一家。進可以戰。退可以守。從前謝疊山先生勸我們改了寺觀。我也恐怕被他們圍了。裏面糧食不足。所以依了。近來山內開墾的地更多。可以不憂這個。他來了。我們力足以勝的。便殺他個片甲不回。力不能勝的。我們便閉關自守。以勞其師。他不來惹我們。這一條路是閩浙通衢。商賈往來。我們可以收他的關稅。以供兵餉。豈不是一舉數得。宗仁道非但如此。我們並且可以出去攻取城池。以爲響應。眼見得興復宋室。在此一舉的了。狄琪道。此處仙霞關。並沒有重兵把守。不過稅廠裏有百把名護勇。另外有五百名韃兵。箭在那裏。算是保護稅廠的。我們帶幾百人去。唾手可得。得了此處。並可以堵住福建的來路。三人正在計議。忽然幾處飛馬報說。湖州、甬東、會稽、處州、各路兵起。都豎了滅元復宋的旗幟。宗仁道如此。我們更不容緩了。於是議定。當夜狄琪引一千兵去取仙霞關。叫謝熙之監工。在馬頭嶺要路上。築造馬頭關。宗仁鎮守本山。岳忠帶領一千兵士去取禮賢縣。這禮賢縣近

在清湖鎮北十五里。因這裏最近。先去攻打試兵。且說狄琪當夜帶領一千兵。悄悄的行至仙霞關下。分五百人攻打韃營。五百人取稅廠。先把稅廠圍住。打開廠門。攻將進去。逢人便殺。這稅官正在睡夢裏。三更半夜。正不知何處兵來。下得床時。狄琪早已進來。手起刀落。結果了性命。得了稅廠。撥二百人去殺守關兵士。就便守關。自己率領三百人。去助攻韃營。那裏正在混戰。韃兵倉卒之中。黑摸着廝殺。我兵燈球火把。照耀如同白日。狄琪兵到。直奔韃兵陣內。左冲右突。身體輕健。如入無人之境。五百韃兵。不曾留得一個。可憐這場敗仗。連一個送信的人也沒有。岳忠帶領一千人下山。先到了清湖鎮。分在張家唐家兩店居住。是夜四更造飯。五更起身。天明時到了城下。恰好城門開放。岳忠匹馬當先。一千人一擁而入。就城中殺起來。到了縣署。擒下了縣令。出榜安民。城上豎起宋家旗號。殺了縣令祭旗。差人到清湖鎮取了張毅甫來。叫他權了縣令事。把韃子的印信毀了。另鑄銅印。改了禮賢縣做江山縣。取恢復江山之意。直到此時。還是叫江山縣。岳忠班師回馬頭嶺。謝熙之已經督率工役。築造關隘。岳忠便差人到各處報捷。並擬定了彼此往來公牘。一律仍用德祐年號。因爲景炎已崩。祥興殉國。此時只有

德祐帝尙在吐蕃，所以仍用此年號，是尊宋室的意思。又行知各處，當取韃子所鑄至元通寶錢，一律銷燬，改鑄皇宋通寶錢行用，使百姓們思念宋室。一面差人到廣州去催促起義，逼取福建，以便與此處相連。部署方定，又是一連好幾處報到兵起，大抵自高宗南渡以來，在臨安建都一百四五十年，歷代都是講究以仁義禮讓治天下，百姓們久沐皇仁，此時忽遇了胡元暴虐，那一個心中不橫亘着大宋兩個字。此時得楊鎮龍、柳世英兩個起了義兵，一時響應者五百餘處，浙江一路幾乎全都恢復了。宗仁等得了此信，更是歡喜，恰好濟南捷報又到了，於是更盼廣州的信，又加派了人去催促，且說董賢舉自從聘了宗智到廣州，便同到戰船上去。原來董賢舉並不在陸路上，恐怕洩漏機謀，因此造了百餘號大船，只推說出海捕魚，暗中招集四路英雄，廣州民情好鬪，往往因些微小事，兩姓相鬪，各聚數千人，如臨大敵，雖死不悔。董賢舉利用此輩，說以忠義，又陳說胡元暴虐，說得人人憤激，他便羅致到手，也有隨他下船操練的，也有在家居住等他起義的。這百餘號船出海，也去捕魚，有時操演水戰，自從宗智到了，更認真操起來，恰好廣州安撫使因爲地方多盜，要招募團練兵，限期七月要招足了三千人。

教與操練。九月安撫使親自看操。董賢舉得了這個信息。不勝之喜。便暗暗分付手下各人。都去投充團練。等到他閱操那天。自有道理。各人受命而去。所以這一回所招團練之兵。十停之中。倒有九停半。是董賢舉黨人。他們又都是在家私自操練過的。教起來格外容易。那安撫使自是歡起。定了九月十五日在校場看操。董賢舉得了信。便密密佈置。分頭授以計策。到了操的那天。安撫使帶了一員中軍。兩員副將。一隊親兵。親到校場上來。到演武廳坐下。團練兵排隊到了。果然旌旗招展。盔甲鮮明。那百姓圍着校場觀看的。人山人海。安撫使叫傳令開操。中軍官手執令旗。在廳前傳令。忽然人叢中一聲大砲。轟天震響。便豎起一枝滅胡興宋的大旗來。登時四面八方一片聲叫殺。那些團練兵把韃子號衣一齊脫了。裏面便現出皇宋義民的號衣來。刀槍劍戟。直殺奔演武廳來。那一班看熱鬧的百姓。嚇的四散奔逃。騰下的都是董賢舉部下。一個個去了外衣。裏面都是皇宋義民的號褂。董賢舉掄起一雙闊板斧。逕奔安撫使。安撫使大驚。忙叫兩員副將迎敵。自己由中軍官保護着。逃回城中去了。這兩員副將。那裏敵得住四五千。不到一頓飯時。早就剝成了肉泥。董賢舉率領部衆。逕奔城下。城門已閉。城樓

上箭如飛蝗。射將下來。不能得近。賢舉揮兵攻城。忽見一人。走上敵樓。手起劍落。殺死守將。趕散兵士。開門出迎。賢舉便領兵入城。那殺守將的不是別人。正是宗智。原來賢舉遇事都與宗智商量。這回的佈置。也是二人在船上商定的。及至賢舉上岸行事。宗智正欲駛船出海。忽然想起在城外舉事。萬一放了人進城報信。先行設法守禦。再移檄鄰郡來救。豈不是前後受敵。因此星夜趕回。暗暗率領二百兵士。喬裝入城。以爲內應。當下會合了賢舉。一同攻入安撫使衙門。合家屠戮。宗智勸道。這些韃子。自然該殺。但是那老弱的。可恕便恕了。何必殺戮太過。賢舉道。對了這些畜生。萬不能施婦人之仁。須知他們殺來時。把我們中國人如何躑躅。老弱的。似乎可恕。你須知老的他曾經從少壯時過來。他少壯時曾經殺過我們。如何不殺。至於那弱的更不能恕。我此時恕了他。他將來壯起來。便不肯恕我。爲甚麼自己留下這個禍根。我此時得了廣州。有所憑藉。他日打到蒙古。我還要把他全部落殺一個寸草不留。方纔放心呢。不然留下他那孽種。能保得住他永遠不覬覦中國麼。於是傳令合城搜羅韃子。見了便殺。不准留下一人。漢人不准騷擾。雖一草一木亦不准動。此令一下。合城漢人無不香花燈燭頂禮膜拜。

部署已定。宗智便率領水師到惠州去接應鍾明亮。却說鍾明亮在宋朝時本來是一個海盜。專在海外攔劫商船。張弘範到廣東時。屢次遣人招安。明亮不肯投降。只說大丈夫當南面稱孤。豈肯屈膝他人。這句話傳到張世傑耳邊。也遣人去勸他投順。他又說元兵寇急。我可以相助一臂。等元兵圍解。我仍是我。不願受封官爵。世傑恐怕他不受約束。也就放過。明亮說過這話。便想助宋攻元。正待啓行。已聞得厓山失敗。遂又入海去了。董賢舉當日本是個海客。從海外販貨回國。遇了鍾明亮行劫。賢舉慷慨取出金銀相贈。又勸其改業。明亮道。我也知飄流海上。終非了局。無奈已經失足多年。內地不能容我。爲之奈何。賢舉又說起韃子佔了中國土地。怎樣殘虐。怎樣苛刻。明亮大怒道。我當日便慮到海上非久居之所。內地官府又不能容我。便想佔據一片土地。獨霸一方。又怕人家派上我一個亂臣賊子之名。無奈只得飄泊在外。好幾年。足不履地。不料騷韃子如此可惡。我須容他不得。不免回惠州去。殺散了他。自己佔據了。此時我是奪韃子之地。不是奪皇帝之地。須不能派我做大逆不道亂臣賊子。賢舉道。果能如此。豈但不是亂臣賊子。還是忠臣義士呢。明亮道。我也不要做甚麼忠臣義士。只要得個安身之

所由得我稱孤道寡。如果兵精糧足，戰勝了韃子，仍把他趕出長城以外，我不妨也做幾天皇帝。頑頑自此便與賢舉訂交，相約舉事，爭奈他的大名早已威震百粵，近海一帶，天天防他，竟無下手之策。這天宗智率領十號大船，來至惠州洋面，與他會合。說賢舉已得了廣州，特來策應。明亮道：「我這裏總想不出一個下手之策，正沒個人來商量。」宗智道：「大凡平地起事，斷不能硬做，必要略施小計，出其不意，方能下手。」明亮道：「計將安出？」宗智道：「可將十號兵船，拆去砲位，改作商船模樣，混到惠州城裏，我們却如此如此，另做計較。」明亮大喜道：「果然妙計。」遂依了宗智的話，連夜把十號兵船都拆卸了砲位，藏過各種兵器，撥了一千名心腹兵士，扮作商人水手，駛到惠州去。這裏宗智分付各船，都在海外暫行下碇，但聽得深水門砲響，可一齊駛來。自己和明亮坐了一船，略帶了幾十名兵士，船桅上高扯降旗，駛向深水門來。這深水門是惠州出海的門戶，向日設有砲台把守，守台的韃官望見降旗，便差了一員武弁，乘了舢舨，到船上來問是那裏來的。宗智便邀請入船相見，說是鍾明亮刻待夥伴，劫得財物，一切都據爲己有，因此衆心離散，各船都四散而去，各自謀生，只賸得這一隻船，如何還能安身。小人勸他不如

歸順天朝。改業守分。他又不肯。因此小人把他擒住。要送到郡守太爺那裏投降。說罷便叫取明亮過來。請武弁驗看。只見兩名小卒。從後艙把鍾明亮拉了出來。雙手反綁了。口中大罵反賊。不識羞恥。賣主求榮。武弁見了。便去回報守台官。守台官命將船泊岸。取到台上驗看。宗智叫先把明亮平日所用的五百石硬弓。丈八長矛。送上去。然後自己帶了明亮登岸。逕到砲台裏。參見守台官。求備了文書。解與郡守。明亮却站着不跪。不住的大罵無恥小賊。賣主求榮。守台官道。你要投降。也可以使得。但是要依我一件事。我便與你文書。若不依我。我先殺了你。宗智道。老爺分付。小人自當遵命。守台官道。捉拿海盜的文書上。沒有你的名字。單指名要捉鍾明亮。有能捉獲者。照軍功前敵保舉。我此刻先給你一個六品功牌。派你做一名哨官。宗智連忙叩頭道。謝過老爺。守台官道。便派你解去。可是我文書上。只說是我出海擒來的。你見了郡守。也要如此說。等我得個異常勞績的保舉。少不免要好好的抬舉你。宗智道。小人遵命便是。守台官大喜。即刻備了文書。又派了五十名兵士護送。抬了弓矛先行。把明亮上了鐐銬。打入囚籠。逕奔惠州來。入得城時。衆百姓聞得捉住了海洋大盜。那一個不來看。把一個郡守衙門。

擠滿了人。郡守聞報到堂，驗了弓矛。宗智呈上文書，郡守看了，叫打開囚籠，要驗正身。宗智親自下去，開了籠鎖，順手便把鐐銬開了，明亮一躡而出，在地下拾起長矛，望郡守當胸一刺，直從後心透過，舉起長矛一揮，把一個未曾死絕的郡守，直擗在大門以外，大叫一聲，子弟們何在？人叢中擁出一千餘衆，暗藏的大刀闊斧，一齊都使將出來，嚇得百姓們四散奔逃。早有人把四城門關閉下鎖，不放一人出去，一面搜殺韃子，一面出榜安民。守台官派來跟隨宗智的五十名兵士，殺的一個也不會留下。宗智就在自家隊裏，選了五十名武藝高強的，扮做了守台兵士，自家帶領着，飛奔深水門來，不等通報，直奔入砲台，尋着守台官，一刀殺死。五十名兵士，就台裏殺起來，守台兵大驚，一個個都不會準備，手中未帶兵器，只得四散奔逃。這裏便四面追殺，宗智先叫扯毀了韃旗，豎起宋家旗號，又放了三聲轟天大砲。海上衆船，聽得砲響，一齊起碇，駛將進來，把韃子守口的兵船圍住，四面放火，燒了個一艘無存。明亮唾手得了惠州，便請宗智商議進兵潮州，進取福建，一面行文董賢舉，叫他進兵韶州，進覲江西，相期在中原會合。未知這番進兵，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忽必烈太子重蒙冤 仙霞嶺義兵張撻伐

却說鍾明亮一面行文廣州，叫董賢舉進兵韶州，自己却進兵取了潮州，直逼福建地界。福建省內各路，一時起兵相應的，也有二十餘處。江淮一帶，又紛紛起兵。這個消息傳到燕京，樞密院裏那一班做平章政事的大臣，嚇的手足無措。先是山東報到濟南益都失陷，不多幾天，又報到臨安嘉興失陷，接着廣東警信又到，自此各路告急的文書，雪片般來，無非說某處失了，某處陷了。此時元主到蒙古親征，延納去了，又值太子真金死了，原來蒙古是天生的游牧賤種，他那裏沒有宮室房屋，終年都是騎在駱駝身上過日子，到了晚上隨便走到那裏，便支起篷帳住宿，到了天明，又騎上了，游到別處去。所有動用器具，都帶在駱駝身上，他所以要游來游去之故，爲的是打獵。獵了鳥獸，拿來當糧食，獵不着鳥獸，便蛇蟲鼠蟻也要吃的，所以叫做游牧。忽必烈這廝，雖然奪了中國天下，蓋造了宮殿，他那游牧的性質，還不能改變。終年坐在

家裏他那裏有這種耐煩性子守得住。所以他把燕京改做大都。又在蒙古破天荒的蓋了幾座宮殿。取了名字叫做上都。他每年來往一次。以遂他那游牧的習慣。每年到上都去。便留下太子真金監國。這是他一向的老例。這回起了大兵。親征延納。自然也是太子監國了。當時有兩個輔佐太子的官。巴不得太子早點做了皇帝。自己好望升官。無奈眼看着元主七十多歲。還不肯死。於是設法去和兩個丞相商量。只說皇上春秋已高。還是這樣勤勞國事。太子心下不安。要想求丞相上個封奏。請皇上讓位與太子。太子做了皇帝。自然尊老皇帝做太上皇。豈不甚好。兩個丞相聽了。便擬了一個奏摺。謄清了。蓋了印。正要拜發。忽然又想起這件事。奏上去。依了便好。倘然不依。起了疑心。說我們阿附太子。豈不是連自己的前程都難保。因此一想。便閣住了。不會拜發。那兩位輔佐太子的知道了。見功敗垂成。十分着急。便設法通了丞相門客。把那摺子偷了出來。暗地裏差人送到元主的行在。元主見了。到沒有甚麼話說。那兩位丞相知道了此事。連忙上摺分辯。說這個奏摺非出己意。係由太子授意云云。並指出那個個輔佐的姓名。元主看了。怒得鬚髮倒豎。暴跳如雷道。不肖畜生。就等不及我死了。你再做。你既然

性急要做皇帝。爲甚不索性弑了我。說罷便傳旨到燕京去。先收了兩個太子輔佐下獄。不肖子待朕回來處置。這道詔旨到了燕京。兵馬司便來拿人。嚇的兩個急望升官的輔佐。都在監裏上吊死了。太子真金知道此事。也嚇的魂飛魄散。還望元主回來。可以同兩個輔佐對質。分辨得明白。父皇知道不是出於我意。還有解救。不到一天。報說兩個輔佐都吊死了。這一回是死無對證了。不覺愈加驚懼。因此急出一個病來。一天重似一天。衆多官員。天天到東宮問候。一面奏聞元主。元主絕不掛念。反說這等不肖子。倒是早死爲佳。這句話傳到太子耳朵裏。又是一番氣惱。病勢加重。就此嗚呼了。衆大臣一面治喪。一面飛報元主。不多幾天。又疊接了各路警報。一發慌的手足無措。雪片的文書。飛往蒙古告急。元主得報。不由得他不驚惶失措。幸得蒙古已平。延納就擒。便忙忙的班師回燕京去。可笑人家得勝班師。是鞭敲金鑼響。人唱凱旋歌。他的得勝班師。却是兼程奔走。猶如敗北而逃一般。回到燕京。也不及問太子的事。便召集文武各官。商量拒敵。飛飭有事各鄰省。協力進剿。一面派右丞相蒙固岱。掛了帥印。統領十萬韃兵。先救濟南益都一路。且說李復自從得了濟南。招兵買馬。聲勢雄壯。鄰郡不敢正視。俠

禪性急，便帶領本部五百人，渡過黃河，來取武定。李復放心不下，撥了一千兵相助。俠禪領兵殺奔武定而來。郡守閉門拒敵，不敢出戰。俠禪攻打一月有餘，還攻不下。一日報說蒙固城領兵到來，逕往濟南去了。俠禪怕濟南有失，便傳令退兵。武定郡守望見兵退，便率領韃兵前來追襲。俠禪便命衆兵停住，等追兵到來，一齊回旗反鼓。自己匹馬立在當路。武定郡守追至近前，看見俠禪按兵不動，不敢逼近，却教軍士放箭。俠禪大吼一聲，掄起錫杖，殺將過來。郡守大驚，回馬便走。俠禪趕殺過來，韃兵大敗奔逃。俠禪追至城下，看着那郡守將近城門，便按住禪杖，拈弓搭箭，一箭射中郡守腦後梢，翻身落馬。衆韃兵忙來搶救。俠禪乘機揮兵一擁進城，得了武定，出榜安民。一面差人到濟南報捷，不想那報捷的兵士，走至半途，被蒙固岱兵攔住，搜出報捷文書，便留兵屯守濟南來路。自己親領五萬兵來取武定。俠禪領兵出迎，韃兵捲地而來。蒙固岱並不交戰，只揮令衆兵重重圍裹。俠禪毫不畏懼，率着本部五百人，往來衝突。究竟衆寡不敵，殺至日暮，奮力殺出重圍，望見武定城上，已換韃旗。知己失守，只得望濟南而走。剛渡過黃河，只見漫山遍野，盡是韃兵，急尋小路而走。蒙固岱也率兵渡河趕來。俠禪人困馬

乏便率領殘兵登路旁一座小山筍住。蒙固岱率兵攻上山來。俠禪就拾取山上大小石塊打下。韃兵不敢相近。只得四面把山圍住了。是夜不敢安睡。天明時便下山。要想突圍而出。幾次都不能得手。只得仍退上山去。支持了一日。行糧已盡。山上又無處取水。便和衆殘兵商量。要乘夜突圍。是夜天陰月黑。對面不見。一衆人馬銜枚勒甲。悄悄下山。不想纔下得山坡。便聽得人聲。原來蒙固岱也乘着是夜昏黑。飭令兵士在山下掘成陷坑。要活捉俠禪。衆兵正在動手。忽然聽得有人馬響動。便大喊起來。飛奔回本營報信。俠禪在黑暗中揮兵掩殺。蒙固岱得報。忙命點起燈球火把。指揮衆軍。把俠禪一衆重重圍住。俠禪在圍內左衝右突。殺一個馬仰人翻。至天色微明時。坐騎中箭倒了。俠禪失了坐騎。不能廝殺。拔劍自刎。五百人全死於亂軍之中。蒙固岱便領兵直趨濟南。此時鄭虎臣到益都去了。李復登城守禦。只見韃兵用長竿挑了俠禪首級示衆。不覺大怒。率領三千兵出城迎敵。被蒙固岱殺得大敗而回。韃兵乘勢攻城。架起雲梯火砲。日夜輪班攻打。李復把守不住。被他攻破城池。也自刎而亡。細作報到益都。鄭虎臣大驚。暗想我守此孤城無用。不如走到南邊去。別作良圖。於是改了裝束。匹馬出城。逕投仙

霞嶺來。益都沒了主。那蒙固岱自樂得唾手而得了。平了這一路。便領兵到浙江來。有幾路沒志氣的。先就降了。因此蒙固岱聲勢更加浩大。楊鎮龍柳世英只得棄了城池。投奔仙霞嶺來。岳忠先後接見了虎臣。及楊柳二人。得了信息。也差人去叫張毅甫。暫時棄了江山縣。回清湖鎮去。免得交兵。令生民塗炭。一面營繕馬頭關。以便固守。早有細作報到蒙固岱軍前。言仙霞嶺有強人佔住。起造關隘。十分險固。蒙固岱大怒道。我自下浙江以來。一路望風歸順。何物小醜。乃敢抗拒。問帳下誰人領兵去踏平仙霞嶺。兩員戰將應聲而出。正是左右先鋒甘士裘。甘士則。弟兄兩個。上帳稟道。末將兄弟願往。蒙固岱道。上陣不離親兄弟。你兩個去甚好。各要鼓勇當先。不可挫了銳氣。二人領命。各帶本部人馬。殺奔仙霞嶺來。一路上任情虜掠。殺戮無算。風聲傳到清湖鎮。各居民紛紛遷徙逃避。此時行旅絕跡。張毅甫。唐珏。也收了店務。回到仙霞嶺來。却說二甘殺至馬頭嶺下。抬頭一望。只見山勢險惡。山隘新築了一座高關。便在關下叫罵。關上偃旗息鼓。只做不知。二甘叫罵了一日。無人接應。次日再來搦戰。又不見一個人出來。二人商量道。眼見得幾個剪徑毛賊。聽見天兵到了。不敢出頭。無奈這座關甚高。便插翅也飛。

不上去。明日須用雲梯火炮去攻。方可望破。次日果然搬取許多雲梯火炮。來到關下。方欲架起。忽然關上一陣火箭。飛蝗般射來。雲梯全行燒毀。火炮就地轟起。倒把自家軍士。轟死無數。再來叫戰時。却又不見一人。二人悶悶不樂。是夜三夜時候。忽聽得軍中鼓聲大震。關上人馬撞入軍中。劫寨。正是人不及甲。馬不及鞍。二人急急披掛上馬。楊鎮龍已殺到帳前。二人雙槍並舉。敵住鎮龍。柳世英從後面殺至。甘士則捨了鎮龍。來敵世英。鎮龍撥馬便走。士裘匹馬迫去。鎮龍向樹林內走。士裘迫近時。忽然金鼓齊鳴。火光大作。林子裏冲出一隊人馬。爲首大將。乃是張雄。士裘正縱轡絕馳的追趕。收馬不及。與張雄馬頭相並。被張雄輕擘猿臂。擒過馬來。擲在地下。喝叫軍士綁了解上關去。士則敵世英不過。撥馬而走。被世英一箭。射中後心。亦被捉住。關上鳴金收軍。這裏韃兵在黑暗地裏。不知備細。尙且自相掩殺。直至天明。方纔知道。主將不見了。只得奔赴大營報信。却說二甘被捉。解上關來。岳忠、宗仁、虎臣、狄琪、楊鎮龍、柳士英、劉循、劉良、張雄、馬勇、一班義士。排列上座。兵士解二人上來。喝令跪下。問了姓名。宗仁道。既是無名小卒。殺之無益。可待至天明。放他回去。叫蒙固岱親來受死。兵士將二甘押下。各人自去。

安歇。到了天明，果然把二甘放了。二甘得脫，便尋路回到大營。去見蒙固岱，把被擒一節瞞起。只說黑夜兵敗，迷失路途。蒙固岱大怒，喝令推出斬了。衆將一齊告免。蒙固岱道：「暫且寄下兩顆狗頭，每人再帶三千人馬，去取馬頭關。取得來時，將功折罪，取不來，只拿腦袋見我。」二甘拜謝，領兵復來。離關十里，箭住，勉強出來搦戰。只見此番關上，旌旗招展，劍戟鮮明，氣象又是一樣。但只是不肯出戰。蒙固岱又幾次催促進兵。二甘前被關上一陣劫寨，殺的怕了。這回是夜夜提防，不敢解甲而睡。被蒙固岱催逼不過，只得把關上不肯出戰的情由，備了文書去申報。繕就了文書時，要用那先鋒印，却不見了。嚇的魂不附體。在營中四處搜尋。士則道：「昨天傍晚時，發給各營的糧食，還用過的，怎麼今天兩顆都失了。豈不蹊蹺。無奈拷問近身兵士，那裏拷問得出來。又只得各處搜尋。只差地皮沒有翻轉來尋覓。此時合營上下，都知道失了先鋒印。一個個稱奇道怪。正在慌張忙亂時，忽報關上有人來下書。二甘叫傳進來。那投書兵士，直入中軍，遞過書信。並一個包裹。士裘看信，士則打開包裹看時，兩顆先鋒印，端端正正的包在裏面。嚇得面如土色。士裘看那信上寫的是：「夜來無事，故借取先鋒印爲把玩之具。今特送還云。」

云。二甘慌的手足無措。暗想他家有如此能人。如何能取勝。不如索性說兵少。攻打不下。請丞相自來。免得我們負此重任。於是賞了來人去了。便備了文書。申詳上去。蒙固岱十分大怒。親提大兵到來。在路上縱情殺戮。以出怒氣。所過處雞犬不留。到了清湖鎮。見居民逃的蹤跡全無。無人可殺。便喝教兵士。把合鎮房屋。拆爲平地。把大兵屯在鎮上。親到前面督戰。二甘迎入中軍。告說關上堅守不出。在外仰攻不便。是以不能取勝。蒙固岱親自領兵出陣。士裘在左。士則在右。揮兵攻打。那一座關在半山上面。巍峨高聳。自山下望見。如在雲霄一般。如何可攻。關上雖是遍豎旌旗。密陳劍戟。却並不發一矢。蒙固岱這纔信是難攻。收兵回營。商議破關之策。士裘又訴說前番用雲梯火炮。反致失敗之事。參謀官吳典謀。獻計道。日裏攻打不易。不如乘夜。多選輕健兵卒。用長梯扒上關去。斬關落鎖。外面再以重兵接應。或者可下。蒙固岱依計而行。到得晚上。選了一千名輕健軍士。準備長梯。逕奔關下。只見關上全無燈火。鼓角無聲。正豎起長梯。爭先要上。忽聽得一聲梆子響。關上火把齊明。箭如雨下。一千兵士。死傷大半。棄梯而逃。蒙固岱十分大怒。到天明時。關上倒差人把長梯送還。說是請丞相夜來再用。蒙固岱氣得

三尸亂爆。七竅生烟。喝教把來人斬了。左右勸道。兩國相爭。不斬來使。蒙固岱道。那是兩國交兵的話。這是幾個毛賊。如何不斬。一時把送梯的五十人。盡行斬了。用長竿挑到關下。示衆。岳忠大怒。便點兵出戰。却說仙霞嶺上。自從探得蒙固岱兵到。棄了江山縣之後。知道不久便要交兵。便做了兵符印信。大衆公推岳忠做了元帥。衆人願受指揮。岳忠謙讓不過。只得受了。把兵士花名冊點了一點。全山所有兵士。共得三萬人。其餘老弱不在其內。少壯務農。未隸兵籍的。還有二萬人。便派定了張雄爲左先鋒。馬勇爲右先鋒。宗仁中軍統領。鄭虎臣參預軍謀。張毅甫管理軍糧。唐珏監督行軍工程。謝定之守仙霞嶺。以防福建一路。謝熙之管理全山百姓。訟事。狄琪四路都巡察兼管探牒。調取張漢光做行軍醫官。其餘楊鎮龐。柳士英。劉循。劉良。及一班大小戰將。皆隨營聽用。衆人見岳忠調撥。井井有條。越加拜服。前番劫營勝了一陣。專要激怒蒙固岱。要他親來受死。軍中有了狄琪一個人。充做探牒。所以敵軍中一切備細。無所不知。前回到敵營探聽消息。順手取了兩顆先鋒印。戲他一戲。這回用長梯取關。也被他先探知了。所以有許多準備。這送梯回去。却是岳忠之謀。要引蒙固岱出陣。好去擒他。虎臣諫止道。這

一送回去。他一定老羞成怒。要斬來人。我們這裏人數有定的。何苦白送幾十人性命呢。岳忠道。不妨。當日金將軍擒來許多韃子。都上了腳鐐。叫他當奴才。此刻把這種人選五十名。去了腳鐐。就着他送去。他若殺時。也是殺他自家人。虎臣稱妙。依計而行。果被蒙固岱殺了。當他盛怒之際。這五十名韃子。雖百口也不能辯。岳忠聽報。便親率衆將。殺下山來。單搦蒙固岱交戰。直逼營前。叫罵。蒙固岱大怒。問誰敢出戰。二甘道。末將願往。蒙固岱道。你二人乃敗兵之將。不可當前敵。中軍護衛桑良辛道。末將願往。蒙固岱與了令箭。點了五千人馬。殺出營來。只見岳忠軍前。豎起皇宋三軍司令旗。岳忠居中。左右雁翅般排列着十多員戰將。岳忠見敵兵已出。便問誰去交鋒。馬勇應聲出馬。大叫來將通名受死。桑良辛道。我乃蒙丞相麾下。中軍上將桑良辛。你何人。敢來敵我。馬勇道。你是無名小卒。非我敵手。只叫蒙固岱來。桑良辛大怒道。蒙丞相金枝玉葉。豈肯見你們這班毛賊。馬勇舉槍便刺。良辛急架相迎。大戰三十回合。不分勝負。惱了張雄。拍馬舞刀。前來助戰。良辛抵擋不住。撥馬回陣。岳忠揮兵掩殺過來。韃兵大敗。張雄馬勇兩匹馬當先。直迫至營前。扳開鹿角。挺槍揮刀。殺入。韃營大亂。二甘及一班武將。保着

蒙固岱棄營而走。岳忠佔了寨柵，查點軍士受傷的都送回關上，交張漢光醫理。却說蒙固岱敗回清湖鎮，氣忿填胸，便起齊了人馬前來報仇。直逼岳忠營前，便要踏爲平地。營內萬弩齊發，幾次衝突，不能得近，只得約退人馬，樹立寨柵。方纔動手，忽聽得炮聲震天，鼓聲動地。岳忠領兵殺到，蒙固岱忙揮兵迎敵。那邊岳忠已退去了一連幾次如此。蒙固岱令後軍立寨，前軍迎敵。軍士忙了一天，方纔把營寨立定。是夜岳忠親率軍士，打起燈球火把來挑夜戰。蒙固岱大怒，親自上馬，率領二十餘員戰將出營迎敵。張雄一馬當先，直取蒙固岱。副將低打都手搖方天戟，出馬相迎，不三合，被張雄一刀斬下馬來。甘士則連忙出陣，兩個在陣上大殺了五十回合，不分勝敗。蒙固岱正欲叫人助戰，忽然一連幾次飛報，後營五六處火起。蒙固岱大驚，忙叫鳴金收軍。軍士回顧後面火光大火，起一時慌亂起來，忙忙回走。岳忠揮兵趕來，韃兵立脚不住，四散奔逃。岳忠領兵殺入大營，衆將保住蒙固岱，捨命逃走。後營火光更大，軍士不戰自亂，又聽得前營已失，遂棄營潰散。

痛史

三四

痛史終

上海圖書館

跋

按吳斲人「痛史」作於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至三十二年（一九〇六）間。故事始「制朝儀劉秉忠事敵。隱軍情賈士道欺君。」終「忽必烈太子蒙重寃。仙霞嶺義兵張撻伐。」於文天祥謝枋得一班忠臣義士。竭盡贊揚。於漢奸佞臣。則痛加詆毀。全書極富民族主義精神。惜斲人後以思想轉換。雖僅餘數回。竟未續作。然書已寫至文天祥謝枋得殉難。亦可視作完整之作。故爲校點付梓。藉資激厲。兼免日久湮沒。民國二十七年十月校後記。

海角遺編

痛史

中華民國廿七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著者 我佛山人

主編者 殘夫

出版者 風雨書屋

發行者 中華大學圖書有限公司

上海寧波路一三〇號

電話一五〇一五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定價法幣六角

(上下二冊)

吳 江 柳 夫
精 贈 園 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3500B

Handwritten signature

639

